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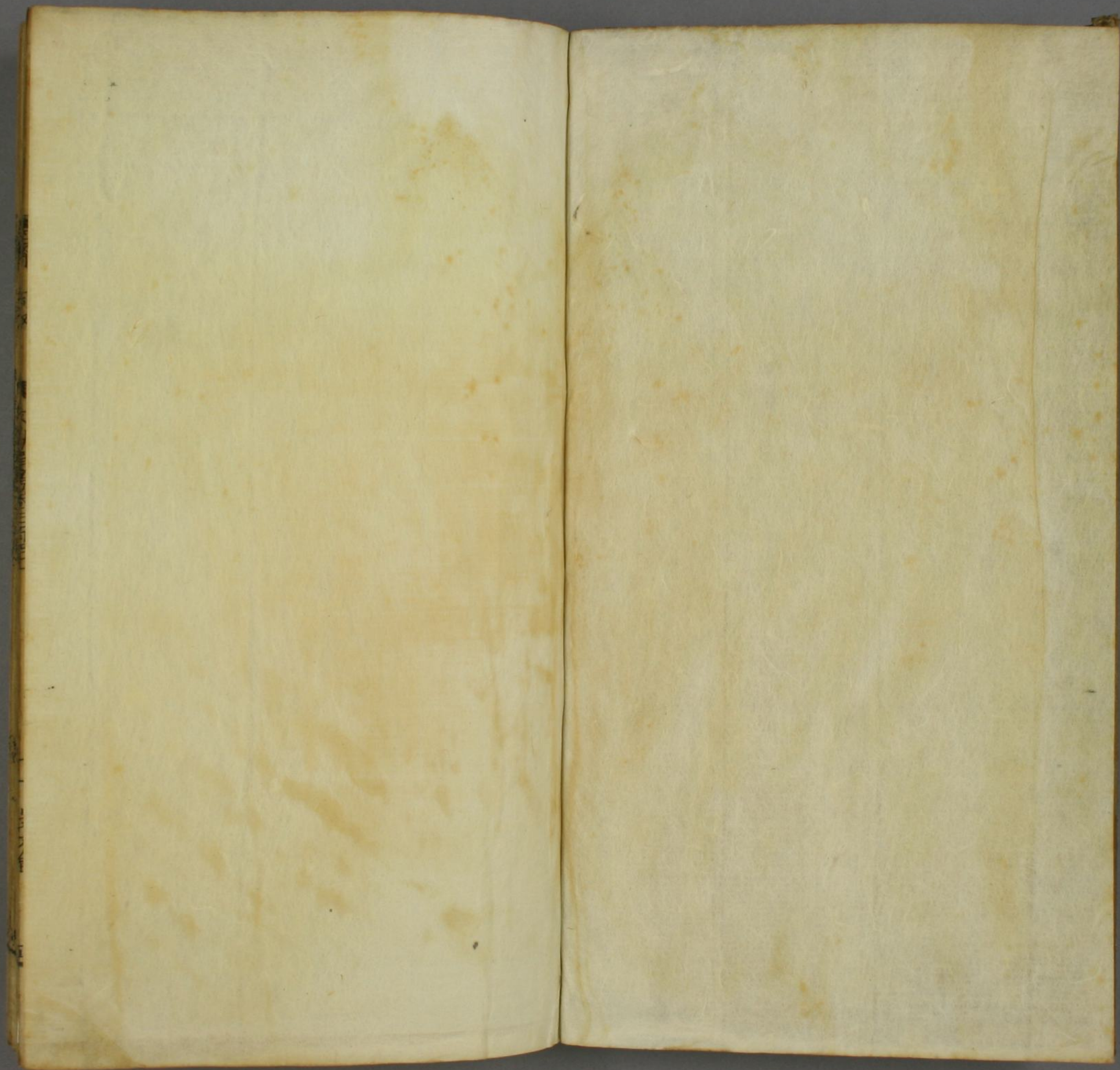
通考

自二百四十一至三百四十八終

五十六

112
100
56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四十一

宋	鄱陽	馬	端臨	貴
明	蕪陽	馮	天馭	庶

四裔考 匈奴

呼韓邪左大將烏厲屈等見匈奴亂率其衆數萬人南降漢漢俱封爲侯時李陵子立烏籍都尉爲單于呼韓邪捕斬之復都單于庭然衆裁數萬人屠耆單于後弟休旬王將所主五六百騎擊殺左大且渠并其兵至右地自立爲閏振單于在西邊其後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爲郅支骨都侯單于在東邊其後二年閏振單于率其衆東擊郅支單于郅支單于與戰殺之并其兵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破其兵走郅支都單于庭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爲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問諸大臣皆曰不可

朝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問諸大臣皆曰不可



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以服役於人爲下以馬上戰鬪爲國故有威名於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今兄弟爭鬪不在兄則在弟雖死子孫猶有威名漢雖強猶不能兼并匈奴柰何亂先古之制臣事於漢卑辱先單于爲諸國所笑雖如是而安何以復長百蠻在伊秩訾曰不然強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爲臣妾自且鞮侯單于以來匈奴日削不能取復雖屈強於此未嘗一日安也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以過此諸大人相難久之呼韓邪從其計引衆南近塞遣子右賢王誅婁渠堂入侍邸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是歲甘露元年也明年呼韓邪單于歎五原塞也願朝三年正月會正旦也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過所七郡郡二千騎爲陳道上也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過所七郡郡二千騎爲陳道上也於道以爲寵衛也單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黃金璽綬綬

給古侯字侯正之制也玉具劍標首鐔衛盡用玉爲之也佩刀弓一張矢四發發十柴戟十柴戟有衣之安車一乘鞞鞞一具馬十五疋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一襲爲今人言一錦綉綺縠雜帛八千疋絮六千斤禮畢使使者道單于副衣服也先行宿長平長平涇水上坂也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詔單于毋謁拜不令其左右當戶之群臣皆得列觀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留月餘遣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徐自爲所築者也有急保漢受降城漢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鷄鹿塞詔忠等留衛單于助誅不服又轉邊穀米糒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是歲郵支單于亦遣使奉獻漢遇之甚厚明年兩單于俱遣使朝貢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明年呼韓邪單于復入朝禮賜如

初加衣百一十襲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以有屯兵故不復發
騎爲送始郅支單于以呼韓邪降漢兵弱不能復自還即引其
衆西欲攻定右地因北擊烏揭西破堅昆北降丁零并三國數
遣兵擊烏孫勝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
郅支留都之元帝初即位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衆困乏漢
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給之郅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怨漢
擁護呼韓邪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潛殺吉其
後呼韓邪歸北庭人衆稍稍歸之國中遂定郅支既殺漢使者
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強恐見襲擊會康居數爲烏孫所困
欲倚匈奴合兵取烏孫乃遣兵迎郅支郅支乃結兵西詣康居
其後都護甘延壽與陳湯發兵即康居誅斬郅支郅支既誅呼
韓邪且喜且慰上書言願謁見天子以郅支在西方恐其與烏
孫偕來擊臣故未得今郅支已伏誅願入朝見竟寧元年復入

朝禮賜倍於黃龍時單于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
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
至燉煌保守也自請保傳之無窮請罷遣備塞吏卒以休天子
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爲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爲
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
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
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苑囿也
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謂
深開小道而行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
避敵鈔寇也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
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
罷邊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
匈奴得蒙全活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強則驕逆天

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
安不志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
尚犯禁又况單于能必其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
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
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
羗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
而皆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熲易分爭之漸五也乘塞登
而守之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
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日聞匈奴中樂無柰候望急何然
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群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
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
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徙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
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

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絕滅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
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
漢於漢自稱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
恩德也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保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秦天子
有詔勿議罷邊塞事呼韓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子雕陶
莫臯立爲復株累若鞮單于遣子右致盧兒王醢諧屠奴侯入
侍河平元年單于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明年
單于上書願朝河平四年正月遂入朝加賜多於竟寧時復株
累單于立十年鴻嘉元年死弟且糜胥立爲搜諧若鞮單于遣
子左祝都韓王眴留斯侯入侍搜諧單于立八歲元延元年爲
朝二年發行未入塞病死弟且莫車立爲車牙若鞮單于遣子
右於涂仇鞮王烏夷當入侍車牙單于立四年綏和元年死弟
囊智牙斯立爲烏珠留若鞮單于遣子右股奴王烏鞮牙斯入

侍哀帝建平四年上書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

游來厭人游流也河水從西北來故曰上游自黃龍竟寧時單

于朝中國輒有大故謂國之大喪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為虛

費府帑可且勿許黃門郎揚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

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已亂而後治戰則不足貴二者皆微微妙然

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

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夫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

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請引秦以明之以始皇之強蒙

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乃築長城以界之會漢

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眾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

譎之士石畫之臣石言擊其眾卒其所以晚者世莫得而言也

其矣得而言謂自免之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群臣廷議於是大臣

權書遺之以權道為書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艾至孝文

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

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乃罷暨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

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眾徼擊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

虜不可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乃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

病操兵前後十餘年追奔逐北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

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

心於狼望之比哉以為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

以忍百萬之師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

也廬山匈奴名至太始之初匈奴欲掠烏孫侵公主乃發五將之

師二十萬騎征之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至元康

神爵之間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携國歸化扶伏稱臣

然尚羈縻之計不顯制卑制謂以高臣妾也自此之後欲朝者不拒不欲

者不强何者外國天性忿驚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

隸以惡隸謂威也其強難誣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
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
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常屠大宛之城蹈烏
相之壘探姑繒之壁姑繒西南夷也籍湯姐之場也如音紫
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
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災唯北狄為
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滋甚未易可
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欵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乃上世
之遺冊神靈之所期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柰何拒以來厭
之辭踈以無日之情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負前言捐往辭
言單于國捐往昔和好之辭以怨漢也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
不可諭之不能馬得不為之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
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焉

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豈有
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戰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
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
者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北三丈甲者丈餘皆東北向相似也在西域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
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家不安也書奏天子寤而許之加賜錦
繡繒布名各有差他如河平時平帝時西域車師後王句姑去
胡來王唐堯為其去胡而來降漢故以為王號皆怨恨都護校尉將妻子亡降
匈奴單于受之遣使上書言狀詔遣使告單于曰西域內屬不
當得受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憐為作約束自長城以南天
子有之長城以北單于有之有犯塞者輒以狀聞有降者不得
受臣知父呼韓邪單于蒙無量之恩死遺言曰有從中國來降
者勿受輒送塞以報天子厚恩此外國也得受之使者曰匈奴

骨肉相攻國幾絕蒙中國大恩危亡復續妻子完安累世相繼
宜有以報厚恩單于叩頭謝罪執二虜還付使者詔使中郎將
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逆受惡都奴西域之谷單于遣使送名逆受迎而受之到國因請其罪使者以聞有詔不聽其罪不免會西域諸國王斬以
示之乃造設四條中國人亡入匈奴者烏孫亡降匈奴者西域
諸國佩中國印綬降匈奴者烏相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中郎
將王駿王昌副校尉甄阜王尋使匈奴班四條與函封與璽書同一函
而封之付單于令奉行因收故宣帝所為約束封函還時王莽奏
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者曰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為一名
漢必厚加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
故名囊知牙斯今請更名曰知莽大說白太后遣使者答諭厚
賞賜焉王莽篡位遣五威將王駿等多賫金帛重遺單于諭曉
以受命代漢因易單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更曰新

匈奴單于章單于以去璽加新與臣下無異願得故印駮椎碎
之單于無可奈何又多得遺賂乃遣使奉馬牛入謝單于始求
稅烏相養不許漢既領四條匈奴以故事項烏相稅烏相日奉天子詔條不當予匈奴怒發兵攻烏相虜其人
因寇掠其人民重以印文改易爨由是生故怨恨明年西域車
師後王湏置離謀降匈奴都護但欽誅斬之置離兄孤蘭支將
二千餘人驅畜產舉國亡降匈奴單于受之但欽上書言匈奴
寇擊諸國莽大怒分匈奴為十五單于遣中郎將藺苞將兵萬
騎多賫珍寶至雲中塞下招誘呼韓邪諸子欲以次拜之單于
聞之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有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
孫何以得立是後匈奴歷告左右部都尉諸邊王入塞寇盜殺
掠不可勝數緣邊虛耗莽新即位怙府庫之富欲立威乃拜十
二部將率發都國勇士武庫精兵各有所屯轉委輸於邊議
滿三十萬衆齎三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窮追匈奴因分其地

立呼韓邪十五子莽將嚴在諫曰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儉狃內侵至千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蠱蠱之螫毆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齎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處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北平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眾具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糧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

自賫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脯鎮薪炭重不可勝鎮釜之大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勢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勢不能久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銜尾言前後單行不得並驅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充等深入霆擊且以創文胡虜諸率見到此擊虜不聽於是天下騷動初北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撓亂匈奴與之構難邊民死亡係獲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罷弊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天鳳初鳥累若鞮單于呼韓邪之子烏珠留單于之弟名成又請和邊遣人造塞告塞吏曰欲見和親侯王歛歛照君莽遣歛弟颯使匈

奴賀單于初立賜黃金被繒帛罷將率屯兵但置游擊都尉單于貪莽賂遺故外不失漢故事然內利寇掠莽復遣歆與五威將王咸等多遺單于金寶因諭說改其號號匈奴曰恭奴單于曰善于賜印綬單于貪莽金幣故曲聽之然寇盜如故匈奴謂鞮自呼韓邪後見漢謚帝為孝恭之故皆為若鞮莽怒又更名曰降奴服于單于咸立五歲天鳳五年死弟左賢王興立為呼都而尸道臯若鞮單于既立貪利賞賜遣使奉獻至長安莽欲云當為須卜單于欲出大兵以輔立之匈奴愈怒並入北邊北邊由是壞敗漢兵既誅莽更始二年漢遣陳遵等使匈奴授單于漢制重綬王侯以下印綬單于與驕謂遵等曰匈奴本與漢為兄弟匈奴中亂孝宣皇帝轉立呼韓邪單于故稱臣以尊漢今漢亦大亂為王莽所篡匈奴亦出兵攻莽空其邊境令天下騷亂思漢莽卒以敗而漢復興亦我力也當復尊我其明年夏還會赤眉入長安更

始敗南匈奴醯落尸逐鞮單于比者呼韓邪之孫烏珠留若鞮之子也自呼韓邪後諸子以次立至比季父孝單于與時以比為名右薁鞬日逐王部領南邊及烏桓建武初彭龍反叛於漁陽單于與共連兵因復權立盧芳共侵北邊六年始遣使通匈奴賂遺金帛以修舊好匈奴亦遣使來獻而單于驕倨自比冒頓光武方內平諸夏未遑外事而匈奴數與盧芳共侵北邊九年遣吳漢等擊之經歲無功而匈奴轉盛銳暴日增十三年遂寇河東州郡不能禁止於是漸徙幽并邊人於常山關居庸山以東漢常山關居代郡今安邊馬邑郡即漢代郡漢居庸關在今歸州懷戎縣匈奴左部遂復轉居塞內朝廷患之增緣邊兵郡數千人大築亭障修烽火匈奴入寇尤深二十年遂至上黨今上黨黎平高平陽城郡地扶風今扶風平陽天水二十一年復寇上谷中山今博陵郡殺掠甚眾北邊無復寧歲二十二年比從父弟蒲奴立為單于而匈奴中連年旱蝗赤地數

千里草木盡枯人畜飢疫死耗大半單于畏漢乘其弊乃遣使

求和親而比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詣河西太守今銀川

化西河之西境也求內附二十四年八部大人共議立比為呼韓邪單

于以其大父嘗依漢得安故欲襲其號於是款五原塞今九原

永為蕃蔽扞禦北虜光武用五官中郎將耿國議乃許之東觀

十二月癸丑北匈奴始分為南北單于二十五年春遣弟左賢王莫將兵擊北單

于敗之北單于震怖却地千里南單于復遣使詣闕奉蕃稱臣

獻國珍寶求使者監護願遣侍子修舊約北單于蒲奴也二十

也二十四年八部大人所以自此匈奴分為二人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柳等使南單于

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單于延使者使者曰單于當拜

伏受詔單于願望有頃乃拜伏稱臣令譯曉使者曰單于新立

誠慙左右願使者眾中無相屈折也柳等反命詔聽南單于入

居雲中遣使上書獻駱駝文馬夏南單于所獲北虜輿轡左賢

王將其眾及南部五骨都侯合三萬餘人畔歸北庭三百里共

立左賢王為單于月餘更相攻擊五骨都侯皆死左賢王遂自

殺諸骨都侯子各擁兵自守秋南單于遣子入侍奉奏詣闕詔

賜單于冠帶衣裳璽綬車輿馬金帛樂器甲兵飲食什器又轉

河東米糒牛羊以贍給之令中郎將置安集掾史將弛刑五十

人持兵弩隨單于所處參辭訟察動靜單于歲盡輒遣奉奏送

侍子入朝中郎將從事一人將領詣闕漢遣謁者送前侍子還

單于庭交會道路元正朝賀拜祠陵廟畢漢乃遣單于使令謁

者將送賜金帛大官御食單于子及左右賢王各蠡王骨都侯

有功善者繒絲合萬疋歲以為常匈奴俗歲有二龍祠常以正

月五月九月戌日祭天神南單于既日附兼祠漢帝因會諸部

議國事走馬及駱駝為樂其大臣貴者左賢王次左谷蠡王次

右賢王次右谷蠡王謂之四角次左右曰逐王次左右温禺鞮

王次左右漸將王是為六角皆單于子弟次第當為單于者也
異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其餘曰逐五渠當
戶諸宮號各以權立優劣部眾多少為高下次弟焉單于姓虛
連題前書曰單于姓摩鞞氏其國稱之曰橐犁異姓有呼衍
氏須卜氏丘林氏蘭氏四姓為國中名族常與單于婚姻呼衍
氏為左蘭氏須卜氏為右主斷決聽訟當決輕重口白單于無
文書簿領焉冬前畔五骨都侯子復將其眾三千人歸南部北
單于使騎追擊悉獲其眾南單于遣兵拒之逆戰不利於是復
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中郎將段柳及副校尉王都留西
河擁護之為設官府從事掾史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
五百人助中郎將衛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以為常及悉復綠
邊八郡南單于既是西河亦置諸部王助為扞戍使韓氏骨都
侯屯北地右賢王屯朔方當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

雲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將軍屯鴈門粟籍骨都侯屯代
郡皆領部眾為郡縣偵羅耳目猶探也北單于皇恐頗還所略漢
人以示善意鈔兵每到南部下還過亭候輒謝曰自擊云虜與
鞬曰逐耳非敢犯遠人也二十七年北單于遂遣使詣武威求
和親天子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
於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
臣恐南單于將有貳心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告武威
太守勿受其使二十八年北匈奴復遣使詣闕貢馬及裘更乞
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與俱獻見帝下三府議
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奏曰臣聞孝宣皇帝勅邊守尉曰匈奴
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為輕
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
馬與漢合市重遺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強以相欺誑也

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為懼愈多然今既未獲
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
所獻相當明加曉告以前世呼韓邪呼韓邪稱臣受支行事支肯德被
誅以此二者報答之辭令必有適帝悉納從之臧官馬武上書
言匈奴民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之力不能當中國一郡宜臨
塞厚懸賞購喻告高句麗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
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不從三十一年北
匈奴復遣使如前乃璽書報答賜以綵繒不遣使者南單于比
立九年卒弟左賢王莫立遣使弔祭慰賜後以為常莫立一年
卒弟汗立二年卒比之子適立五年冬北匈奴六七千騎入五
原塞遂寇雲中至原陽南單于擊却之適立四年卒莫子蘇立
數月卒適弟長立時北匈奴猶盛數寇邊朝廷以為憂會北單
于欲合市遣使求和親顯宗許之八年遣使報命而南部須卜

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懷嫌怨欲畔密因北使令遣兵迎
之漢使出塞疑有異伺候果得須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
以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使中郎將吳棠等將營士屯
五原曼栢美稷其年北虜果遣二千騎候望朔方作馬革船欲
度迎南部畔者以漢有備乃引去復數寇鈔邊郡焚燒城邑殺
略甚衆河西城門晝閉帝患之十六年乃大發緣邊兵遣諸將
四道出塞北征匈奴南單于亦遣左賢王信從軍虜聞漢兵來
悉度漠去其年北匈奴入雲中遂至漁陽太守廉范擊却之詔
遣三郡兵追之無所得建初元年南部苦蝗大飢肅宗命稟給
其貧人八年北匈奴三木樓訾大人稽留斯等率二萬八千人
馬二萬疋牛羊十餘萬欸五原塞降元和元年武威太守孟雲
上言北單于復願與吏人合市詔書聽雲遣驛使迎呼慰納之
北單于乃遣大且渠伊莫訾王等驅牛馬萬餘頭來與漢賈客

交易諸王大人或前至所在郡縣為設官邸賞賜待遇之南單于聞乃遣輕騎出上郡遮略生口鈔掠牛馬驅還入塞二年正月北匈奴大人車利涿兵等云來入塞凡七十二輩時北虜衰耗黨眾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單于長立二十三年薨單于汗之子宣立伊屠於閭鞮單于宣元和二年立其歲匈奴遣兵千餘人獵至涿邪山卒與北虜溫禺犢王遇因戰獲其首級而還冬孟雲上書言北虜以前既和親而南部復往鈔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塞謂宜還南所掠生口以慰安其意肅宗從太僕表安議許之章和元年鮮卑擊北匈奴大破之北庭大亂屈蘭等五十八部口二十萬勝兵八千人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單于宣卒長之弟何立時北虜大亂加以飢蝗降者前後而至南單于將併北庭會肅宗崩竇太后臨朝單于上言軍及北虜分

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并為一國令漢家長無北念又新降右須日逐鮮堂輕從虜庭來詣臣言北虜諸部多欲內顧但耻自發若出兵奔擊必有嚮應臣伏念先父歸漢以來蒙被覆載大兵擁護積四十年臣生長漢地開口仰食四時賞賜動輒億萬雖垂拱安枕慙無報效之義願發國中及諸部故胡新降精兵出朔方居延同會虜地又恐兵眾單少不足以防內外乞遣執金吾耿秉等將兵併力而北冀因聖威一舉兵定太后以示耿秉秉請從之永元六年以秉及竇憲等率騎八千與度遼兵及南單于眾三萬騎出朔方擊北虜大破之北單于奔走首虜二十餘萬人二年南單于復上書求滅北庭引兵與漢兵兩道襲之北單于遁走獲關氏及男女虜口而還是時南部連寇獲降納黨眾最盛領戶三萬四千口二十三萬七千三百勝兵五萬一百七十三年北單于復為右校取夔所破逃亡其弟於除鞮

自_上為單于遣使款塞大將軍竇憲奏請立於除鞬為北單于
言徒袁安等以為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
之筭可得扞禦北狄故也今朔漠既定宜入南單于反其北庭
并領降衆今若復立於除鞬是失信於南單于百蠻不敢復保
誓矣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
千四百八十餘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
建冊之要也朝廷不從乃遣耿种授重綬劍具羽蓋使中郎
將任尚持節護衛屯伊吾如南單于故事方欲輔歸北庭會竇
憲誅五年於除鞬自畔還北討斬之破滅其衆單于屯屠何立
六年卒宣弟安國立安國立一年為其下所殺適之子師子立
新降胡襲師子擊破之於是新降胡遂相驚動十五部二十餘
萬人皆反畔脅立前單于子日逐王逢侯為單于殺略吏人燔
燒亭帳將車重向朔方欲度漠北於是遣行車騎將軍鄧鴻等

合四萬人討之擊逢侯於滿夷谷大破之逢侯率衆出塞漢兵
不能追師子立四年卒單于長之子檀立南單于比歲擊逢侯
多所虜獲逢侯轉困迫十六年北單于遣使詣闕貢獻願和親
修呼韓邪故約和帝以其舊禮不備未許之而厚加賞賜元興
元年重遣使詣燉煌貢獻辭以國貧未能備禮願請大使當遣
子入侍天子降大使至國即遣侍子隨大使入侍時鄧太后臨朝亦不答其後但加
賜而已永初元年夏漢人韓琮隨南單于入朝既還說南單于
云關東水潦人民飢餓死盡可擊也單于信其言遂起兵反畔
及遣行車騎將軍何熙龐雄等擊之單于見騎軍並進大恐怖
讓韓琮曰汝言漢人死盡今是何等人也乃遣使乞降許之單
于脫帽徒跣對龐雄等拜陳道死罪詔赦之待遇如初乃還所
鈔漢民及羗所畧轉賣大匈奴中者合萬餘人元初四年逢侯
為鮮卑所破部衆分散皆歸北虜五年春逢侯將百餘騎亡還

諸朔方塞降詔安之於潁川郡檀立二十七年卒弟拔立先是朔方以西障塞多不修復鮮卑因此數寇南部殺數將王匈奴右斬單于憂恐上言求復障塞順帝從之遣黎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增置沿邊諸郡兵列屯塞下教習戰射拔立四年卒弟休利立永和五年夏南匈奴左部句龍王吾斯車紐等背叛寇西河殺朔方代郡長吏發沿邊兵討破之天子遣使責讓單于單于不預謀乃脫帽謝罪既而恐懼自殺句龍吾斯等立句龍王車紐為單于東討烏桓西收羗戎及諸胡等數萬人攻破京兆虎牙營殺上郡都尉遂寇掠并涼幽冀四州冬遣中郎將張耽等擊破之斬首二千級獲生口甚衆呼蘭若尸遂就單于堯樓儲先在京師漢安二年立之天子臨軒大鴻臚持節拜授璽綬引上殿賜車蓋刀劍什物給綵布二千疋遣行中郎將持節護送單于歸南庭建康元年中郎將馬寔募刺殺句龍吾斯送

首洛陽進擊餘黨皆平之堯樓儲立五年薨居車兒立永壽元年匈奴左真鞮臺等畔寇鈔美稷張奐擊降之延嘉元年南單于諸部並叛遂與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張奐討之諸部悉降奐以單于不能統理國事乃拘之上立左谷蠡王桓帝以居車兒一心向化無罪乃遣還庭居車兒立二十五年卒子某立史失其名熹平六年卒子呼徵立光和二年中郎將張修與單于不相能修擅斬之更立右賢王羗渠單于修以不先請而擅誅檻車徵詣廷尉抵罪中平五年匈奴右部醯酪十餘萬人反攻殺單于于右賢王於扶羅亦於扶羅即劉淵之祖而國人殺其父者遂畔共立須卜骨都侯為單于於扶羅詣闕自訟會帝崩天下大亂單于將數百騎與白波賊合兵寇河內諸郡今河內鄴郡及等郡時民皆保聚鈔掠無利而兵遂挫傷欲歸國人不受乃止河東須卜骨都侯為單于一年而死南庭遂虛其位以老王行事獻帝興

平二年單于於扶羅死其弟呼厨泉立為單于以兄被逐不得歸國數為鮮卑所鈔帝自長安東歸右賢王去卑與白波賊帥韓進等侍衛天子拒擊李傕郭汜及帝還洛陽又從遷許然後歸國建安二十一年單于來朝魏武因留於鄴而遣去卑監其國焉以其既在內地人眾猥多懼必為寇始分其眾為五部立其中貴者為師選漢人為司馬以監督之未幾復改帥為都尉其左部居于太原故慈氏縣今西河郡右部居祁縣中部居太陵縣今文多者一萬落少猶四五千落晉武初塞外匈奴大木寒泥黑難等二萬餘落歸化帝復納之使居河西故宜陽城下後復與晉人雜居由是平陽西河太原新興今定真上黨樂平諸郡靡不有焉太始七年單于劉猛背叛帝遣婁侯何禎討平之其後稍因忿恨漸為邊患侍衛使西河郭欽上疏曰戎狄強盛古為患魏初人寡西北諸郡皆為戎居今雖服從若從有

風塵之驚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至孟津北地今彭原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狄庭矣宜及吳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於平陽以北諸縣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克之裔不亂華漸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雜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帝不納太康五年復有匈奴胡大阿厚率其部落三萬人七年又有匈奴胡都太傅及萎莎胡等各率種類大小凡十萬餘口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鞫等復率其種落大小萬一千五百口並來降帝並撫納之按晉史云北狄以部落為類其入馬譚種赤勒種捍控種赤沙種薛鞬種姜汝種香童種勃後種羞渠種賀賴種跋大樓種雍屈種真荷種力羯種皆有部落不相雜錯屠各最豪貴故得為單于統領諸種其言號有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於陸王左右肅尚王左右朔方王左右獨鹿王左右左賢王左右貴惟太子得居之其三姓有呼延氏卜蘭氏喬氏而呼延氏最貴又有左曰逐出為輔祖則有左右沮渠左右都侯又有車陽沮渠餘地諸雜號猶中國日官也其國人有慕

母氏勃氏皆勇健
奸反叛蛭呼丁反
元海漢初高帝以宗女妻冒頓約為兄弟故其子孫冒姓劉氏為首叛亂竊大號據神器自
是戎狄迭有中夏矣元帝父勃即單于

范曄論曰自漢興匈奴強熾為患窮力殫財寇雖頗折而
漢之疲耗略相當矣宣帝值虜庭分爭呼韓邪來臣乃權
納懷柔因為邊衛單于保塞稱蕃故曰邊衛罷關徼之警息兵民之勞
六十餘年矣後王莽陵篡優動戎夷績以更始之亂方憂
幅裂自是匈奴得志內暴滋深光武以用事諸華未遑沙
塞之外因徙幽并之民增屯戍之卒而已其後匈奴爭立
日逐來奔願修呼韓之好以禦北狄之衝奉藩稱臣永為
扞禦天子乃詔有司開北鄙擇肥美之地量水草以處之
於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後讐豐既深互伺便隙
至於陷潰創傷者靡歲咸寧而漢之塞地晏然矣後亦頗

為出師令竇憲耿夔之徒前後掩其窟穴躡北追奔三千
餘里單于震懼遁走於烏孫之地而漠北空矣若因其時
勢及其虛曠遂南虜於陰山歸河西於內地上申光武權
宜之略下防戎羯亂華之變使耿國之筭不謬於當世素
安之議見從於後王平易正直若此其弘也而竇憲務三
捷之効忽輕世之規狼戾不端專行威惠遂復更立北虜
返其故庭並恩兩護以私已福棄蔑天公坐樹大鯁永言
前載何憤恨之深乎自後經綸失方叛服不一其為疾毒
胡可殫言降及後世翫為常俗終於吞噬神鄉丘墟帝宅
謂劉元海及托謂劉元海及托嗚呼千里之差與自毫端失得之源百世
不磨矣既勒燕然之後若復南虜於漠北引侍于於京師
混并匈奴之區使得專為一部則荒服無忿爭之
跡邊境息征伐之勤此之不行遂為巨蠹自單于北入居
西河美稷之後種種繁昌難以驅逼魏武雖分其衆為五
部然大率皆居平陽暨于左賢王豹之子劉淵假稱大號
縱盜中原吞噬神鄉丘墟帝宅遂至二帝沉沒虜庭誠可

痛也

劉淵

劉淵新興匈奴人冒頓之後初漢高祖以宗女為公主妻冒頓約為兄弟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建武初日逐王比自立為南單于入居西河美稷今離石左國城即單于所徙庭也中平中單于羗渠為國人所殺其子於扶羅以其眾留漢自立為單于屬董卓之亂寇掠太原河東屯于河內於扶羅死弟呼厨泉立以於扶羅子豹為左賢王即淵之父也魏武分其眾為五部以豹為左部師其餘部帥皆以劉氏為之太康中改置都尉左部居太原茲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興中部居大陵劉氏分五部代皆家于晉陽汾澗之濱豹生淵淵幼而英惠居母喪盡孝好學經史諸子無不綜覽武藝復精絕咸熙中為任子在洛陽會豹卒以淵代為左部帥太康末拜北部都尉明法

禁輕財好施推誠接物五部雋傑無不至者後為建將軍五部大都督惠帝失馭寇盜蜂起淵從祖北部都尉劉宣等竊議曰昔我先人與漢約為兄弟憂泰同之自漢亡以來魏晉代興我單于雖有虜號無復尺土之業自諸王侯降同編戶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興邦復業此其時矣於是密推淵為大單于淵至右國城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眾已五萬都於離石永興元年淵乃僭即漢王位尊劉禪為孝懷皇帝立漢高祖以下二祖五宗神主而祭之進據河東攻寇蒲阪平陽皆陷之遂入都蒲子永嘉二年僭稱皇帝遷都平陽寇洛陽王師屢敗淵以永嘉四年死在位六年子和立其弟聰殺之而自立遂陷洛陽繼陷長安二帝蒙塵聰以太興元年死在位九年子粲嗣為勒準所殺曜討準殺之僭立改國號趙曜在位十年石勒伐之兵敗見執為勒所殺自淵至曜凡三世二十七年而亡

石勒

石勒字世龍初名弼音背上黨武鄉羯人也其先匈奴別部苻渠之胄祖耶弈于父周曷朱並為部落小帥勒壯健有膽力雄武好騎射曷朱性寬粗不為群胡所附每使勒代已督攝部胡愛信之太安中并州飢亂勒與群胡俱為人所掠賣勒遭賣與荏平人師權為奴後遂為群盜陽平人公師藩起兵趙魏自稱將軍勒與汲桑率數百騎赴之藩拜勒為前隊督藩既誅桑自號成都王以勒為前驅屢有戰功署為掃虜將軍封侯後兵敗收餘眾奔劉淵淵以為輔漢將軍平晉王後以功加督山東諸軍征討事淵死事聰聰死劉曜立勒叛曜伐而滅之僭即趙王位以咸和七年死在位十五年子弘嗣勒弟虎廢而殺之自立虎立十五年死子世立其兄遵廢之而自立冉閔復廢遵而立鑿鑿謀討閔不克為閔所殺盡誅石氏勒至鑿凡五傳二十三年

而亡

沮渠

沮渠蒙遜臨松盧水胡人其先世為匈奴左沮渠遂以官為氏蒙遜博涉經史曉天文雄傑有英畧梁熙呂光皆憚之故常游宴自晦會其兄羅仇等為光所殺乃屯據金山推光建康太守段業為使持節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業以蒙遜為張掖太守攻西郡取之晉昌燉煌俱降業稱涼王蒙遜後襲業殺之取其地自為涼州牧張掖公伐禿髮擄擅敗之取姑臧稱河西王又敗李士業取酒泉蒙遜以宋元嘉十年死在位三十三年子茂虔立六年而為魏所滅凡二世三十九年

赫連

赫連勃勃字屈子屈列反匈奴右賢王去卑之後劉元海之族也曾祖武劉聰世以宗室封樓煩公拜安北將軍監鮮卑諸軍事

丁零中郎將雄據肆盧川爲代王猗盧所敗遂世塞表祖豹子招集種落復爲諸部之雄石虎遣使就拜平北將軍左賢王丁零單于父衛辰入居塞內符堅以爲西單于督攝河西諸虜屯于代來城及堅國亂遂有朔方之地控弦之士三萬八千魏伐之辰師敗爲魏所殺勃勃乃奔于叱于部後奔姚興高平公沒奔于奔于以女妻之言於興興深加禮敬拜驍騎將軍常參軍國大議後封陽城侯使助沒奔于鎮高平以三城朔方雜夷及衛辰部衆三萬配之使爲伐魏偵候之方勃襲殺沒奔于而并其衆兵至數萬義熙二年僭稱天王大單于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國稱大夏其年討鮮卑等三部破之侵嶺北諸城破禿髮傳檀之師遂於朔方水北黑水之南營起都城各爲統萬改姓赫連氏又攻姚泓取安定會晉師伐秦滅之劉裕還建康勃勃遂取長安僭即皇帝位在位十三年而宋受禪以宋元嘉二

年死子昌嗣尋爲魏所禽弟定僭號於平涼爲魏所滅自勃勃至定傳三世凡二十六年而亡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四十二

宋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天馭 應房 校刊

四裔考 烏桓

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爲號俗與匈奴多同其異者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以母有族類父兄無相仇報故也以已爲種無後報者故也其有勇健皆理決鬪訟者推爲大人無代業相繼邑落各有小帥數百千落自爲一部大人有所召呼則刻木爲信氏姓無常以大人健者名字爲姓其嫁娶先私通掠將女或半歲百日然後遣媒人馬牛羊以爲聘幣婿隨妻至家無尊卑朝拜之而不拜其父母爲妻家僕役一二年間妻家乃更厚遣送女居處財物一皆分辦計謀從其婦人唯鬪戰之事乃自決之父子男女相對踞蹲髡頭爲

輕使婦人至家時乃養髮分為髻者勾決飾以金碧猶中國有
箇步搖也字或為相婦人首飾釋名云皇后首飾婦人能刺韋作
文繡織氎毼氎毼胡也氎刀男子能用弓矢鞍勒馬也鍛金鐵
為兵器其土地宜稼及東墻東墻似蓬草實如稌子至十月而
熟能作白酒而不知作麴麴米常仰中國有病以及灸或燒石
自熨燒地卧上或隨痛病處以力決脉出血及祝天地山川之
神無鐵藥俗貴兵死有哭泣之哀至葬則歌舞相送肥養一犬
以綵繩纓牽并取死者所乘馬衣物皆燒而送之言以屬累大
屬累猶付記也屬之欲反累力瑞及使護死者神靈歸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
千里如中國人死者魂神歸岱山也博物志曰泰山天帝孫也
命也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祠
用牛羊畢皆燒之飲食必先祭若相賊殺者令部落自相報不
止詣大人告之聽出牛馬羊以贖死命乃止烏桓自為冒頓所

破衆遂孤弱常臣服匈奴也漢武帝遣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地
因徙烏桓為上谷漁陽左北平遼東五郡塞外今媯川落陽以
五郡為漢伺察匈奴動靜其大人歲一朝見於是始置護烏桓
校尉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復漸強盛乃發匈奴單于家
以報冒頓之怨匈奴怒東擊烏桓漢遣度遼將軍范明友等邀
擊匈奴而虜已引去明友乘烏桓新敗進擊之斬首六千餘級
誅其三王由是烏桓寇幽州明友輒破之宣帝時乃稍保塞降
附王莽篡位發烏桓兵擊匈奴也代郡烏桓畔之匈奴因誘其
豪帥羈縻之光武初烏桓與匈奴運兵為寇代郡以東尤被其
害居止近塞朝發穹廬暮至城郭五郡民庶皆受其害百姓流
亡二十二年匈奴國亂烏桓乘其弱擊破之匈奴轉徙徙數千
里漠南地空帝乃以幣帛賂烏桓二十五年遼西烏桓大人郝
且等率衆向化詣闕朝貢獻奴婢及牛馬等或願留宿衛於是

封其渠帥為侯王君長有八十一人皆居塞內布於緣邊諸郡
令招來種人給其衣食為漢偵候助擊匈奴鮮卑時司徒掾班
寇上言烏桓天性輕黠好為寇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
侵掠居人但委主降掾史蓋當時權置也下恐非所能制臣愚
以為宜復置烏桓校尉誠有益於附集省國家之邊慮帝從之
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寧城寧城縣名前書寧縣作寧史開
記寧城亦作寧寧兩字通也
營府并領鮮卑賞賜質子歲時互市焉及明章和三世皆保塞
無事安帝永初三年夏漁陽烏桓與右北平胡千餘寇代郡上
谷秋鴈門烏桓率眾王無何允與鮮卑大人丘倫等及南匈奴
骨都侯合七千騎寇五原與太守戰於九原高渠谷九原縣名
屬五原郡
漢兵大敗殺郡長吏乃遣車騎將軍何熙度遼將軍梁懂等大
破之無何乞降鮮卑走還塞外是後烏桓稍復親附拜其大人
戎朱廙為漢都尉順帝至桓帝末屢叛屢降靈帝初烏桓漸盛

上谷有難樓者眾九千餘落遼西城今城有立力居者眾五千餘
落皆自稱王又遼東蘇僕延眾千餘落自稱峭七炎王右北平
今北平郡烏延眾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並勇健而多計策嘉平四
年前中山太守張純中山今陵郡叛入立力居眾中自稱彌天安定
王遂為諸郡烏桓元帥寇掠青今北海濟南平徐二州今彭城
郡琅琊郡
五年劉虞為幽州牧虞購募斬純首北州乃定自匈奴衰弱
而烏桓轉盛獻帝初平中丘力居死從子蹋頓有武略代立總
攝三王部眾皆從其號令邊長老皆比之冒頓以雄北方建安
初冀州牧袁紹與前將軍公孫瓚相持不決蹋頓遣使詣紹求
和親遂遣兵助紹擊瓚破之紹矯制賜蹋頓難樓蘇僕延烏延
等皆授以單于印綬建安十二年曹公自征烏桓大破蹋頓於
柳城獲首虜二十餘萬人其餘眾萬餘落悉徙居中國為齊人
西晉王浚為幽州牧有烏桓單于審登前燕慕容推時有烏桓
單于薛雲後燕慕容盛時有烏桓渠帥莫賀咄科勃並其種然

烏桓
卷之三
三

後微弱不
足云矣

鮮卑

鮮卑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因號焉今在柳其言語習俗
與烏桓同唯婚姻先髡頭以季春月大會饒樂水上今在柳然
後配合其獸異於中國者有野馬原羊角端牛以角為弓代謂
角端弓者也郭璞註爾雅曰原羊似吳羊而角大出又納廳子
皮毛柔軟納音女滑皮廳音胡昆故天下以為名裘漢初亦為
冒頓所破遠竄遼東塞外與烏桓相接未嘗通中國至後漢光武
建武二十一年鮮卑與匈奴入遼東遼東太守祭彤擊破之斬
獲殆盡三十年鮮卑大人於仇責等率種人朝賀帝封於仇責
為王於是鮮卑燉煌酒泉以東邑落大人皆詣遼東受賞賜青
徐二州給錢穀二億七千萬以為常和帝永元中大將軍竇憲
遣右校尉耿夔擊匈奴北單于遁走留者尚十餘萬落鮮卑因

此徙據其地而有其人由此漸盛安帝永初中鮮卑大人燕荔

湯朝賀鄧太后令止烏桓校尉所居寧城下因築南北兩部質

館築館以受鮮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入質是後或降或叛邊

人歲苦其害漢雖時有尅獲而不補所費又與烏桓匈奴更相

攻擊桓帝時鮮卑檀石槐者部落異服遂推為大人檀石槐乃

立庭於彈汗山歆仇水音切去高柳北三百餘里今馬邑兵馬

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綠邊北掠丁零東却夫餘西

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南北七千餘里網羅

山川水澤鹽池分其地為三部東接夫餘濊貊二十餘邑為東

部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餘邑為中部從上谷以西至燉煌

接烏孫二十餘邑為西部各置大人主之靈帝初幽并凉三州

緣邊諸郡無歲不被寇掠熹平六年鮮卑三邊烏桓校尉真育

上言鮮卑寇邊自春已來三十餘祭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

之一冬二春必能擒滅召百官議中郎蔡邕上議曰自匈奴北遁鮮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銀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夫邊垂之患手足之蚘搔中國之困胷背之癩疽也幹音介搔新到反塊音日必燒反杜氏註傳曰疽惡瘡也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况醜虜而可服乎昔高祖忍平城之耻呂氏棄慢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為甚天設沙漠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威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蟻狄寇計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今本朝為之肝食乎夫卹人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况障塞之外未嘗為人居者乎備邊之術李牧善其宜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尚存循二子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帝不從遂遣育等三萬騎三道並出其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率眾逆戰育等大敗奔還死者十七八後種眾日多田畜射獵不足給食檀石槐乃自循行見烏侯秦水廣從行容數百里停不流其中有魚不能得之倭人善網捕於是擊倭國得十餘家徙至秦水上令捕以助糧石至晉猶有數百戶和平中檀石槐死子和連代立貪淫不平眾叛者半和連死兄子魁頭與從父弟騫曼俱檀石槐之孫爭國眾遂離散自檀石槐諸大人遂代相傳襲魁頭死步度根代立中兄扶羅韓亦別擁眾數萬人魏文帝初步度根遣使獻馬帝拜為王後數與軻比能更相攻擊步度根部眾稍弱其眾萬餘落保太原鴈門郡後一心守邊不為寇害而軻比能眾遂強盛至明帝務欲綏和戎狄以息征伐羈縻兩部而已其後部度根竟為比能所殺也

軻比能

軻比能本小種鮮卑以勇健斷法平端不貪財物眾推以為大人部落近塞自袁紹據河北中國人多亡叛歸之教作兵器鎧

楯頗學文字故其勤御部落擬則中國出入弋獵建旂麾以鼓節為進退建安中入貢後與烏桓寇邊鄢陵侯彰北征大破之比能走出塞後復通貢魏文帝立比能為附義王其後眾遂強盛控弦十餘萬每鈔略得財物均平分終無所私故得眾死力餘部大人皆敬憚之然猶未能及檀石槐也青龍元年比能誘說步度根使叛并州其後幽州刺史王雄遣勇士韓龍刺殺比能更立其弟素利彌加厥機皆為大人在遼西右北平漢陽塞外道遠初不為邊患其種眾多於比能也其後諸子爭立眾離散諸部大人慕容托跋更盛焉

乞伏

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也在昔有如弗斯出連叱盧三部自漢北南出大陰山遇一巨蟲於路狀若神龜大如陵阜俄而不見乃有一小兒在焉時有乞伏部有老父無子者請養為子眾咸許

之字曰紇于紇于者夏言依倚也年十歲驍勇善騎射四部伏其雄武推為統主號之曰乞伏可汗託鐸鐸言非神非人之稱也其後有祐鄰者即國仁五世祖也秦始皇初率戶五千遷于夏緣部眾稍盛又併鹿結部七萬餘落祐鄰孫利那擊鮮卑吐賴及尉遲渴權收眾三萬餘落傳至其孫俸大寒會石勒滅劉曜懼而遷于麥田無孤山大寒死子司繁立為符堅所破率部眾悉降于堅堅署為南單于都督討西胡諸軍事鎮勇士川司繁卒國仁代鎮堅南伐敗于壽春國仁乃招集諸郡有不附者討而并之眾至十萬餘以晉孝武太元十年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領秦河二州牧置武城武陽安固武始漢陽天水略陽強川甘松匡明白馬死川十二郡國仁卒子乾歸嗣為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遷于金城乾歸震邊服吐谷渾大人及鮮卑皆率眾歸之盡有隴西巴西之地以義熙三年僭稱

秦王後為兄子公府所弒子熾磐襲位七年卒子慕末襲位三年為赫連定所殺自國仁至慕末四世凡四十六年而滅

秃髮

秃髮烏孤河西鮮卑也其先後魏同出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遷于河西其北東至麥田率屯西至濕羅南至澆河北接大漠匹孤卒子壽闡立初壽闡之在孕母因寢而產於被中鮮卑謂被為秃髮因而氏焉壽闡卒孫樹機能立壯果多謀略泰始中入寇殺秦州刺史胡烈又敗涼州之師盡有涼州之地武帝遣馬隆擊破為部下所殺從弟務丸立傳至其孫復鞬部眾稍盛烏孤即復鞬子也嗣位務農桑修鄰好呂光遣使署為假節冠軍大將軍河西鮮卑大都督廣武縣侯烏孤受之其後擊討諸部大破之隆安元年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以兵代呂光攻尅金城又破光兵降樂都湟河澆河三郡嶺南

羌胡數萬落皆附之烏孤死弟利鹿孤立徙居西平隆安五年稱河南王二年卒弟禿檀嗣遂據姑臧後為沮渠蒙遜所伐兵敗奔乞伏磐熾後為磐熾所鳩自烏孤至禿檀三世凡十九年而

宇文莫槐

宇文莫槐出於遼東塞外代為東部大人晉史謂之鮮卑後魏史云其先匈奴南單鮮卑奉以為主今考諸家之說其鮮卑之別部其語與鮮卑頗異人皆剪髮而留其項上以為首飾長過數寸則截短之婦人被長襦及足而無裳莫槐虐用其人為部下所殺立其弟普撥為大人普撥死子立不勤立尚魏文帝女丘不勤死子莫厘立部眾強盛自稱單于莫厘死子遜昵延立率眾攻慕容廆為廆子翰所敗悉俘其眾遜昵延死子乞得龜立復攻慕容廆為廆所敗部人逸豆歸殺乞得龜而自立又為慕容皝所敗遁歸

漠北遂奔高麗其部眾五萬餘落斃徙之於昌黎自是散滅後周宇文氏源出於此

徙河段

徒河段日陸眷出於遼西因亂被賣為漁陽烏桓大人庫辱家奴諸大人集會幽州皆持唾壺唯庫辱官獨無乃唾日陸眷口中日陸眷含出因咽之西向拜天日願使主君之智惠祿相盡移入我腹中其後漁陽大飢庫辱官以日陸眷為健使將人眾詣遼西逐食遂招誘亡叛以至強盛日陸眷死後至姪務勿塵有遼西之地而臣於晉其所統三萬餘家控弦四五萬騎封務勿塵為遼西公假大單于印綬後就陸眷立之勿塵與弟匹碑都反從弟末波等率騎圍石勒於襄國為勒所破擒末波而捨之就陸眷遂攝軍而還不復報歸于遼西就陸眷死末波自稱幽州刺史末波死國人立日陸眷弟護遼為主後為慕容皝所破

殺之其弟鬱蘭奔石季龍以所從鮮卑五千人配之使也今支

今北平郡盧龍縣即其地及冉閔之亂日龍龍之子率眾南移遂據齊地

慕容儁使弟恪帥眾伐龕於廣固今北海執龕殺之坑其徒三

千餘人

慕容氏

慕容氏亦東胡之後別部鮮卑也晉史云有熊氏之苗裔因山為號魏初渠帥

有莫護跋率諸部入居遼西後從司馬宣王討公孫淵有功拜

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今柳城時燕代多寇步搖冠護跋

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為步搖其後音訛遂為慕

容焉或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為氏至孫涉歸

魏封為鮮卑單于遷居遼東於是漸慕華夏之風矣涉歸有子

二人長曰吐谷渾西遷河隍之間今安鄉郡次曰廆有命世才

畧晉太康十年又遷于徒河之青山今柳城廆以大棘城即帝

顓頊之墟元康四年乃移居之教以農桑法制同於中國永嘉初虜自稱鮮卑大單于因晉亂招撫華夷刑政修明流亡歸之甚眾乃立郡統之冀州人為冀陽郡荊河州人為城州郡青州人為營丘郡并州人為唐國郡徵辟儒生以為參佐而奉晉室朝貢臣禮不闕至虢嗣鹿之子雄毅多權略自以強盛遂自稱燕王遣使於東晉請受朝命許之後遷都於柳城雋暉即其子孫也其後國號燕具晉史載記

托跋氏

托跋氏亦東胡之後別部鮮卑後魏史云出自黃帝子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土亦國鮮卑山以漢降將李陵之後或云黃帝之苗裔以黃帝土德謂土為托后為跋故以為氏其裔始均仕堯時逐女魃於弱水北人賴其勲命為田祖歷三代至秦不交南夏是以載籍無聞六十七代裔孫屯統國三十六人姓九十九其後至諸分嘗田於山澤歛

見輜幹自天而下見美婦人自稱天女曰天命相偶明日謹還期明年復會此反期至先田處果見天女以所生男授誥汾曰此是君之子即力微也力微立諸部大人悉服控弦之士二十餘萬遷於定襄之盛樂子祿官立分國為三部一居上谷北濡源西東接宇文部自統之一居代郡之參合陂北在今馬邑郡兄子猗也統之一居定襄之盛樂故城亦在今馬邑郡便猗也弟猗盧統之後晉封為代王置官屬始出并州遷雜胡北徙雲中五原朔方又西度河擊匈奴烏桓諸部自杏城以北八十里今中部郡之西迄長城原夾道立碣與晉分界長城原在今洛交郡三州縣姪孫什翼犍始建年號分置百官至其孫涉珪即後魏道武皇帝也

蠕蠕

蠕蠕而克反姓郁久間托跋在北荒部落主力微未掠騎有得一奴髮始齊眉忘本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間者首禿也木骨與郁

久聞聲相近故其後子孫因以為氏焉木骨閭既壯免奴為騎卒代王猗盧時坐後期當斬亡匿廣漠谿谷之間收合逋逃得百餘人至其子車鹿會雄健始有部眾自號柔然後魏太武以其無知狀類如蟲故改其號曰蠕蠕宋齊謂之內芮隋史亦曰芮芮又六代孫杜崙兇狡甚有權略度漠北侵高車深入其地遂并諸部凶勢以振北徙弱落水始立軍法千人為一軍軍置將一人百人為幢幢置帥一人其西北有匈奴餘種國尤富強盡為杜崙所并號為強盛其西則焉耆之北東則朝鮮故地之西北則渡沙漠窮瀚海南則臨大磧其常所會庭則燉煌張掖之北於是自號丘豆伐可汗可汗之號始於此丘豆伐猶言駕馭開張也可汗猶言皇帝也蠕蠕之俗君及大臣因其行能即為稱號若中國立謚既死之後不復追稱後又頻擾北邊後魏神龜二年夏四月太武率兵十餘萬襲之其主大檀杜崙從父之躬震怖將其族黨焚燒廬舍

紹述西走於是國落四散窟伏山谷畜產野布無人收視太武帝緣粟水西行過漢將靈憲故壘六月次於兔園水去平城三千七百餘里分軍搜討東至瀚海西接張掖水北渡燕然山東西五千餘里南北三千里高車都部又殺大檀種類前後歸降三千餘萬俘獲首虜及戎馬百餘萬至孫吐賀真太武又征破之盡收其戶畜產百餘萬自是邊疆息警矣宋昇平中遣王洪軌使焉引之共謀魏齊建元三年洪軌始至通使求并力攻魏梁天監普通大同間三遣使求貢獻文帝皇興中其主子成貞之子犯塞征南將軍刁雍上表曰臣聞北狄悍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所短奪其所長則雖眾不能成患雖來不能內逼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產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足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歷代為邊患者良由倏忽無常故也六鎮勢分倍眾不

關互相逼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長城是築漢之孝武又踵其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傑所以皆同此後者非智術之不長兵衆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其理宜然故也易稱天險不可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長城之謂歟今宜依故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雖有暫勞之勤乃有求逸之益即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地却敵多置弓弩狄來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宗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為武士於苑內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以克其選下置官屬分為三軍二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刀楯二萬人專習騎稍修元戰場七日一習採諸葛亮八陣之法為平地禦寇之方使其鮮兵家之宜識旌旗之節器械精堅必堪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一七月發六

郡兵萬人各備戎作之具勅臺北諸屯隨

八月征北部率所鎮與六鎮之兵直至碯

拒與之決戰若其不來然後分散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

不過千里

更立二戍亦在

馬邑等郡界

若一夫二月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

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千里之地強弱相兼計十萬人一

月必就運糧一月不足為多人懷永逸勞而無怨計築長城其

利有五罷遊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

也登城觀敵以逸其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其

利四也歲常遊運求得不墮其利五也帝從之邊境獲其利後

帝又北討大敗之斬首五萬級降者萬餘戎馬器械不可稱計

追奔逐北旬有九日往返六千餘里改女水曰武川孝明帝熙

平初其主配奴

之子善用兵西征高麗大破之擒其主彌俄突

正

日

文

三

四

五

六

殺之盡誅叛者國遂強盛配奴死弟阿那壞立經十日其族兄
侯俟力發率衆伐之阿那壞輕騎南走歸後魏封朔方郡公蠕
蠕王帝給騎二千援出塞初阿那壞來奔之後從父兄婆羅門
率衆討力發破之衆推婆羅門爲主會婆羅門爲高車所逐率
部落詣涼州降今武威郡於是蠕蠕數萬相率迎阿那壞錄尚書事
高陽王雍尚書令李崇奏曰蠕蠕代跨絕域感化來歸阿那壞
委質於前婆羅門歸誠於後何一呼韓得同今美竊聞漢立南
北單于晉有東西之稱皆所以相維禦難爲國藩籬今臣等參
議以爲懷朔鎮北土名無結山吐若奚泉燉煌北西海郡即漢
舊障二處寬平原野彌沃阿那壞宜置吐若奚泉婆羅門宜置
西海郡各令總率部落收離聚散彼臣下之官任其舊俗時朝
廷問安置之宜於涼州刺史袁翻表曰高車蠕蠕迭相吞噬
始則蠕蠕衰微高車強盛及蠕蠕復振及破高車主喪人離不

絕如綆而今高車能終雪其耻復推蠕蠕者王由種類繁多不
可頓滅故也然闢此兩敵即下莊之筭得使境上無塵今蠕蠕
內爲高車所討滅外憑大國之威靈兩主投身一周而至若棄
而不受則虧我大德若納而禮待損我資儲來者既多全徙內
地非直其情不願轉送艱難然夷不亂華前鑒無遠覆車在於
劉石毀轍固不可尋蠕蠕尚存則高車由有內顧之憂未暇窺
窬上國蠕蠕全滅則高車跋扈之計豈易可知今蠕蠕雖王奔
於上人散於下而餘黨寔繁部落猶衆處處基布不係今主耳
高車亦未能一時并兼盡令歸附又高車士馬雖衆主甚懦弱
唯以掠盜爲質凌奪爲業而河西捍禦強敵唯涼州燉煌而已
涼州土廣人稀糧仗素闕燉煌酒泉空虛尤甚蠕蠕無復堅立
今高車獨擅北垂則四顧之憂匪朝伊夕愚謂蠕蠕二主宜並
存之居阿那環於東偏處婆羅門於西裔其婆羅門請修西海

故城以安處西海故郡本屬涼州今在酒泉直北張掖西北千
二百里高車所住金山千餘里正是北虜往來之要衝漢家行
軍之舊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處婆羅門於事為便即
可永為重戍鎮防西北宜遣一良將監護婆羅門雖外為署蠕
蠕之聲內實防高車之策一二年後足食足兵斯固安邊保塞
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自剋勵使餘燼歸心收離聚散復興其
國者乃漸令北徙轉渡流沙即是我之外蕃高車就敵西北之
虜可無過慮如其奸回反覆孤恩背德者此不過遁逃之寇於
我何損今不早圖戎心一啓脫西據西海奪其險要則酒泉張
掖自然孤危長河以西然非國有且西海北垂即是大磧野戰
所聚千百為群正是蠕蠕射獵之處殖田以自供籍獸以自給
彼此相資足以自固今料度似如小損歲終大計其利實多而
車豺狼之心何可專信假令稱臣止可加外侵納而須內備

深時朝議是之詔安西將軍廷尉卿元洪超詣燉煌安置婆羅
門尋與部眾謀叛投噉噉噉三妻皆婆羅門姊妹也仍州軍
討擒之五年婆羅門死於洛南之館阿那瓌部落既和士馬稍
盛乃號可汗遣為長子請尚魏公主出帝又自納阿那瓌女為
后阿那瓌請以其孫女妻齊獻武王子長廣公湛阿那瓌有愛
女又請配齊獻王自此塞外無塵矣始阿那瓌初復其國盡禮
朝廷之後中原喪亂阿那瓌統率北方頗為強盛不復稱臣魏
汝陽王暹之為秦州遣其典籤齊人淳于單使於阿那瓌遂留
之親寵任事阿那瓌又嘗因到洛陽心慕中國乃立官號擬於
王者遂有侍中黃門郎掌其文墨單教阿那瓌轉自驕大每與
魏書隣敵亢禮及齊受東魏禪後阿那瓌為突厥所破自殺太
子菴羅辰菴羅辰奔齊文宣帝乃北討突厥而立菴羅辰為主置
之馬邑川後背叛文宣帝親征皆大破之國人立那環叔父鄧

叔子為主是時又累為突厥所破以西魏恭帝二年率部落千餘家奔關中突厥既恃兵強又籍西魏和好忌其連類依憑大國使驛相係請盡殺以甘心周文帝遂收縛蠕蠕主以下三千餘人付突厥使於青門外斬之中男以下免死配王公家為奴隸

高車

高車蓋古赤狄之種也初因號為狄歷北方以為勅勒諸夏以為高車丁零焉其語略與匈奴同而時有小異或云其先匈奴之人也其種有狄氏袁紇氏斛律氏斛批氏異氏奇斤氏其俗云匈奴單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單于曰此女安可配人將以與天乃於國北無人之地築高臺置二女於其上曰請天自迎之乃有一老很晝夜守臺嗥呼因空臺下為穴經時不去其小女曰吾父以我與天而今狼來或曰天處我乃下為很妻而產子

後遂滋繁成國故其人好引聲也其歌有似很嗥本無都統大師督當種各有君長為性麤猛黨類同心至於寇難翕然相依關無行陣頭別衝突乍出乍入不能堅戰其俗踳踳媿媿音世音賣無所忌避婚姻用牛馬納娉以多為榮俗無穀不作酒迎娶之日男女相將持馬酪熟肉即主人延賓亦無行位宮廬前叢坐飲宴終日復留其宿明日將婦歸既而將次黨還入其家馬群極取良馬俗不潔淨喜致震震每震則叫呼射天而棄之移去至於來歲馬肥復相率集於震所埋殺羊然火拔刀女巫祝說似如中國祓除而群隊馳馬旋百市乃止持一束柳枝回曲豎之以乳酪灌馬婦人以皮裹羊散戴之首上縈屈髮髻所交而綴之有似軒冕其死亡葬送掘地作坎坐屍於中張臂引弓佩刀挾稍無異於生而露坎不掩走馬逶旋多者數百市男女無小大皆集會之其遷徙隨水草衣皮食肉牛羊畜產盡與蠕蠕

同唯車輪高大輻數至多後徙於鹿渾海西北百餘里部落強
大常與蠕蠕為敵亦每侵盜于魏魏道武度弱水西行至鹿海
襲破之復討其餘種於狼山又大破之又自散髡水西北徇略
其部破其雜種三十餘部虜男女五萬餘口馬牛羊百餘萬高
車二十餘萬乘而還其後太武帝征蠕蠕還至漠南聞高車東
部在已尼陂相去千餘里遣騎襲破之降數十萬皆徙置漠南
千里之地後又相率北叛高車之族又有十二姓一曰泣伏利
氏二曰叱盧氏三曰乙旃氏四曰大連氏五曰窟賀伏氏六曰
達薄于氏七曰阿崙氏八曰莫允氏九曰侯分氏十曰副伏羅
氏十一曰乞表氏十二曰右奸沛氏先是副伏羅部為蠕蠕所
役屬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蠕蠕主豆輪犯塞其酋阿伏至羅
率所部之衆西叛阿伏至羅死弟子彌俄突立遣使朝貢宣武
詔曰蠕蠕嗾與吐谷渾所以交通者皆路由高昌國今交倚

角相接今高昌內附遣使迎引蠕蠕既與吐谷渾往來路絕姦
勢亦沮使命行途經由宜相供俟不得妄令群小擁塞王人彌
俄突尋與蠕蠕主伏圖戰於蒲類海北大敗明帝初彌俄突又
被蠕蠕主醜奴大敗殺之弟越居靜帝時為兄子比適所殺越
居子去賓自蠕蠕奔後魏封為高車王肆州刺史死於鄴至隋
有突越失國即後魏之高車國矣

稽胡

稽胡一曰步落稽蓋晉時匈奴別種劉元海五部之苗裔也或
云山戎赤狄之後自離石以西離石今安定安定以東今安定方七
八百里居山谷間種落繁熾其俗土著亦知種田地少桑蠶多
不麻布其丈夫服及死云殯葬與中夏略同婦人多貫蜃貝以
為耳頸飾又與華人錯居其渠師頗識文字其言語類夷狄因
譯乃通踞蹲無禮貪而忍害俗好淫穢雖分統郡縣列於編戶

然輕其徭賦有異齊人山谷阻深者未盡後屬而凶悍恃險數
 為寇亂至後魏明帝孝昌中有劉蠡升者居雲陽谷今縣界自稱
 天子六年號署百官後為齊神武所滅居河西者恃險不賓至
 後周明帝武成初延州稽胡郝阿保郝浪皮延州今安郡率其種人
 附於齊氏并與其部劉素德共為影嚮周柱國豆盧寧督諸軍
 與延州刺史高林擊破之建德五年武帝敗齊師於晉州今平陽郡
 乘勝逐北齊人所棄甲仗未暇收歛稽胡乘間竊出盜而有之
 乃立蠡升孫沒鐸為主號聖武皇帝後齊王憲為行軍元帥討
 破之自是寇盜頗息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四十二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四十三

宋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 天馭 應房 校刊

四裔考 突厥上

突厥之先平涼今平涼郡雜胡也蓋匈奴之別種姓阿史那氏後魏
 太武滅豆渠氏且渠茂虔都處姑臧謂之北涼為晉所滅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蠕蠕
 代居金山城狀如兜鍪俗呼兜鍪為突厥因以為號或云其國
 先於西海之上為鄰國所滅男女無少長盡殺之有一兒年且
 十歲以其小不忍殺之乃則足斷臂弃於大澤中有牝狼每銜
 肉至其所此兒因食之得以不死其後遂與狼交狼有孕焉負
 至於西海之東止於山上其山在高昌西北有洞穴狼入其中
 遇得平壤茂草地方二百餘里後狼生十男長大外託妻孕其
 後各為一姓阿史那即其一也子孫蕃育漸至數百家經數代

相與穴處而臣於蠕蠕又云先出於索國在匈奴之北其部落
大人曰可謗步兄弟十七人其一曰伊質泥帥都狼所生也謗
步等性並愚癡國遂被滅泥都既別感異氣能徵召風雨娶二
妻云是夏神冬神之女一孕而生四男其大兒名訥都六設衆
奉為主號為突厥都六所生子皆以母族為姓阿史那是其一
也號阿賢設此說雖殊然俱狼種也後魏末其酋帥土門部落
稍盛始至塞上通中國至西魏大統十二年乃求婚於蠕蠕
蠕主阿那瓌大怒使人罵辱之曰爾是我鍛奴何敢發是言也
土門發兵擊蠕蠕大破之於懷荒北阿那瓌自殺土門遂自號
伊利可汗後魏太武帝時蠕蠕王社崙
已自號可汗突厥又囚之猶古之單于也號其妻
為可賀敦亦猶古之闕氏也其子弟謂之特勒別部領兵者謂
之設其大官屈津啜次阿波次頡利發吐屯次俟斤其初國貴
賤官號凡有十等或以形軀或以老少或以顏色鬢髮或以酒

肉或以獸名其勇健者謂之始波羅亦呼為英賀弗肥麤者謂
二大羅大羅便酒器也似角而麤短體貌似之故以為號此官
特貴唯其子弟為之又謂老為哥利故有哥利達官謂馬為賀
蘭故賀蘭蘇尼闕蘇尼掌兵之官也謂黑色者為珂羅便故有
珂羅啜官甚高耆年者為之謂髮為索葛故有索葛吐屯此如
州郡官也謂酒為匄你熱汗熱汗掌監察非違釐整班次謂肉
為安禪故有安禪具泥掌家事如國官也有時置附隣可汗隣
狼名也取其貧殺為稱亦有可汗位在業護下者或有居家大
姓相呼為遺可汗者突厥呼屋為遺言屋可汗也木杆可汗土
門
之子名俟中
一名燕尹狀貌奇異面廣尺餘其色甚赤眼若琉璃性剛暴
而多智西破蠕蠕嚙噠東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諸國其
地東自遼海以西西至西海萬餘里南自沙漠北至北海五六
千里皆屬焉其俗如古之匈奴其異者其主初三近侍重臣者

昇之以氈隨日轉九迴每一迴臣下皆拜訖乃扶令乘馬以帛
絞其頸使纒不至絕然後釋而急問之曰你能作幾年可汗其
主既神情瞽亂不能詳定多少臣下等隨其所言以驗脩短之
數其後大官有葉護次設特勤次俟利發次吐屯發餘小官凡
二十八等皆代襲焉兵器有角弓鳴鏑甲稍刀劍其佩飾則兼
有伏突旗纛之上施金狼頭侍衛之士謂之附離夏言亦狼也
蓋本狼生志不忘舊其徵發兵馬及科稅雜畜輒刻木為數并
一金鏃箭蠟封印之以為信契候月將滿輒為寇鈔其刑法反
叛殺人者皆死淫者割勢而腰斬之鬪傷人目者償之以女無
女則輸婦損折支體者輸馬盜者則償賊十倍有死者停屍於
帳子孫及諸親屬男女各殺羊馬陳於帳前以刀劈面且哭理
之血淚俱流如此者七度乃止春夏死者候草木落秋冬死者
候華葉榮茂然始坎而瘞之於墓所立石建標其石多少依平

生所殺人數是日男女咸感服飾會於葬所男有悅愛於女者
歸即遣人聘問父母多不違也雖遷徙無常而各有地分可汗
處於都斤山每歲率諸貴人祭其先窟又以五月中旬集他人
水拜祭天神又於都斤西五百里有高山迥出上無草樹謂為
勃登疑梨夏言地神也其書字類胡而不知年歷唯以草青為
記男子好樗蒲女踏鞠飲馬酪取醉歌呼相對敬鬼神俟升既
盛使於西魏請誅蠕蠕主蠕蠕事具蠕蠕篇後周武帝納其女為后至他
鉢可汗木杆之弟以攝圖為你伏可汗乙息記可汗之子也乙息記
特勤圖而立俟升俟升即木
杆可統而東面又以其弟但禿可汗子為步離可汗居西方伏爾
與步離皆小可汗控弦數十萬中國憚之周齊爭結婚姻傾府藏
汗轉內反事之乃歲給繒綵十萬段突厥在京師者待以優禮衣錦食肉
者常以千數他鉢益驕曰使我在南兩兒孝順何憂貧也齊有
沙門惠琳掠之突厥中因謂化鉢曰齊國富强皆為有佛法遂

說以因緣果報之理他鉢聞而信之建一伽藍遣使聘齊求淨
名涅槃華嚴等經他鉢亦躬自齋戒遠塔行道恨不生內地及
齊滅齊定州刺史范陽王高紹義自馬邑奔之他鉢立紹義為
齊帝召集所部云欲為之復讎入寇幽州周以趙王招女為干
金公主嫁之始執送紹義他鉢病卒攝圖立為大可汗號沙鉢
略可汗治都斤山以他鉢之子菴羅降居獨洛木稱弟二可汗
木杆之子大邏便乃謂沙鉢略曰我與你俱可汗子多承父業
爾今極尊我獨無位何也沙鉢略以為可波可汗還鎮所部沙
鉢略勇而得衆北狄皆歸附之周武帝之婚於木杆也突厥錦
衣肉食在長安者以萬數隋初並罷遣之突厥大怨千金公主
聞周滅故悉衆為寇縱兵自木碓石門兩道入武威天水安定
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盡文帝下詔曰往者周齊抗衡分
割諸夏突厥之虜俱通二國周人東慮恐齊好之深齊氏西虞

懼周交之厚謂虜意輕重國遂安也危蓋並有大敵之憂思滅一
邊之防也朕以為厚斂兆庶多惠心豺狼未嘗感恩資而為賊節
之以禮不為虛費省徭薄賦國用有餘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
息道路之民務為耕織清邊制勝成策在心凶醜愚闇未知深
旨將大定之日比戰國之時乘昔世之驕結今時之恨近者盡
其巢穴俱犯北邊蓋上天所忿驅就齊斧諸將今行義兼含育
有降者納有違者死其不敢南望永服威刑何用侍子之朝寧
勞渭橋之拜乃以河間王弘高頹虞慶則出塞擊之沙鉢略敗
走時虜饑甚不得食於是粉骨為糧又多灾死者極衆而沙鉢
略襲擊阿波大破之阿波西奔達頭可汗達頭者名玷厥沙鉢
略之從父也舊為西面可汗達頭即西突厥既而大怒遣阿率兵
而東與沙鉢略相攻於是分為東西郡自此分為二國焉迭相侵掠沙
鉢略因擊阿波為阿拔國部落乘虛掠妻子隨遣軍為擊阿拔

敗之所獲悉與沙鉢略沙鉢略大喜乃立約以磧為界因上表
曰大突厥伊利俱盧設始波羅莫可汗臣攝圖言突厥自天置
以來五十餘載地過萬里士馬億數常力兼戎夷抗禮華夏在
於北狄莫之與大今被霑德義仁化所及禮讓之風自朝滿野
竊以天無二日土無二主豈敢阻兵偷竊名號今便歸心有道
永為藩附謹遣男臣窟舍真奉表以聞後卒帝為廢朝三日後
葉護可汗沙鉢略西征阿波生擒既而上書請阿波死生之命
高頴進曰骨肉相殘教之蠹也宜存養以示寬大帝曰善頴伽
施多鄰都藍可汗沙鉢略之子後與西面泥利可汗連結阿波可汗既為
使求婚開皇中帝妻以宗女安義公主帝欲離間北狄故特厚
禮遣牛弘蘇威斛律孝卿相繼為使突厥前後使入朝三百七
十輩突利本居北方以尚王之故南徙度斤舊鎮錫賚優厚雍

虞閭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朝貢遂絕數為邊患雍虞
虞閭與玷厥舉兵攻染干盡殺其兄弟子姪遂入蔚州今安
于夜以五騎與隋使長孫晟歸朝拜為意利珍豆啓人可汗華
言智意健也於朔州今馬邑郡築大利城以居之安義公主死又以
宗女義成公主妻之部落歸之甚眾雍虞閭又擊之帝復令入
塞遂於河南在夏勝二州之間今朔方榆林郡發役掘塹數百里東西
拒河盡為啓人畜牧之地詔楊素史萬歲等擊雍虞閭頻破之
旋為部下所殺是歲泥利可汗及葉護俱被鐵勒所敗并奚霫
五部內徙雷光反啓人遂有其眾煬帝大業三年幸榆林啓人來
朝大悅詔贊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厚其部落酋長二千五百
人賜物二十萬段帝親巡雲中沂金河自今榆林郡而東北幸啓人
所居在今馬邑郡啓人奉觴上壽跪伏甚恭明年朝於東郡禮賜益
厚啓人卒其子吐吉立是為始畢可汗裴矩以突厥始畢可汗

部衆漸盛獻策分其勢欲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設拜為面可汗
叱吉不敢受又詐誘其謀臣使蜀胡悉殺之始畢怨恨不朝十
一年煬帝避暑於汾陽宮八月始畢率其衆落入寇圍帝於鴈
門詔諸郡發兵赴援始畢引去隋末亂離中國人歸之者無數
遂大強盛勢陵中夏迎蕭皇后置定襄薛舉竇建德王世克劉
武周梁師都李軌高開道之徒雖僭尊號俱北面稱臣受其可
汗之號東自契丹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之控弦百萬戎
狄之盛近代未之有也唐起義太原劉文靜聘其國引以為援
始畢遣特勒康利獻馬千疋會于絳郡又遣二千騎助軍從平
京城及高祖受隋禪以後賞賜不可勝紀始畢使骨咄祿特勒
來朝賜宴于太極殿奏九部樂錫賚甚厚二年春始畢帥兵渡
河至夏州賊帥梁師都出兵會之謀入抄掠四月授馬邑賊帥
劉武周兵百餘騎遣入句注又遣兵大集欲侵大原是月始畢

卒其子什鉢必以年幼不堪嗣位立為泥步設使居東偏
直幽州之北立其弟俟利弗設是為處羅可汗又以隋義成公
主為妻使人入朝告喪高祖為之舉哀廢朝三日詔百官就館
弔其使者遣內史舍人鄭德挺往弔處羅賻物三萬段先是隋
煬帝蕭后及齊王暕之子正道陷于竇建德三年春處羅迎之
至于牙所立正道為王凡中國人在虜庭者悉隸之行隋正朔
置百官居于定襄城有徒萬餘時太宗奉詔討劉武周師次大
原處羅遣其弟步利設率二千騎與官軍會六月處羅至并州
總管李仲文出迎勞之留三日城中美婦人多為所掠仲又不
能制俄而處羅死義成公主以其子奧射設醜弱廢不立之遂
立處羅之弟咄苾是為頡利可汗啓人弟又納隋義成公主為
妻以始畢之子什鉢必為突利可汗按始畢父啓人可汗染干
蓋襲其先考遣使入朝告處羅死高祖為之罷朝一日遣百官就館

先考

弔其使咄咄初為莫賀設牙直五原之北時薛舉猶據隴右遣其將宗羅侯攻陷平涼郡北與頡利結連高祖遣光祿卿宇文歆齎金帛以賂頡利歆說之令與薛舉絕初隋五原太守張長遜因亂以其所部五城隸於突厥歆又說頡利遣長遜入朝以五原地歸于我頡利並從之因發突厥兵及長遜之衆並會於太宗軍所頡利承父兄之資兵馬強盛有憑陵中夏之志高祖以中原初定未遑外略每優容之賜與不可勝計頡利言辭恃傲求請無厭四月頡利自率萬餘騎與馬邑賊苑君璋將兵六千人共攻鴈門定襄王李大恩擊走之於是大懼更請和好獻魚膠數十斤令二國同於此膠高祖五年春大恩奏言突厥饑荒馬邑可圖詔大恩與殿內少監獨孤晟帥兵討苑君璋期以二月會于馬邑晟後期不至大恩不能獨進頓兵新城以待之頡利遣數萬騎與劉黑闥合軍進圍之大恩敗績没于陣六月

劉黑闥又引突厥萬餘騎入抄河北頡利復自率五萬騎南侵于并州太宗帥師出蒲州道以討之時頡利攻圍并州又分兵入汾潞等州掠男女五千餘口聞太宗兵至蒲州乃引兵出塞七年八月頡利突利二可汗又入寇原州連營南上太宗北討頓兵於幽州頡利率萬餘騎奄至城西乘高而陣將士大駭太宗乃親率百騎馳詣虜陣告之曰國家與可汗誓不相負何為背約深入吾地我秦王也故來一決可汗若自來我當與可汗兩人獨戰若欲兵馬總來我唯百騎相禦耳頡利弗之測笑而不對太宗又前令騎告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急難相救爾今將兵來何無香火之情也亦宜早出一決勝負突利亦不對太宗因縱反間於突利突利悅而歸心焉其叔姪內離頡利因遣使請和許之八年七月頡利領十餘萬騎大掠朔州又襲將張瑾于太原瑾全軍沒脫身奔於李靖靖出師拒戰頡利不得進屯

于并州太宗率師討之次蒲州頡利引去九年七月頡利又率
十餘萬騎進寇武功京師戒嚴已卯進寇高陵行軍總管左武
侯大將軍尉遲敬德與之戰于涇陽大破之獲侯斤阿史德烏
沒啜斬首千餘級癸未頡利遣其腹心執失思力來朝自張形
勢云兵百萬今至矣太宗謂之曰我與突厥面和親汝則背
之我實無愧又義軍入京之初爾父子並親從我賜爾玉帛前
後極多何故全忘大恩自誇強盛我當先戮爾矣思力懼而請
命太宗繫之於門下省太宗與侍中高士廉中書令房玄齡將
軍周範馳六騎幸渭水之上與頡利隔津而語責以負約其酋
帥大驚皆下馬羅拜而衆軍徑至頡利見軍容大盛又知思力
就拘由是大懼太宗獨與頡利臨水交言麾諸軍却而陣焉蕭
瑀以輕敵固諫于馬前上曰吾已籌之矣突厥所以掃其境內
直入渭濱應是聞我國家初有內難我新登九五將軍不敢拒

之今若閉門虜必大掠強弱之勢在今一舉我故獨出一以示
輕之又懼軍容使之必戰事出不意乘其不圖虜入既深理當
自懼與戰則必尅與和則必固制服北狄自茲始矣是日頡利
請和詔許之乙酉又幸城西刑白馬頡利同盟于便橋之上頡
利引兵而退蕭瑀進曰初頡利之未和謀臣猛將各欲戰而陛
下不以為疑既而虜自退其策安在上曰我觀突厥之兵雖衆
而不整可汗獨在水西酋帥皆來謁我因而襲擊其衆勢同拉
朽然我所以不戰者即位日淺為國之道安靜為務一與虜戰
必有死傷又兇虜一者或當懼而脩德結怨於我為患不細我
今卷甲韜戈啗以玉帛頑虜驕恣必自此始破亡之漸其在茲
乎九月頡利獻馬三千疋羊萬口上不受詔頡利所掠中國戶
口者令歸之貞觀元年陰山以北薛延陀迴訖拔也古等十餘
部皆相率叛之擊走其欲谷設頡利遣突利討之師又敗績輕

騎奔還頡利怒拘之十餘日突利由是怨憾內欲背之二年突利遣使奏言與頡利有隙奏請擊之詔秦武通以并州兵馬隨便應接三年薛延陀自稱可汗于漠北遣使來貢方物頡利稱臣求尚公主頡利每委任諸胡踈遠族類胡人貪冒性多翻覆以故法令滋章兵革歲動國人患之諸部攜貳頻年大雪六畜多死國中大饑頡利用度不給復重斂諸部由是不堪命內外多叛之上以其請和後復援梁師都令兵部尚書李靖代州都督張公瑾出定襄道并州都督李勣右武衛將軍兵行恭出通漢道左衛大將軍柴紹出金河道衛子節出恒安道薛萬淑出暢武道並受靖節度以討之十二月突利可汗及郁討設蔭奈特勤等並率所部來奔四年正月李靖進屯惡陽嶺夜襲定襄頡利驚擾困徙牙於磧口胡酋康蘇宓等遂以隋蕭后及楊正道來降二月頡利計窘竄于鐵山兵尚數萬使執矢思力入

朝謝罪請舉國內附太宗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脩仁持節安撫之頡利稍自安靖乘間襲擊大破之遂滅其國復定襄恒安之地斥土界至于大漠頡利乘千里馬獨騎奔于從姪沙鉢羅部落三月行軍副總管張寶相率衆掩至沙鉢羅營生擒頡利送于京師太宗赦之令還其家口館於大僕廩食之頡利鬱鬱不得志與其家人或相對悲歌而泣上見其羸憊授虢州刺史以彼土多麀鹿縱其畋獵庶不失物性頡利辭不願往遂授右衛大將軍賜以田宅八年卒令其國人葬之從其俗禮焚屍灑水之東贈歸義王謚曰荒其舊臣故祿達官吐谷渾邪自刎以殉渾邪者頡利之母婆施氏之媵臣也頡利初誕以付渾邪至是感義而死太宗聞而異之贈中郎將乃葬於頡利墓側令中書侍郎岑文本制頡利及渾邪之碑以紀之突利可汗什鉢苾者始畢之姪也隋大業中突利年數歲始畢遣領其東

牙之兵號為泥步設隋淮南公主之入北也遂妻之頡利嗣立
以為突利可汗牙直幽州之北管奚霫等數十部徵稅無度諸
部多怨之貞觀初奚等並未歸附頡利怒失衆遣北征薛延陀
又喪師旅遂囚而撻焉突利初自武德時深自結託太宗亦以
恩意撫之結為兄弟與盟而去後頡利政亂驟徵兵於突利拒
之不與尋為頡利所攻遣使來乞師太宗因令將軍周範屯太
原以圖進取突利乃率其衆來奔太宗禮之甚厚頻賜以御膳
四年授右衛大將軍封北平郡王食實封七百戶以其下兵衆
置順州都督府仍拜為順州都督遣率部落還番太宗謂曰昔
爾祖啓人亡失兵馬一身投隋隋家堅立遂至強盛荷隋之恩
未嘗報德至爾父始畢反為隋家之患自爾以後無歲不侵擾
中國天寶禍淫大降災變爾衆散亂死亡略盡既事窮後乃投
我今所以不立爾為可汗者正為啓人前事故也改變前法欲

中國久安爾宗族永固是以授爾都督當須依我國法整齊所
部如違當獲重罪五年徵入朝至并州道病卒年二十九太宗
為之舉哀令中書侍郎岑文本為其碑文子賀邏鶻嗣突利弟
結杜率貞觀初入朝歷位中郎將十三年從幸九成宮陰結部
落得四十餘人并擁賀邏鶻相與夜犯御營踰第四重幕引弓
亂發殺衛士數十人折衝孫武開率兵奮擊乃退北走渡渭水
欲奔其部落尋皆捕斬之詔原賀邏鶻流于嶺表頡利之敗也
其部落或走薛延陀或走西域而來降者甚衆酋豪首領至者
皆拜將軍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殆與朝土相半唯柘羯
不至詔使招慰之時突厥降者十餘萬人詔議所宜咸言突厥
擾中國久今天喪之非慕義自歸請悉籍降俘內充豫閑處使
習耕織百萬人虜可化為齊人是中國有加戶而漠北遂空也
中書令溫彥博請如漢建武時置降匈奴留五原塞全其部落

以為扞蔽不革其俗因而撫之實空虛之地且示無所猜若內
充豫則乖本性非涵育之道秘書監魏徵建言突厥世為中國
仇今其來降不即誅滅當遣還河北彼鳥獸野心非我族類弱
則伏疆則叛其天性也且秦漢以銳師猛將擊取河南地為郡
縣者以不欲使遣近中國也陛下奈何以河南居之且降者十
萬若今數年孳息略倍而近在畿甸心腹疾也彥博曰不然天
子於四夷若天地養萬物覆載安全之今突厥破滅餘種歸命
不加哀憐而棄之非天地蒙覆之義而有阻四夷之嫌臣謂處
以河南蓋死而生之亡而存之彼世將懷德何叛之為徵曰魏
時有胡落分處近郡晉以平吳郭欽江統勸武帝逐出之不能
用劉石之亂卒傾中夏陛下必欲引突厥居河南所謂養虎自
遺患者也彥博曰聖人之道無不通故曰有教無類彼創殘之
人以窮歸我我全護之收處內地將教以禮法職以耕農又選

酋長入宿衛何患之卹且光武置南單于卒無恙於是中書侍
郎顏師古給事中杜楚客禮部侍郎李百藥等皆勸帝不如使
處河北樹首長俾統部落視地多少令不相臣國小權分終不
得元衡中國長轡遠馭之道也帝主彥博語卒度朔方地自幽
州屬靈州建順祐化長四州為都督府剖頡利故地左置定襄
都督右置雲中都督二府統之自結社率之反太宗始患之上
書者多云處突厥於中國殊謂非便乃徙於河北立右武侯大
將軍化州都督懷化郡王思摩為一彌泥孰侯利必可汗賜姓
李氏率所部建牙於河北思摩者頡利族人始畢處羅以其
貌似胡人不類突厥疑非阿史那族類故歷處羅頡利代常為
夾畢特勒終不得典兵為設武德初數來朝貢封為和順郡王
及其國亂諸部多歸中國唯思摩隨遠頡利竟與同擒太宗嘉
其忠本統頡利舊部落居于河南之地勝兵四萬馬萬疋錫其

土南至于大河北至白道川以北接薛延陀為種落初集憚薛延陀不肯出太宗遣司農卿郭嗣本賜延陀書曰前破突厥止為頡利一人除百姓之害所以廢而黜之實不貪其土地利其人馬也自黜廢頡利以後恒欲更立可汗是以所降部落等並置河南任其放牧今戶口羊馬日向滋多元許冊立不可失信至秋間即欲遣突厥渡河復其國土我冊爾延陀日月在前人突厥理是居後後者為小前者為大爾在磧北突厥居磧南各守土境若其踰越故相抄掠我即將兵各問其罪此約既定非但有便爾身貽厥子孫長守富貴也於是命禮部尚書趙郡王孝恭齎冊書就思摩部落築壇於河上以拜之并賜之鼓纛突厥及胡在諸州安置者並令渡河北還其舊部又以左屯衛將軍阿史那忠為左賢王左武衛將軍阿史那泥熟為右賢王以貳之薛延陀聞思摩渡河北遷思摩部附磧北先畜輕騎伺至而擊之太宗遣勅旨之時思摩下部眾渡河者凡十萬勝兵四萬人思摩不能撫眾皆不愜服至十七年相率叛之南渡河請分處於勝夏二州之間詔許之思摩遂輕騎入朝尋授右衛將軍從征遼東為流矢所中太宗親為吮血其見顧遇如此未幾卒于京師贈兵部尚書夏州都督陪葬昭陵立墳以象白道山詔立碑於化州

突厥中

突厥中別部車鼻可汗亦阿史那之族也代為小可汗牙在金山之北頡利可汗之敗北荒諸部將推為大可汗遇薛延陀為可汗車鼻不能當遂率所部歸於延陀為人勇烈有謀略頗為眾所附延陀惡而將誅之車鼻知其謀竄歸于舊所其地去京師向萬里勝兵三萬人自稱乙注鼻可汗西有葛還祿北有結骨皆附隸之遣其子沙鉢羅特勤來朝請身自入朝太宗遣徵

之竟不至太宗大怒貞觀二十三年遣右衛郎將高傒潛引迴紇僕骨等兵衆襲擊之其酋長歌邏祿泥熟闕侯利發反拔塞匄處木昆莫賀咄侯斤等率部落皆車鼻相繼來降永徽元年傒軍次阿息山車鼻聞之召所部兵皆不赴遂携其妻子從數百騎而遁其衆盡降傒率精騎追車獲之送于京師乃獻于杜廟又獻于昭陵高宗數其罪而赦之拜左武衛將軍賜宅于長安處其餘衆於鬱督軍山置狼山都督以統之車鼻長孫羯漫陀先統拔悉密部車鼻未敗前遣其子菴鑠入朝太宗嘉之拜左屯衛將軍更置新黎州以統其衆車鼻既敗之後於是突厥盡爲封壇之臣於是分置單于瀚海二都護府單于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蘇農等十四州瀚海金微新黎等七都督仙巒賀蘭等八州各以其首爲都督刺史高宗東封泰山狼山都督高邏祿吐利等首領二十餘人並從至岳下勒名於封禪之碑

自永徽以後二十餘年北鄙無事調露元年單于管內突厥首領阿史德溫奉職二部落相率反叛立泥熟匄爲可汗二十四州並叛應之高宗遣鴻臚卿蕭嗣業右千牛將軍李景嘉率衆討之反爲溫敗兵士死者萬餘人又以禮部尚書裴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率太僕少卿李思文營州大都督周道墓等統衆三十餘萬討擊溫大破之泥熟匄爲其下所殺并擒奉職而還永崇元年突厥又迎頡利從兄之子阿史那伏念於夏州將渡河立爲可汗諸部落復響應從之又令裴行儉率師討之伏念窘急詣行儉遂虜伏念詣京師斬于東市永淳二年突厥阿史那骨咄祿復反叛骨咄祿者頡利之疎屬其父本是單于右廂雲中都督尉舍利元英下首領代襲吐屯斃伏念既破骨咄祿鳩集亡散入總材山聚爲盜有衆五千餘人又抄掠九姓得羊馬甚多漸至強盛乃自立爲可汗以其弟默斃爲殺咄悉

訶為葉護因温彦博議處河南諸部落分為六州後漸滋繁至
 阿史那元珍習中國風俗知邊塞虛實在單于檢校降戶部落
 嘗坐事為單于長史王本立所拘繫會骨咄祿入寇元珍請依
 舊檢校部落本立許之因而便投骨咄祿咄祿得之甚喜立為
 阿波大達于專統兵馬事進寇蔚州都督崔智辯擊之反為所
 殺文明元年又寇朔州殺掠吏人垂拱二年骨咄祿又寇朔代
 等州左玉鈴衛中郎將淳于處平為陽曲道總管與副中郎將
 蒲英節率兵赴援行至忻州與賊戰大敗死者五千餘人三年
 骨咄祿又寇昌平令左鷹揚衛大將軍黑齒常之擊却之其年
 八月寇朔州復以常之為燕然道大總管擊賊於黃化堆大破
 之追奔四十餘里賊眾遂散走磧北右監門衛中郎將爨寶璧
 又率精兵萬三千人出塞窮追反為骨咄祿所敗全軍盡沒寶
 璧經騎還歸初寶璧見常之被賊遠表請窮其餘黨武太后令

常之與寶璧計議遙為聲援寶璧功先行又令人出塞二千
 餘里覘候見元珍等部落皆不設備遂率眾掩襲之既至又遣
 人報賊令得設備出戰遂為賊所覆寶璧坐此伏誅武太后大
 怒因改骨咄祿為不卒祿元珍後率兵討突騎施臨陣戰死骨
 祿天授中卒默啜者骨咄之弟也骨肉祿死時其子尚幼默啜
 遂篡其位自立為可汗長壽三年率眾寇靈州殺掠吏人武太
 后遣白馬寺僧薛懷義為代朔遣行軍大總管領十八將軍以
 討之既不遇賊尋班師焉默啜俄遣使來朝武太后大悅冊授
 左衛大將軍封歸國公賜物五千段明年復遣使請和又加授
 遷善可汗萬歲通天元年契丹首領李盡忠孫萬榮反叛攻陷
 營府默啜遣使上言請還河西降戶即率部落兵馬為國討擊
 契丹許之默啜遂攻討契丹部眾大潰盡俘其家口默啜自此
 兵眾漸盛武太后尋遣使冊立默啜為特進頡跌大單于立功

報國可汗聖曆元年默啜表請與武太后為子并言有女請和
親初咸亨中突厥諸部來降附者多處之豐勝靈夏朔代等六
州謂降戶默啜至是又索此降戶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兼請農
器種子武太后初不許默啜大怒言辭甚慢拘我使人司賓卿
田歸道將害之時朝廷懼其兵勢納言姚璿建議請許其和親
遂盡驅六州降戶數千帳并種子四萬餘石農器三千事以上
與之默啜寔強由此也其年武太后令魏王武承嗣男淮陽王
延秀就納其女為妃遣右豹韜衛大將軍閻知微攝春官尚書
大齋金帛送赴虜庭行至黑沙南庭默啜謂知微等曰我女擬
嫁與李家天子兒你今將武家兒來我突厥積代以來降附李
家天子種未總盡唯有兩兒在我今將兵助立遂收延秀等拘
之別所偽號知微為可汗與之率眾十餘萬襲我靜難及平狄
清夷等軍靜難軍使左王鈇衛將軍慕玄則以兵五千人降虜

進寇媯檀等州武太后令司農卿武重規為天兵中道大總管
武威衛將軍沙吒忠義為天兵四道總管幽州都督張仁亶為
天兵東道總管率兵三十萬擊之左羽林衛大將軍閻敬容為
天兵西道後軍總管統兵十五萬以為後援默啜又出恒兵道
寇蔚州陷飛狐縣俄進攻定州殺刺史孫彥高焚燒百姓廬舍
虜掠男女無少長皆殺之武太后大怒又改默啜號為斬啜尋
又圍逼趙州長史唐波若翻城應之刺史高敞抗節不從遂遇
害武太后乃立廬陵王為皇太子令統河北道行軍大元帥軍
未發而默啜盡殺所掠趙定等州男女八九萬人從五回道而
去所過殘殺不可勝紀沙吒忠義及後軍總管李多祚等皆持
重不敢戰河北道元帥納言狄仁傑總兵十萬追之無所及二
年默啜立其弟咄悉匐為左廂察骨咄祿子默矩為右廂察各
主兵馬二萬餘人又立其子匐俱為小可汗位在兩察之上仍

主處木昆等十姓兵馬四萬餘人又號為拓西可汗自是連歲
 寇邊久視元年掠隴右諸監馬萬餘疋長壽三年默啜遣使莫
 賀達于請以女妻皇太子之子武太后令太子男恩平王俊義
 興王重明廷立見之默啜遣大臣移力貪汗入朝獻馬千疋及
 方物以謝許親之意武太后謙之於宿羽亭太子相王及朝集
 使三品以上並會焉重賜以遣之中宗即位默啜又寇靈州鳴
 沙縣靈武軍大總管沙吒忠義拒戰敗績死者六千餘人賊遂
 進寇原會等州掠隴右郡牧馬萬餘疋而去忠義坐免景雲二
 年三月張仁愿於河北築三受降城先是朔方軍北與突厥以
 河為界河北岸有拂雲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祭酹求福因
 牧馬料兵候冰合渡河時默啜盡眾西擊婆葛仁愿乘虛奪取
 漢南之地築三城首尾相應絕其南寇之路留年滿兵助成其
 功以拂雲祠為中城與東西相去各四百里皆據津濟遙相應

接北拓三百餘里於牛頭胡那山北至烽堠百八十所自是突
 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更無寇掠減鎮兵數萬人初詳議不同
睿宗竟用仁
 愿計時咸陽兵二百餘人逃歸仁愿盡擒斬於城下軍中股慄
 盡力六旬而三城俱就本不置壘門及曲餘或問之仁愿曰兵
 法貴在攻取不宜退守寇若至此即當并力出戰迴顧望城猶
 須斬之何用守備生其退歸之心其後常元皆為朔方總管始
 築壘明默啜西擊婆葛破滅之契丹及奚自神功之後常受其徵
 役其地東西萬餘里控弦四十萬自頡利之後最為強盛自恃
 兵威虐用其眾默啜既老部落漸多逃散開元二年遣其子移
 沮可汗及同俄特勒妹婿大拔頡利發石阿失畢率精騎圍逼
 北庭右驍衛令軍郭虔瓘嬰城固守俄而出兵擒同俄特勒于
 城下斬之虜因退縮大拔懼不敢歸攜其妻來奔制授左衛大
 將軍封燕北郡王封其妻為金山公主賜宅一區奴婢十人馬
 十疋物千段明年十姓部落左廂咄六啜右廂五弩失畢五侯
 斤及子婿高麗莫離支高文簡跌跌都督思太等各率其眾相

繼來降前後總萬餘帳令居其河南之舊地授高文簡左衛
外大將封遼西郡公跌跌思太為特進右衛員外大將軍兼跌
跌都督僕煩郡公自餘首領封拜賜物各有差默啜女婿阿史
得胡祿俄又歸朝授以特進其秋默啜與九姓首無陷思布等
戰于磧北九姓大潰人畜多死布思率眾來降四年默啜又北
討九姓拔曳固戰于獨樂河拔曳固大敗默啜負勝輕歸而不
設備遇拔曳固逆率頡質略於柳林中突出擊默啜斬之便與
入蕃使郝靈佺傳默啜首至京師骨咄祿之子闕特勒鳩合舊
部殺默啜子小可汗及諸弟并親信略盡立左賢王默棘連是
為毗伽可汗毗伽以開元四年即位本蕃號為小殺性仁友自
以得國是闕特勒之功固讓之闕特勒不受遂以為左賢王專
掌兵馬是時奚契丹相率款塞突騎施蘇祿自立為可汗突厥
部落頗多雋貳及召默啜時衙官瞰欲谷為謀主初默啜下衙

官盡為闕特勒所殺瞰欲谷以女為小殺可敦遂免死廢歸落
及復用年已七十餘蕃人盡敬伏之俄而降九阿悉爛跌跌思
太等復自河曲叛歸初降戶之南也左衛大將軍單于副都護
張知運盡收其器仗令渡河而蕃人怨怒御史中丞姜晦為巡
邊使蕃人訴無弓矢不得射獵晦悉給還之故有抗敵之具張
知運槩設備與降戶戰于青崗嶺大敗臨陣生擒知運擬將送
與突厥朔方總管薛納率兵追討之賊至大斌縣又為將軍郭
知運所擊賊眾大潰散投黑山呼延谷釋張知運而去上以張
知運喪師斬之以殉小殺既得降戶謀欲南入為寇瞰欲谷曰
唐主英武人和年豐未有間隙不可動也我眾新集猶尚疲羸
須且息養三數年始可觀變而舉小殺又欲修築城壁造寺
觀瞰欲谷曰不可突厥人戶寡少不敵中國百分之一所以常
能抗拒者正以隨逐水草居處無常射獵為業人皆習武強則

進兵抄掠弱則窳伏山林唐兵雖多無所施用若築城而改變舊俗一朝失利必將為唐所併且寺觀之法教人仁弱本非用武爭強之道不可置也小殺等深然其計八年冬御史大夫王峻為朔方大總管奏請西徵拔悉密東發奚契丹兩蕃期以明年秋初引朔方兵數道俱入掩突厥衙帳於稽落河上小殺聞之大恐噉欲谷曰拔悉密今在北庭與兩蕃東西相去極遠勢必不合至峻兵馬計亦無能至此必若能來候其臨到即移衙帳向北三日唐兵糧盡自然去矣且拔悉密輕而好利聞命必是先來王峻與張嘉貞不協奏請有所不愜必不敢動若峻兵馬不來拔悉密獨至即擊取之勢易為也拔悉密果臨突厥衙帳而王峻兵及兩蕃不至拔悉密懼而引退突厥欲擊之噉欲谷曰此眾去家千里必將死戰未可擊也不如以兵躡之去北庭二百里噉欲谷分兵間道先掩北庭因縱卒擊拔悉密之眾

盡為突厥所擒并虜其男女而還噉欲谷迴兵因出赤亭以掠凉州羊馬時楊敬述為凉州都督遣副將及判官元澄出兵邀擊之噉欲谷曰敬述若守城自固即與連和若出兵相當即領軍戰我今乘勝必有功矣敬述下兵至那契丹遇賊元澄令兵士擡臂持滿仍急結其袖會風雪凍烈盡墜弓矢由是官軍大敗元澄脫身而走敬述坐削除官爵白衣檢校凉州事小殺由是大振盡有默啜之眾俄又遣使請和乞與玄宗為子許之仍請尚公主上但厚賜而遣之十三年上將東巡中書令張說謀欲加兵以備突厥兵部郎中裴光庭曰封禪告成之事忽此徵發豈非名實相乖說曰突厥比雖請和獸心難測且小殺者仁而愛人眾為之用闕特驍武善戰所向無前噉欲谷深沉有謀老而益壯李靖徐勣之流也三虜協心動無遺特策我舉國東巡萬一窺邊何以禦之光庭請遣使召其大臣扈從即突厥不

敢不從又亦難為舉動說然其言乃遣中書直省袁振攝鴻臚卿往突厥以告其意小殺與妻及闕特勤噉欲谷等環坐帳中設宴謂振曰吐蕃拘種唐國之與為婚奚及契丹舊是突厥之奴亦尚唐家公主突厥前後請結和親獨不蒙許何也袁振曰可汗既與皇帝為子父子豈合婚姻小殺等曰兩蕃亦蒙賜姓猶得尚公主但依此例有何不可且聞入蕃公主皆非天子女今之所求豈問真假頗請不得亦實蓋見諸蕃振許為奏請小殺乃遣大臣阿史得頡利發入朝貢獻因扈從東巡令仗內馳射扈封畢宴賜遣之然卒不許和親自是比年遣大臣入朝吐蕃以書約同寇邊默棘連不從封上其書帝嘉之詔朔方西受降城許互市歲賜帛數十萬默棘連死國人共立其子為伊然可汗八年卒其弟嗣立為苾伽骨咄祿可汗明年遣使來朝狀登利俄為其左殺判闕特勒所殺遂立毗伽可汗子又為骨

咄葉護所殺立其弟又殺之葉護乃自為可汗天寶初其大節回紇葛邏祿拔悉蜜並起攻葉護殺之尊拔悉蜜之長為頡跌伊施可汗於是回紇葛邏祿自為左右葉護亦遣使者來告國人奉判闕特勒子為烏蘇米施可汗以其子葛臘哆為西殺帝使者諭令內附烏蘇不聽其下不與拔悉蜜等三部共攻蘇米施米施遁亡其西葉護阿布思及葛臘哆率五千帳降以葛臘哆為懷恩王三載拔悉蜜等殺烏蘇米施傳首京師獻太廟其弟白眉特勒鶻隴訇立是為白眉可汗於是突厥大亂國人推拔悉蜜酋為可汗詔朔方節度使王忠嗣以兵乘其亂抵薩河內山擊其左阿波達干十一部破之獨其右未下而回紇葛邏祿殺拔悉蜜可汗奉回紇骨力裴羅定其國是為骨咄祿毗伽闕可汗明年殺白眉可汗傳首獻毗伽可汗妻骨咄祿婆訇可敦率眾自歸天子御花萼樓宴群臣賦詩美其事封可敦為賓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四十三
突厥
國夫人歲給粉直二十萬始突厥國於後魏大統時至是滅後
或朝貢皆舊部九姓云其地盡入回紇始其族分國於西者曰
西突厥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四十三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四十四

宋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天馭 應房 校刊

四裔考 突厥下

西突厥大邏便汗之木杆初木杆與沙鉢略可汗有隙因分為二
大邏便即其國居烏孫之故地東至突厥國西至雷翥海南至
阿波可汗其國西北七千里自焉耆國西北七日至
疎勒北至瀚海在京師西北七千里自焉耆國西北七日至
其南庭自南庭又正北八日行至其北庭鐵勒龜茲及西域諸
國皆歸附之其人雜有都陸及弩矢畢葛邏祿處月處密伊吾
等諸種風俗大抵與突厥同唯言語微異其官有葉護有設有
特勒常以可汗子弟及宗族為之又有一斤屈利啜閻洪達頡
利發吐屯俟斤等官皆代襲其位大邏便既為處邏便可汗所
擒其國立鞅素特勒之子是為泥利可汗至其子達漫號泥厥

四裔考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四十四 限光

處羅可汗即大邏便之種落與北突厥處羅可汗親同非一人也其母向氏本中國人生達漫而泥利卒而向氏又嫁其弟婆實特勒隋開皇末婆實與向氏詣長安處羅可汗居無常處然多在烏孫故地立小可汗分統所部一在石國北以制諸胡一居龜茲北其地名應婆每五月八日相聚祭神歲遣重臣向其先代所居之窟致祭焉煬帝大業六年帝將西討吐谷渾遣侍御韋節召處羅會於大斗拔谷其國人不從羅謝使者辭以故適會其酋長射匱使求婚裴矩因奏曰處羅不朝自恃强大臣請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則易制也射匱者都六之子達頭之孫達頭舊為西面可汗初與因東可汗薜震間死後自立為安迦可汗代為可汗君臨西面今聞其失職附隸於處羅故遣使來以結援耳願厚禮其使拜為大可汗突厥勢分兩從我矣帝從之遂召其使者言處羅不順之意稱射匱有雄心吾將立為大可汗今發兵誅處羅然後

當為婚也射匱聞而大喜與兵襲之處羅大敗棄妻子東走高昌帝遣裴矩將向氏親要左右往曉諭之遂入朝處羅可汗隋煬帝大業中與特勒大奈入朝從征高麗遇江都之亂從宇文化及至河北唐初歸京師封歸義郡王處羅與始畢有隙始畢使人殺之太宗即位以禮改葬闕達設初居於會寧有部落三千餘騎至隋末自稱闕可汗武德初遣使內屬厚加撫慰尋為李軌所滅特勒大奈隋大業中與曷薩那可汗同歸中國及從煬帝討遼東以功授金紫光祿大夫後分其部落於樓煩會高祖舉兵大奈率其眾以從隋將桑明和襲義軍於飲馬泉諸軍多已奔退大奈將數百騎出明和復掩其不備擊大破之諸軍復振拜光祿大夫及定京城以力戰功賞物五千段賜姓史氏武德初從太宗討薛舉又從平王克實建德劉黑闥並有殊功賜宮女三人雜綵萬餘段 貞觀三年累遷右武衛大將軍檢

校豐州都督封賓國公實封三百戶十二年卒贈輔國大將軍
初曷薩那之朝隋也煬帝所留其國人遂立薩那之叔父射匱
為可汗始開土宇東至金山西臨西海自玉門以西諸國皆役
屬之遂與北突厥為敵乃建庭於龜茲北三彌山尋卒弟統葉
護可汗代立統葉護可汗勇而有謀善攻戰遂北并鐵勒西拒
波斯南接罽賓悉歸之控弦數十萬霸有西域據舊烏孫之地
又移庭於石國北千里其西域諸國王悉授頡利發并遣吐屯
一人監統之督其征賦西戎之盛未有也 武德三年遣使貢
條支巨卵時北突厥作患高祖厚加撫結與之并力以圖北蕃
統葉護許以 五年冬大軍當發頡利可汗聞之大懼復許葉
護通和無相征伐統葉護尋遣使來請婚高祖謂侍臣曰西突
厥去我懸遠急疾不相得力今來請婚計將安在封德彝對曰
當今之務莫若遠交而近攻正可權許其婚以威北狄待三數

年後中國全盛徐思其宜高祖許之婚令高平王道立至其國
統葉護大悅遇頡利可汗頻歲入寇西蕃路梗由是未果為婚
貞觀元年遣真珠統俟斤與道立來獻萬釘寶鈿金帶馬五
千疋時統葉護自負強盛無恩於國部落咸怨葛羅祿種多叛
之頡利可汗不欲中國與之和親數遣兵入寇又遣人謂統葉
護曰汝若迎唐家公主要須經我國中而過統葉護患之未克
婚為其伯父所殺而自立是為莫賀咄俟屈利毗可汗令分統
突厥種類為小可汗及此自稱大可汗國人不附弩矢畢部共
推泥熟莫賀設為可汗泥熟不從時統葉護之子啞力特勒避
莫賀咄之難亡在康居泥熟遂迎而立之是為乙毗沙鉢羅肆
葉護可汗連兵不息俱遣使來朝各請婚於我太宗不許諷令
各保所部無相征伐其西域諸國及鐵勒先役屬於西突厥者
悉叛之國內虛耗肆葉護既是舊主之子為衆心所歸其西面

都陸可汗及莫賀咄可汗二部豪帥多來附之又與兵以擊莫
賀咄大敗莫賀咄遁於金山壽為咄陸可汗所害國人乃奉肆
葉護可汗立大發兵北征鐵勒薛延陀逆擊之反為所敗肆葉
護性狼狼信纒無統馭之略有乙利丁汗者於肆葉護功最多
由是授小可汗以非罪族滅之群下震駭莫能自固肆葉護素
憚泥熟而陰欲圖之泥熟遂適焉者其後設卑達官與突厥
矢畢二部豪帥潛謀擊之肆葉護以輕騎遁於康居尋卒國人
迎泥熟於焉耆而立之是為咄陸可汗咄陸可汗者亦稱大度
可汗父莫賀設本隸統葉護武德中常至京師時太宗居藩務
加懷柔與之結盟為兄弟既被推為可汗遣使詣闕請降大使
賜以名號及鼓咄陸可汗明年泥熟卒其弟同俄設立是為
沙鉢羅咄利失可汗咄利失可汗咄利失貞觀九年上表請
婚獻馬五百疋朝廷唯厚加撫慰未許其婚俄而其國分為十

部每部令一人統之號為十設每設賜以一箭故號十箭焉又
分十箭為左右廂各置五箭其左廂號為五咄六部落置五大
數管一箭右廂號為五弩矢畢致五大俟斤管一箭其後或稱
一箭為一部落大箭頭為大首領五咄六部落居碎葉以東五
弩矢畢部落居於碎葉以西自是都號為十姓部落咄利失既
不為眾所歸部眾攜貳為其統吐屯所襲麾下亡散咄利失以
左右百餘騎拒之戰數合統吐屯不利而去咄利失奔其弟步
利設與保焉耆其阿悉吉闕俟斤與統吐屯等召國人將立欲
谷設為大可汗以利失為小可汗統吐屯為人所殺欲谷設兵
又為其俟斤所破咄利失復得故地弩矢畢處月處密等並歸
咄利失十二年西部竟立欲谷設為乙毗咄陸可汗乙毗咄
陸可汗與咄利失中分自伊列河以西屬咄陸以東屬咄利失
咄陸可汗又建庭於烏鐵曷出西謂之北庭自厥越失拔悉彌

駁馬結骨火燭觸木昆諸國皆臣之 十三年唃利失為吐屯
俟利發興欲谷設通謀作難唃利失窮蹙奔於鏃汗而死弩矢
利部落酋帥迎唃利失弟伽那之子薄布特勒而立之是為乙
毗略沙鉢羅葉護可汗乙毗可汗既立建庭於雖合水北謂之
南庭東以伊列河為界自龜茲鄯善且末吐火羅焉耆石國史
國何國穆國康國皆受其節度累遣使朝貢太宗降璽書慰勉
貞觀十五年令左領軍將軍張太師冊授焉賜以鼓纛于時
咄陸可汗與葉護頻相攻擊會咄陸遣使詣闕太宗諭以敦睦
之道咄陸兵衆漸強西域諸國復來歸附未幾咄陸遣石國咄
屯攻葉護擒之送咄陸尋為所殺咄陸可汗既并其國弩矢諸
姓不服咄陸皆叛之咄陸復率兵擊吐火羅破之遣兵寇伊州
安西都護郭恪率輕騎二千自烏骨邀擊敗之咄陸又遣處月
處密等圍天山縣郭恪又擊走之恪乘勝進據處月俟斤所居

之城追奔及於過索山斬首千餘級降其處密之衆而歸咄陸
初以泥熟啜自檀取所斬之以徇尋為泥熟啜部將胡錄屋所
襲衆多亡逸其國大亂 貞觀十五年部下屈利啜等謀欲廢
咄陸各遣使詣闕請立可汗太宗遣使齎璽書立莫賀咄乙毗
可汗之子是為乙毗射匱可汗乙毗立乃發弩矢畢兵就白水
擊咄陸大敗之咄陸自知不為衆所附乃西走吐火羅國中國
使人先為咄陸所拘者射匱悉以禮資送歸長安復遣使貢方
物請賜婚太宗許之令割龜茲于闐疎勒殊俱波葱嶺等五國
以充聘禮及太宗崩賀魯反叛射匱部落為其所併阿史那賀
魯者曳步利設射匱特勒之子也阿史那步真既來歸國咄陸
可汗乃立賀魯為葉護以繼步真居於多邏斯川在西州直北
千五百里統處月處密姑蘇葛邏祿卑失五姓之衆其後咄陸
西走吐火羅國射匱可汗遣兵迫逐賀魯不常厥居 貞觀二

十三年乃率其部落內屬詔居庭州尋授左騎衛將軍瑤池都督永徽二年與其子啞運率眾西遁據咄陸可汗之地總有西域諸部建牙于雙河及千泉自號沙鉢羅可汗統攝咄陸弩矢畢十姓其咄陸有五弩矢畢有五俟斤各有所部勝兵數十萬並羈屬賀魯其咄陸有五弩一曰處月木昆律毀二曰胡曰突騎賀羅陀毀五曰鼠尼施處半弩矢畢有五俟斤一曰阿息結弩矢畢為強盛二曰哥舒開俟斤三曰拔塞幹散沙鉢斤五曰哥舒處半俟斤西域諸國亦多附隸焉賀魯尋立啞運為賀咄葉護數侵擾西蕃諸部又進寇庭州三年詔遣左武侯大將軍梁建方右騎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率燕然都護所部迴紇兵五萬騎討之前後斬首九千級虜渠帥六十餘人四年咄陸可汗死其子真珠葉護與五弩矢畢請擊賀魯破其牙帳斬首千餘級顯慶二年遣左屯衛將軍蘇定方燕然都護任雅相副都護蕭嗣業左驍衛大將軍瀚海都督迴紇婆閏

等率師討擊仍使右武衛大將軍阿史那彌射左屯衛大將軍阿史那步真持節為安撫大使定方至曳咥河西賀魯率胡祿屋闕啜等二萬餘騎列陣而待定方率嗣業總管任雅相與之交戰賊眾大敗斬其大首領護都塔吐谷達官等二百餘人賀魯及闕啜輕騎奔竄渡伊麗河水溺死者甚眾嗣業至千泉賀魯夏牙之處彌射進軍伊麗水處密處月部落率眾來降彌射進次雙河賀魯先使步失達官鳩集散卒據柵拒戰彌步真攻之大潰又與蘇定方攻賀魯於葉水大破之賀魯與啞運欲投鼠糲設至石國之蘇咄城傍人馬饑乏城主伊沮達官詐將酒食出迎賀魯信其言入城返被拘執蕭嗣業既至石國鼠糲設乃以賀魯之屬俘至京師令獻于昭陵及太社高宗特免死分其種落置崑陵濛池二都護府其所役屬諸朝國皆分置州府西盡于波斯並隸安西都護府四年賀魯卒詔葬于頡利

墓側刻石以紀其事阿史那彌射者室黠蜜可汗五代孫也初室黠蜜為十大首領有兵十萬眾徃平西域諸朝國自立為可汗號彌射在本蕃為莫賀咄葉護與族兄步真有隙以貞觀十三年率所部處月處蜜入朝授右監門大將軍其後步真遂自立為咄陸葉護其部落多不伏委之遁去步真攜家屬入朝授左屯衛大將軍彌射從太宗征高麗有功封平襄縣伯顯慶五年轉左武衛大將軍及討賀魯乃冊立彌射為興昔亡可汗兼左衛大將軍崑陵都護分押賀魯下五咄陸部落步真授繼往絕可汗兼右衛大將軍濛池都護仍分押五弩矢畢部落因令與盧永慶等准其部落大小職位高下節級授刺史以下官龍朔中又令彌射步真俱率所部從颶旱海道大總管蘇海政討龜茲步真嘗欲并彌射部落遂密告海政云彌射欲謀反請以計誅之海政兵纒數千懸師在彌境內遂集軍吏

而謀曰彌射若反我輩即無唯類今宜先舉事則可克捷乃僞稱有勅令大總管齎物數百萬段分賜可汗諸首領由是彌射率其麾下隨例請海政盡收斬之其後西蕃盛言彌射非反為步真所誣而海政不能審察濫行誅戮武太后臨朝以十姓無主數年部落多散垂拱初遂擢授彌射于右豹韜衛翊府中郎元慶為左玉鈐衛將軍兼崑陵都護令襲興昔亡可汗押五咄陸部落步真子解瑟羅為右玉鈐衛將軍兼濛池都護押五弩矢畢部落尋進授元慶右衛大將軍如意元年為來俊臣誣構謀反被害其子獻配流崖州長安三年召還累授右驍衛大將軍襲父興昔亡可汗克安撫招慰十姓大使獻本蕃漸為默啜及烏質勒所侵遂不敢還國開元中累遷右金吾大將軍卒于長安阿史那步真者在本蕃授右屯衛大將軍與彌射討平賀魯加授驃騎大將軍行右衛大將軍濛池都護繼往絕

可汗押五弩矢畢部落尋卒其子斛瑟羅本蕃為步利設垂拱
初授右王鈴衛將軍兼濛池都護襲繼往絕可汗押五弩矢畢
部落 天授元年拜左衛大將軍改封竭忠事主可汗仍兼濛
池都護尋卒子懷道神龍中累授右屯衛大將軍光祿卿轉大
僕兼濛池十姓可汗自垂拱以後十姓部落頻被突厥默啜侵
掠死散殆盡乃隨斛瑟羅統六七萬人徙居內地西突厥阿史
那氏於是遂絕 突厥施烏質勒者西突厥之別種也初隸在
斛瑟羅下號為莫賀達干後以斛瑟羅用法嚴酷擁眾背之尤
能撫恤其部落由是為遠近諸胡所歸附其下置都督二十員
各統兵七千人常屯聚碎葉西北界後漸攻陷碎葉徙其牙
帳居之東北與突厥為隣西與諸胡國相接至庭州斛瑟羅以
部眾削弱自武太后時入朝不敢還蕃其地並為烏質勒所并
及卒其長子婆葛代統其眾詔便立婆葛為金河郡王仍賜以

宮女四人初婆葛代父統兵烏質勒下部將闕啜忠節甚忌之
以兵部尚書宗楚客當朝在勢密遣使齎金七百兩以賂楚客
請停婆葛統兵楚客乃遣御史中丞馮嘉賓充使至其境陰與
忠節籌其事并自致書以申意在路為婆葛遊兵所獲遂斬嘉
賓仍進兵攻陷火燒等城遣上表欲索楚客頭 景龍三年婆
葛弟遮弩恨所分部落少於其兄遂叛入突厥請為導以討婆
葛婆葛默啜乃留遮弩遣兵二萬人與其左右來討婆葛擒之
與婆葛俱殺之默啜兵還婆羅下部將蘇祿鳩集餘眾自立為
可汗 蘇祿者突騎施別種也頗善緩撫十姓部落漸歸附之
有眾二十萬遂雄西域之地尋遣使來朝 開元三年制授蘇
祿為左羽林衛大將軍金方道經略大使特遣侍御史解忠順
齎璽書冊立為忠順可汗自是每年遣使朝獻上乃立史懷道
女為金河公主以妻之時杜暹為安西都護公主遣牙官齎馬

千正詣安西牙市使者宣公主教與暹暹曰阿史那氏女豈合
宣教與吾節度使耶杖其使者留而不遣其馬經寒雪盡死蘇
祿大怒發兵分寇四鎮會暹入為相趙頤貞代為安西都護城
中久之由是四鎮貯積及人畜並為蘇祿所掠而去安西僅全
俄又遣使入朝獻方物 十八年蘇祿使至京師上御丹鳳樓
設宴時突厥先遣使入朝是日亦來同宴與蘇祿使爭長突厥
使曰突騎施國小本是突厥之臣不宜居上蘇祿使曰今日此
宴乃為我設不合居下中書門下及百寮遂於東西幕下兩處
分坐突厥使在東突騎施使在西宴訖厚賚而遣蘇祿性尤清
儉每戰伐有功所克獲盡分與將士及諸部落其下愛之甚焉
其用潛又遣使南通吐蕃東附突厥及吐蕃亦嫁女與之蘇祿
既以三國女為可敦又分立數子為葉護費用漸廣先既不為
積貯晚年抄掠所得者留不分之又因風病一手攣縮其下諸

部心始攜貳有大首領莫賀達于都摩度兩部落為強盛百姓
又分為黃姓黑姓兩種互相猜阻 二十六年莫賀達于勒兵
夜攻蘇祿殺之都摩度初與莫賀達于連謀俄又相背立蘇祿
之子吐火仙為可汗以輯其餘眾與莫賀達于自相攻擊莫賀
達于遣使告安西都護蓋嘉運嘉運率兵討之大破都摩度之
眾臨陣擒吐火仙并收得金河公主而還又欲立史懷道之子
昕為可汗以鎮撫之莫賀達于不許曰討平蘇祿本是我之元
謀若立史昕為主則國家何以賞於我乃不立史昕便令莫賀
達于統眾 二十七年嘉運率將士詣闕獻俘上御花萼樓以
宴之仍從將吐火仙獻于太廟俄又黃姓黑姓自相屠殺各遣
使降附至德後中國多故不暇治也乾元初黑姓可汗阿多裴
羅猶能遣使者入朝大曆後葛邏祿盛徙居碎葉川二姓微至
臣役於葛祿斛瑟羅餘部附回鶻及其破城有特麗勒居焉著

城葉護餘部保金莎領衆至二十萬唐末爲諸蕃所侵部族微弱亦常來朝首後唐 天成二年其首領張慕晉等來朝貢長興二年其首領杜阿熱來朝晉 天福六年其首領遣使薛同海以下十七人來朝貢

鐵勒

鐵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種類最多自西海之東依據山谷往往不絕獨洛河北有僕骨同羅韋訖拔也古覆羅並號侯斤蒙陳吐紇紇期結渾斛薛等諸姓勝兵可二萬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則有契弊薄落職乙咥蘇婆那曷烏護骨紇也咥於尼護等勝兵可二萬金山西南有咥延陀咥勒兒十盤達契等萬餘兵康國北傍阿得水則有訶咥曷截撥忽咥干具海曷比悉阿嗒蘇之也未渴達等三萬餘兵傍疑海東西蘇路揭三索

振九離伏盟昏等鬻鴉近二萬人北海南則都波等雖姓氏各別總謂爲鐵勒並有君長屬東西兩突厥隨水草流移人性凶忍善於騎射貪婪尤甚以寇掠爲生近西邊者頗爲藝植多牛羊而少馬突厥國有東西征討皆資其用以制北荒十六國慕容垂時塞北後魏末河西並云有勅勒部鐵勒蓋言訛也隋大業元年突厥處羅可汗擊鐵勒諸部厚其稅斂又猜忌薛延陀等恐爲變遂集其魁帥數百人盡誅之由是一時反叛拒處羅遂立侯利發侯斤契弊歌糧爲易直莫河可汗居倉汗山復立薛延陀內俟斤字也空爲小可汗處羅旣敗莫何始大焉其得衆心爲鄰國所憚伊吾高昌焉耆諸國悉附之其俗大抵與突厥同唯丈夫婚畢就便妻家待產乳男然後歸此其異也大業三年遣使貢方物自是不絕

薛延陀

薛延陀鐵勒之別部前燕慕容烏特匈奴單于賀賴頭與薛部
 雜居因號薛延陀可汗姓壹利吐氏代為強族初蠕蠕之滅也
 並屬于突厥而部中分在鬱督軍山者東屬于始畢在貪汗山
 者屬于葉護其主夷男唐貞觀中遣使朝聘為毗伽可汗居大
 漠之北俱淪水南去長安萬四千餘里後鐵勒僕骨同羅共擊
 薛延陀大敗太宗以其破亡遣江夏王道宗左衛大將軍阿史
 那杜爾為瀚海道安撫使初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遣使請婚
 太宗許以女妻之徵可汗備親迎之禮詔幸靈州與之禮會延
 陀先無府藏調斂其國且行萬里既涉沙磧無水草而羊馬多
 死遂後期太宗於是停幸靈州既而稱羊馬損耗將半於是返
 其使者群臣或云許公主以妻延陀邊境得以休息納其驛聘
 不可失信於番人宜在速成太宗曰君等知古而不知今昔漢
 家匈奴強而中國弱所以厚飾子女嫁與單于今中國強而北

狄弱漢兵千人堪擊其數萬延陀所以扶服稽顙悉我所為不
 敢驕慢者以新得立為君長雜居非其本屬將衛大國用服其
 衆彼同羅僕骨等十餘部落兵各數萬足制延陀所以不敢發
 者以延陀為我所立懼中國也若今以女妻之大國予增崇
 其禮深結黨援雜姓部落更尊服之夷狄之人豈知恩義微不
 得意勒兵南下所謂養獸自噬也今不與其女使命頗簡諸姓
 部落知吾棄之其爭擊延陀必矣既而李思擊數侵掠之延陀
 復使突利失寇定襄掠百姓太宗遣英國公李勣援之虜已出
 塞而還太宗以璽書責讓之可汗乃遣使致謝復請發兵助軍
 太宗優詔答而止焉會毗伽可汗齋子拔灼立時王師征遼謀
 入寇知有備不果拔灼性不克好殺國人不安其貴臣阿波設
 率衆與唐使者遇於靺鞨東鄙小戰不利還怖國人曰唐兵至
 矣衆大擾諸部遂潰拔灼遁去俄為回紇所殺盡屠其宗立毗

伽昆弟子咄摩支為可汗上言願保鬱督軍山帝詔崔敦禮與李勣慰安之陰詔勣等曰降則撫之叛則擊之勣至咄摩支大駭陰欲拒戰外好言乞降勣縱兵擊斬五千餘級係老弱三萬遂滅其國咄摩支自降拜右武衛將軍賜田宅後三年餘部叛以右領軍大將軍失執力思討平之永徽時延陁部亡散者悉還高宗為置嶧彈州處安之

僕胥

僕胥者鐵勒之別部習俗與突厥略同在多濫東境勝兵萬餘與同羅宿敦隣好最居北偏先臣于頡利苦頡利亂政後附薛延陁貞觀中遣使朝貢及延陁之滅也其大酋婆旬使利發歌藍伏延詣闕內附

同羅

同羅者鐵勒之別部也在薛延陁之北去長安萬七千五百里戶萬五千俗與突厥略同初臣突厥苦頡利之政亂太宗時其酋侯利發時健啜遣使內附中間無聞泊天寶初其酋帥阿布思以萬餘帳來降處之朔方河南之地給其廩食每歲仍費繒絮數十萬段其河曲郡縣倉廩為之空虛至十年背叛劫掠諸姓部落遂還漠北尋為迴紇所破黨眾離散阿布思後奔葛邏祿北庭節度程千里購之以獻戮於京師安祿山反劫其兵用之號曳落河曳落河猶言健兒云

都波

都波者鐵勒別種南去迴紇十三日行分為三部自相統攝結草為廬無牛羊不知耕稼土多百合草取其根以為糧兼捕魚射獵為食而衣貂鹿之皮貧者緝鳥羽以為服婚姻富者以馬貧用鹿皮及草根為聘禮死亡以木櫃盛屍置山中或懸於樹上送葬哭泣略與突厥類莫知四時之候國無刑罰偷盜倍徵

其賊 貞觀二十一年遣使朝貢

拔野古

拔野古亦鐵勒之別部在僕骨東境勝兵萬其地豐草人皆殷富其酋俟利發屈利失 貞觀二十一年舉其部來降其地東北千餘里曰康干河投松木入水 二年乃化為石其色青有國人居住其人謂之康千石其松為石以後仍似松文人皆著木脚水上逐鹿以耕種射獵為業國多好馬又出鐵風俗與鐵勒同言語稍別唐 貞觀三年與僕骨同羅奚霫同入朝 二十一年大俟利發屈利失舉部內屬置幽陵督府拜屈利失右武衛大將軍即為都督顯慶時與思結僕因同羅叛遣鄭仁討斬其渠帥天寶間能自來朝

多濫葛

多濫葛在薛延陀東濱同羅水勝兵萬人自古未嘗通中國延

陀已滅其酋侯斤多濫葛末與迴紇皆朝以其地為燕然都督府就授其酋世為都督

斛薛

斛薛亦鐵勒之別部在多濫葛北境兩姓合居勝兵七千既來朝列其地為州縣

阿跋

阿跋亦鐵勒之別部在多濫葛西北勝兵千七百隋代號訶室部是也遷徙無常所唐初來朝以地為鷄田州開元中跋跌思秦自突厥來其後光顏光進皆以戰功至大官賜姓李氏附屬籍

契苾羽

契苾亦曰契苾羽在焉耆西北鷹婆川多覽葛之南其酋哥楞自號可汗弟莫賀咄特勒皆有勇莫賀咄死子何力紐率其部

來歸時 貞觀六年也詔處之甘涼間以其地為榆溪州 永徽四年以其部為賀蘭都督府隸燕然都護何力有戰功忠節臣也大和中其種帳附於振武云

鞠國

鞠國在拔野古東北五百里六日行至其國有樹無草但有地苔無羊馬家畜鹿如中國牛馬使鹿牽車可勝三四人人衣鹿皮食地苔其俗聚木為屋尊卑共處其中

俞柁

俞柁國在鞠國東十五日行其土地寬大百姓衆多風俗與拔野古同少牛馬多貂鼠

大漠

大漠國在鞠國北饒羊馬人極長大長者至丈三四尺問其國云北有骨師國共大漠相接

白雪

白雪居鮮卑故地直京師東北五千里與同羅僕骨接避薛延陀保與支水冷陁山南契丹北烏羅渾東靺鞨西拔野古地圓袤二千里山繚其外勝兵萬人業射獵以赤皮綠衣婦貫銅釧以子鈴綴襟其部有三曰居延曰無若沒曰潢水其君長臣突厥頡利可汗為俟斤唐貞觀中再來朝後列其地為寘頡州以別部為居延州即用俟斤為刺史 顯慶五年授酋長李含珠為居延都督含珠死弟厥都繼之後無聞焉

庫莫奚

庫莫奚其先東部鮮卑宇文之別種初為慕容晃所破遺落者窟匿松漠之間其地今柳城郡之北其俗甚不潔而善射獵好為寇抄魏登國三年道武親自出討至弱水南大破之獲馬牛羊豕十餘萬魏既入中原諸種與庫莫奚滋盛及開遼海置戍和龍諸夷

震懼各獻方物文成獻文之世歲致名馬 孝文二十年入寇
安州擊走之後復款附求入塞交易許之歲常朝獻至武定以
來不絕齊時亦入貢及 突厥興而臣屬之後稍強盛分爲五
部一曰辱紇主二曰莫賀弗三曰契箇四曰木崑五曰室得理
饒樂水北即鮮卑故地一名如洛環水 蓋饒樂之訛也每部置侯斤一人爲其
師隨逐水草頗同 突厥有阿會氏五部中爲盛諸部皆歸之
其俗死者以葦薄裹屍懸之樹上其後款附至隋代號曰奚突
厥稱蕃人後亦遣使入朝奚部落並在令柳城 郡東北二千餘里唐 開元五年
二月奚首領李大酺入朝封從外生女辛氏爲固安公主以妻
之 八年大酺死共立其弟魯蘇爲主詔仍以固安公主爲
妻父之契丹可突于反脅奚衆附突厥魯蘇不能制奔榆關趙
含章討平之衆稍自歸 明年酋李詩部落五千帳來降以其
地爲歸義州授其首都督李詩死子延龍嗣後與契丹叛詔立

它酋婆固爲都督昭信王以定其部落玄宗世八入朝獻至德
以後朝獻不絕 元和元年君梅落身入朝拜檢校司空歸成
郡王賜姓李氏然陰結回鶻室韋兵犯西城振武憲宗世四朝
獻 太和四年復寇邊盧龍李載義破之 大中元年北部諸
山奚悉叛盧龍張仲武禽酋渠燒帳落二十萬 咸通九年其
王入朝是後契丹方強奚不敢亢而舉部後屬當唐之末居陰
涼川在營府之西幽州之西南皆數百里有人馬二萬騎分爲
五部一曰阿蒼部二曰啜米部三曰粵質部四曰奴皆部五曰
黑訖支部後徙居琵琶川在幽州東北數百里地多黑羊馬趁
前蹄堅善走其登山逐獸下上如飛契丹阿保機疆盛室韋奚
雪皆服屬之奚人常爲契丹守界上而苦其苛虐奚王去諸怨
叛以別部西徙媯州依北山射獵常採北山麝香仁參賂劉守
光以自託其族至數千帳始分爲東西夷去諸之族頗知耕種

歲借邊民荒地種稼秋熟則來穫窖之山下人莫知其處爨以
平底瓦鼎煮糲為粥以寒水解之而飲去諸卒子掃刺立後唐
莊宗滅劉守光賜掃刺姓李更其名紹威卒子拽刺立同光以
後紹威父子數遣使朝貢初紹威娶契丹女舍利逐不魯之姊
為妻後逐不魯叛亡入西奚紹威納之晉高祖入立割幽州鴈
門以入于契丹是時紹威與逐不魯皆已死耶律德光已立晉
北歸拽次迎謁馬前德光曰非爾罪也負我者掃刺與逐不魯
爾乃發其墓粉其骨而颺之後德光滅晉拽刺常以兵從其後
不復見於中國自去諸徙媯州自別為西奚在琵琶川者亦為
契丹所并不復能自見云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四十四

契丹

宋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明 斬陽 馮 天馭 應房 校刊

四裔考 契丹上

契丹本東胡種其先為匈奴所破保鮮卑山與庫莫奚異種而
同類並為慕容氏所破俱竄於松漠之間其俗頗與靺鞨同父
母死而悲哭者為不壯但以屍置於山樹之上經三年之後乃
取其骨而焚之因酌酒而祝曰冬月時向陽食夏月時向陰食
若我射獵時使我多得猪鹿其無禮頑嚚於諸夷最盛後魏初
大破之遂逃迸與庫莫奚分背經數十年稍滋蔓有部落於和
龍之北數百里和龍今柳城郡多為寇盜魏太武帝真君以來歲貢名
馬於是東北群狄悉萬丹部阿大何部伏弗郁部羽林部日連
部匹黎部比六于部各以其名馬文皮入獻皆得交市於和龍

密雲之間密雲郡齊受魏禪入貢不絕天保四年犯塞文宣北討大破之虜十餘萬口雜畜數十萬頭其後復為突厥所逼又以萬家寄於高麗隋開皇末有別部四千餘家背突厥來降文帝方與突厥和重失信遠人乃悉給糧令還本部勅突厥拊納之固辭不去部落漸衆遂北逐水草畜牧有征伐則酋帥相與議之興兵動衆合如符契突厥沙鉢略可汗遣吐屯潘埏統之契丹殺吐屯而遁隋大業七年遣使貢方物唐武德中其大酋孫敖曹等遣人來朝而君長或入寇邊後二年君長上名馬豐貂貞觀初摩會相降突厥不欲外夷與唐合請以梁師都易契丹太宗曰契丹外夷已降我不可索師都我叛臣詎可易降者不許明年摩會復入朝自是有常貢二十二年契丹師窟哥率其部內屬以契丹部為松漠都督府拜窟哥為持節十州諸軍事松漠都督封無極男賜姓李置都督府於營州兼置東夷都

護以統松漠饒樂之地武太后萬歲通天元年五月窟哥曾孫松漠都督屬摩松漠都督府屬今柳城郡李盡忠與其妻兄歸誠州刺史萬榮殺都督趙文翹舉兵反陷營州今柳城自號可汗命左鷹揚將軍曹仁師右金吾將軍張元遇右武威大將軍李多祚司農少卿麻仁節等二十八將討之遇賊於西硤石黃麋谷官軍敗績元遇仁節没于賊李盡忠死孫萬榮代領其衆攻陷冀州今信都郡刺史陸寶積死之又陷瀛州屬縣今河間郡又遣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王孝傑與蘇宏暉率兵十八萬與孫萬榮戰于東硤石官軍又大敗孝傑没於陳宏暉弃甲而遁又命河內王武懿宗為大總管右肅政御史大夫婁師德為副沙吒忠義為前軍率兵二十萬以討破之萬榮為其家奴所殺其黨遂潰乃附于突厥開元初盡忠從父弟都督失活以默啜政衰率部落來降玄宗賜丹書鉄券五年以宗女為永樂公主出降契丹松漠王

李失活失活死以其弟娑固襲封後為其酋可突于所殺奉娑
固從父弟鬱于為君詔即拜鬱于襲封以宗室出女慕容氏為
公主妻之鬱于死弟吐于嗣吐于為可突于所逼來奔可突于
奉其弟邵固統眾詔許襲封後三年可突于殺邵固立屈烈為
王脅眾共降突厥詔幽州長史范陽節度使趙含章等八總
管兵擊之大破其師可突于走明年復寇邊幽州長史張守珪
圍之可突于為其下所殺支黨皆散二十五年守珪討契丹再
破之天寶四載契丹大酋李懷秀降拜松漠都督封崇順王以
宗室出女獨孤為靜樂公主妻之是歲殺公主叛去范陽節度
使安祿山討破之更封其酋楷落為恭仁王代松漠都督祿山
方幸表討契丹以向帝意發幽州雲中平盧河東兵十餘萬以
奚為導大戰潢水南祿山敗死者數千自是祿山與相侵掠
未嘗解至其反乃已契丹在開元天寶間使朝獻者無慮二十

故事以范陽節度為押奚契丹使自至德後藩鎮擅地務自安
障戍斥候益謹不生事于邊奚契丹亦鮮入寇歲選酋豪數十
入長安朝會每引見賜與有秩其下率數百皆駐館幽州至德
寶應時再朝獻大曆中十三貞元間三元和中七大和開成間
凡四然天子惡其外附回鶻不復官爵渠長會昌二年回鶻破
契丹酋屈戌始復內附拜雲臺將軍守右武衛將軍於是幽州
節度使張仲武為易同鶻所與舊印賜唐新印曰奉國契丹之
印咸通中其王習爾之再遣使者入朝部落漸又彊習爾之死
族人欽德嗣光啓時方天下盜興北疆多故乃鈔奚室韋小小
部種皆役服之其居曰梟羅箇沒里沒里者河也是謂潢水之
南黃龍之北得鮮卑之故地當唐之末其地北接室韋東隣高
麗西界奚國而南至營州其部族之大者曰大賀氏後分為八
部其一曰但利皆部二曰乙室活部三曰實活四曰納尾部五

曰頻沒部六曰內會鷄部七曰集解部八曰奚嗚部部之長號大人而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統八部至其歲久或其國有灾疾而畜牧衰則八部聚議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為約本如此不敢爭某部大人遙輦次立時劉仁恭據有幽州數出兵摘星嶺攻之每歲秋霜落則燒其野草契丹馬多飢死以良馬賂仁恭求市牧地請聽盟約甚謹八部之人以為遙輦不任事選於其衆以阿保機代之阿保機亦不知其何部人也為人多智勇而善騎射是時劉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機乘間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縣置城以居之漢人教阿保機曰中國之王無代立者由是阿保機益以威制諸部而不肯代其立九年諸部以久不代責請之阿保機不得已傳其旗鼓而謂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漢人多矣吾欲自為一部以治漢城可乎諸部許之漢城在灰山東南樂河上有鹽

鐵之利乃後魏滑鹽縣也其地可植五穀阿保機率漢人耕種為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漢人安之不復思歸阿保機知衆可用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諸部大人曰我有鹽池諸部所食然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鹽有主人可乎當來徧我諸部以為然共以牛酒食鹽池阿保機伏兵其旁酒酣伏發盡殺諸部大人遂立不復代梁將慕容晉王李克用使人聘于契丹約為兄弟贈金帛甚厚期共舉兵擊梁阿保機既而背約遣使聘梁稱臣約共滅晉後唐莊宗天祐十三年契丹寇晉蔚州又攻破新州莊宗遣周德威擊之德威兵敗走幽州契丹圍之幽薊之間虜騎遍野德威拒守百餘日契丹兵敗乃解去阿保機多用漢人漢人教以隸書之半增損之作文字數千以代刻木之約又制婚姻置官号乃僭稱皇帝自號天皇王以其所居橫帳地名為姓曰世里世里譯者謂之耶律名年曰天贊以其所

居爲上京起樓其間号西樓又於其東千里起東樓北三百里起北樓南木業山起南樓往來射獵四樓之間好鬼而貴日每月朔日東向而拜日其會聚視國事皆以東向爲尊四樓門屋皆東向莊宗討張文禮圍鎮州定州王處直懼鎮且亡晉兵必併擊已乃遣子郁說契丹入塞以牽晉兵郁謂阿保機曰鎮州金帛山積姬女羅綺盈廷張文禮得之爲晉所攻懼死不暇故留以待皇帝阿保機大喜乃空國入寇攻幽州不克又攻涿州陷之遂攻中山渡沙河莊宗自將鉄騎五千乘虜散走會天大雪契丹人馬飢寒多死乃引兵去雖無所得而歸然自此頗有窺中國之意惠女真渤海在其後欲擊渤海懇中國乘其虛乃遣聘使唐通好同光間使者再至莊宗崩明宗遣供奉官姚坤告哀於契丹阿保機問坤以洛陽之變仰天大哭曰晉王與我約爲兄弟河南天子即吾兒也昨聞中國亂欲以甲馬五萬往

助我兒而渤海未除志願不遂又曰我兒旣沒理當取我商量新天子安得自立坤曰新天子將兵二十年位至大總管所領精兵三十萬天時人事其可得違其子突欲在側曰使者無多言蹊田奪牛豈不爲過坤曰應天順人豈比匹夫之事至如天皇王得國而不代豈彊取之邪阿保機即慰勞坤曰理正當如是尔又曰吾聞此兒有宮婢二千人樂官千人放鷹走狗嗜酒好色任用不肖不惜人民此其所以敗也我自聞其禍即舉家斷酒解放鷹犬罷散樂官我亦有諸部樂官千人非公宴不用我若所爲類吾兒則亦安能長久又謂坤曰吾能漢語然絕口不道於部人懼其効漢而怯弱也因戒坤曰尔當先歸吾以甲馬三萬會新天子幽鎮之間共爲盟約與我幽州則不復侵汝矣阿保機攻渤海取其扶餘一城以爲東丹國以其長子人皇王突欲爲東丹王已而阿保機病死述律護其喪歸西樓立其

次子元帥太子耀屈之坤從至西橫而還耀屈之後更名德光
謚阿保爲太聖皇帝德光立三年改元天顯遣使聘唐明帝厚
禮之遣使報聘會定州王都反求援於契丹契丹遣禿餒前刺
將兵援都唐遣王晏球破定州擒禿餒等斬之擒其壯健者五
千餘人爲契丹直初阿保機死長子東丹王突欲當立其母述
律愛德光德光智勇素服諸部共布旨請立德光突欲不得立
長興元年自扶餘泛海奔唐明宗賜其姓爲東丹更名曰慕華
拜懷化軍節度使後又更姓李名贊華契丹自阿保機時侵滅
諸國稱雄北方及救王都爲王晏球所敗喪其萬騎又失赫邈
等皆名將而述律尤思念突欲由是卑辭厚幣數遣使聘中國
因求歸赫邈前刺等唐輒斬其使而不報當此之時中國之威
幾振距幽州北七百里榆關東臨海北有兔耳覆舟山皆
斗絕並海東比有路狹僅通車其旁地可耕植唐時置東西狹

西涿疇米磚長楊黃花紫蒙白狼等戍以拒契丹於此戍兵常
自耕食惟衣絮歲給幽州久之皆有田宅養子孫以堅守爲已
利自唐末幽薊戍兵發散契丹因得出陷平營而幽薊之人歲
苦寇鈔自涿州至幽州百里人迹斷絕轉餉常以兵護送契丹
多伏兵鹽溝以擊奪之莊宗之末趙德鈞鎮幽州於鹽溝置良
鄉縣又於幽州東五十里築城皆戍以兵及破赫邈等又於其
東置三河縣由是幽薊之人始得耕牧而輸餉可通德光乃西
徙橫帳居揆刺泊出寇雲朔之間明宗患之以石敬瑭鎮河東
總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禦之應順清泰之間調發饋餉遠
近勞敝德光事其母甚謹常侍立其側國事必告而後行石敬
瑭反唐遣張敬達等討之敬瑭遣使求救於德光稱臣以父事
之約事捷之後割盧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契丹兵
出鴈門車騎連亘數十里唐兵大敗遂築壇晉城南立敬瑭爲

皇帝敬瑋自太原入洛陽德光送至潞州先時唐廢帝遣趙德均并其子延壽將兵禦契丹德鈞陰遣人聘德光立求已為帝德光指穹廬前巨石謂德鈞使者曰吾已許石郎矣石爛可改也德光至潞州遂執德鈞父子而去後以延壽為幽州節度使封燕王契丹當莊宗明宗時攻陷營平二州及已立晉又得鴈門以北幽州節度管內一十六州乃以幽州為燕京改天顯十一年為會同元年更其國號大遼置百官皆依中國采周中國之人晉高祖每遣使聘問奉表稱臣歲輸絹三十萬匹其餘寶玉珍異下至中國飲食諸物使者相屬於道無虛日德光約高祖不稱臣更表為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德光遣中書令韓頻奉冊高祖為英武明義皇帝高祖復遣趙瑩馮道等以太常鹵簿奉冊德光及其母尊號終其世奉之甚謹高祖崩出帝即位德光怒其不先以告而又不上表不稱臣而稱孫數遣使者責

晉晉大臣皆恐而景延廣對契丹使者語獨不遜德光益怒楊光遠反青州招之開運元年春德光傾國南寇分其眾為三西出鴈門攻并代劉知遠擊敗之于秀容東至于河陷博州以應光遠德光與延壽南攻陷貝州德光屯元城兵及黎陽晉出帝親征遣李守貞等東馳馬家渡擊敗契丹而德光與晉相距于河月餘聞馬家渡兵敗乃引眾擊晉戰于戚城德光臨陣望見晉軍旗幟光明而士馬嚴整有懼色謂其左右曰楊光遠言晉家兵馬半已餓死何其盛也兵既交殺傷相半陣間斷箭遺鏃布厚寸餘日暮德光引去分其兵為二一出滄州一出深州以歸二年正月德光復傾國入寇圍鎮州分兵攻下鼓城等九縣杜重威守鎮州閉壁不敢出契丹南掠邢洛磁至于安陽河千里之內焚剽殆盡契丹見大桑木罵曰吾知紫披襖出自汝身吾豈容汝活邪束薪於木而焚之是時出帝病不能出征遣張

從恩安審騎皇甫遇等禦之過前渡漳水遇契丹戰于榆林幾為所虜審琦從後救之契丹望見塵起謂救兵至引去而從恩畏怯不敢追亦引兵南走黎陽契丹已北而出帝疾少間乃下詔親征軍于澶州遣杜重威等北征契丹歸至虎北聞晉軍且至即復引而南及重威戰于陽城衛村晉軍飢渴鑿井輒壞絞泥汁而飲德光坐奚車中呼其衆曰晉軍盡在此矣可生擒之然後平定天下會天大風晉軍奮死擊之契丹大敗德光喪車騎一白橐駝而走至幽州其首領大將各斃數百獨趙延壽免焉是時天下旱蝗晉人苦兵乃遣開封府軍將張暉假供奉官聘于契丹奉表稱臣以修和好德光語不遜然契丹亦自厭兵德光母述律嘗謂晉人曰南朝漢兒爭得一向卧邪自古聞漢來和蕃不聞蕃去和漢若漢兒實有回心則我亦何惜通好晉亦不復遣使然數以書招趙延壽延壽見晉衰而天下亂嘗有

意窺中國而德光亦嘗許延壽滅晉而立之延壽得晉書偽為好辭報晉言身陷虜思歸約晉發兵為應而德光將高牟翰亦詐以瀛州降晉晉君臣皆喜三年七月遣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等出兵為延壽應兵趨瀛州牟翰空城而去晉軍至城下見城門皆啓疑有伏兵不敢入遣梁漢璋追牟翰及之漢璋戰死重威等軍屯武彊德光聞晉出兵乃入寇鎮州重威西屯中渡與德光夾水而軍德光分兵並西山出晉軍後攻破樂城縣縣有騎軍千人皆降於虜德光每獲晉人刺其面文曰奉勅不殺縱以南歸重威等被圍糧絕遂舉軍降德光喜謂趙延壽曰所得漢兒皆與爾因以龍鳳赭袍賜之使衣以撫晉軍亦以赭袍賜重威遣傅住兒監張彥澤將騎二千先入京師晉出帝與太后為降表自陳過谷德光遣解里以手詔賜帝曰孫兒但勿憂管取一喫飯處德光將至京師有司請以法駕奉迎德光曰吾

躬環甲冑以定中原太常之儀不暇顧也止而不用出帝與太
后出郊奉迎德光辭不見曰豈有兩天子相見乎道路邪四年
正月丁亥朔旦晋文武百官班于都城北望帝拜辭素服紗帽
以待德光被甲衣貂帽立馬于高岡百官俯伏待罪德光入自
封丘門登城樓遣通事宣言諭衆曰我亦人也可無懼我本無
心至此漢兵引我來爾遂入晋宮宮中嬪妓迎謁皆不顧夕出
宿于赤岡封出帝負義侯遷于黃龍府癸巳入居晋宮以契丹
守諸門門廡殿廷皆磔犬掛皮以爲獸勝甲午德光胡服視朝
于廣政殿乙未被中國冠服百官常參起居如晋儀而氍毹左
旌胡馬奚車羅列階陛晋人俛首不敢仰視二月丁丑朔金吾
六軍殿中省仗太常樂舞陳于廷德光冠通天冠服絳紗袍執
大珪以視朝大赦改晋國爲大遼國開運四年爲會同十年德
光嘗許趙延壽成晋而立以爲帝故契丹擊晋延壽所爲先鋒

虜掠所得悉以奉德光及其母述律德光已滅晋而無立延壽
意以爲中京留守大丞相燕王如故三月丙戌朔德光服靴袍
御崇元殿百官入閣德光大悅顧左右曰漢家儀物盛如此我
得於此殿坐豈非真天子耶德光已滅晋遣其部族酋豪及其
通事爲諸州鎮刺史節度使括借天下錢帛以賞軍胡兵人馬
不給糧草遣數千騎分出四野劫掠人民號爲打草穀東西二
三千里之間民被其毒遠近怨嗟漢高祖起太原所在州鎮多
殺契丹守將歸漢德光大懼又時已熟乃以蕭翰爲宣武軍節
度使翰契丹之大族其號阿鉢翰之妹亦嫁德光而阿鉢本無
姓氏契丹呼翰爲國舅及將以爲節度使李崧爲制姓名曰蕭
翰於是始姓蕭德光已留翰守汴乃北歸以晋内諸司伎術宮
女諸軍將卒數千人從自黎陽渡河行至湯陰登愁死因謂其
宣徽使高勳曰我在上國以打圍食肉爲樂自入中國心常不

快若得復吾本土死亦無恨勳退而謂人曰虜將死矣相州梁
暉殺契丹守將閉城距守德光引兵破之城中男子無少長皆
屠之婦女悉驅以北後漢以王繼弘鎮相州得髑髏十數萬枝
為大冢葬之德光至臨洛見其井邑荒殘笑謂晉人曰致中國
至此皆燕王為罪首又顧張礪曰爾亦有力焉德光行至欒城
得疾卒于殺胡林契丹破其腹去其腸胃實之以鹽載而北晉
人謂之帝把永康王兀欲立謚德光為嗣聖皇帝號阿保機為
太祖德光為太宗兀欲東丹王突欲子也突欲奔唐兀欲留不
從號永康王性殘忍然喜賓客好飲酒工畫知書契丹兵助晉
攻唐唐廢帝殺突欲晉高祖入京師追封突欲為燕王德光滅
晉兀欲從至京師德光死欒城兀欲與趙延壽及諸大將等俱
入鎮州延壽自稱權知軍國事遣人求鎮州管籥于兀欲兀欲
不與延壽左右曰契丹大人聚而謀者詢詢必有變宜脩之今

中國兵猶萬人可以擊虜不然事必不成延壽猶豫不決兀欲
召延壽飲酒誘而鎖之籍其家乃宣德光遺制曰可於中京即
皇帝位中京契丹謂鎮州也遣使告哀於諸鎮蕭翰聞德光死
棄汴州而北兀欲已立先遣人報其祖母述律述律怒曰我兒
平晉取天下有功業其子在我側者當立人皇王背我歸中國
其子豈得立耶乃率兵逆兀欲廢之兀欲留其將麻答守鎮州
晉諸將相隨德光在鎮州者皆留之而去與其祖母述律相拒
于石橋述律所將兵多亡歸兀欲兀欲乃幽述律於祖州祖州
阿保機墓所也初德光之擊晉也述律常非之曰吾國用一漢
人為主可乎德光曰不可也述律曰然則汝得中國不能有後
必有禍悔無及矣德光死載其屍歸述律不哭而撫其屍曰待
我國中人畜如故然後葬汝已而兀欲囚之後死于木葉山兀
欲更名阮號天授皇帝改元曰天祿是歲八月葬德光於木葉

山遣至鎮州召馮道和凝等會葬使者至鎮州鎮州軍亂大將
白再榮等逐出麻谷據定州已而悉其衆以北麻谷者德光之
從弟也德光滅晉以爲邢州節度使元欲立命守鎮州麻谷尤
酷虐多略中國人剥面抉目拔髮斷腕而殺之出入常以鉗鑿
挑剔之具自隨寢處前後掛人肝脛手足言笑自若鎮定之人
不勝其毒麻谷已去馮道等乃南歸漢乾祐元年元欲率萬騎
攻邢州陷內丘契丹入寇常以馬嘶爲候其來也馬不嘶鳴而
矛戟夜有光又月食虜衆皆懼以爲凶雖破內丘而人馬傷死
者大半元欲立五年會諸部酋長復謀入寇諸部大人皆不欲
元欲疆之燕王述軋與太寧王嘔里僧等率兵殺元欲於火神
淀德光子齊王述律聞亂走南山契丹擊殺述軋嘔里僧而迎
述律以立述律立改元應曆號天順皇帝後更名璟述律有疾
不能近婦人左右給事多以官者然敗獵好飲酒不恤國事每

酣飲自夜至旦晝則常睡國人謂之睡王初元欲常遣使聘漢
使者至中國而周太祖入立太祖後遣將軍朱憲報聘憲還而
元欲死述律立遂不復南寇顯德六年夏世宗北伐以保大軍
節度使田景咸爲淤口關部署右神武統軍李洪信爲合流口
部署前鳳翔節度使王晏爲益津關部署侍衛親軍馬步都虞
候韓通爲陸路都部署世宗自乾寧軍御龍舟艚戰艦首尾
數十里至益津關降其守將而河路漸狹舟不能進乃捨舟陸
行瓦橋淤口關瀛漢州守將皆迎降方下令進攻幽州世宗遇
疾乃置雄州於瓦橋關霸州於益津關而還周師下三關瀛漢
兵不血刃述律聞之謂其國人曰此本漢地今以還漢又何惜
耶

歐陽氏五代史記論曰初蕭翰聞德光死北歸有同州郃陽
縣令胡嶠爲翰掌書記隨入契丹而翰妻爭妬告翰謀反翰

見殺嶠無所依居虜中七年當廣順三年亡歸中國略能道其所見云自幽州西北入居庸關明日又西北入石關關路崖狹一夫可以當百此中國控扼契丹之險也又三日至可汗南望五臺山其一峯最高者東臺也又三日至新武西北行五十里有雞鳴山云唐太宗北伐聞雞鳴于此因以名山明日入永定關北此唐故關也又四日至歸化州又三日登天嶺嶺東西連亘有路北下四顧冥然黃雲白草不可窮極契丹謂嶠曰此辭鄉嶺也可一南望而為永訣同行者皆慟哭往往絕而復蘇又行三四日至黑榆林時七月寒如深冬又明日入斜谷谷長五十里高崖峻谷仰不見日而寒尤甚已出谷得平地氣稍溫又行二日渡湟水又明日渡黑水又二日至一城定地氣最溫契丹若大寒則就溫于此其水泉清冷草軟如茸可藉以寢而多異花記其二種一曰旱金大

如掌金色燦人一曰青囊如中國金燈而色類藍可愛又二日至儀坤州渡窮沓河自幽州至此無里候其向不知為南北又二日至赤崖翰與兀欲相及遂及述律戰于沙河述律兵敗而北兀欲追至獨樹渡遂囚述律于樸馬山又行三日遂至上京所謂西樓也西樓有邑屋市肆交易無錢而用布有綾錦諸工作官者翰林伎術教坊角觝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國人而并汾幽薊之人尤多自上京東去四十里至真珠寨始食菜明日東行地勢漸高西望平地松林鬱然數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中國東瓜而味甘又東行至裏潭始有柳而水草豐美有息雞草尤美而本大馬食不過十本而飽自裏潭入大山行十餘日而出過一大林長二三里皆蕪蕪枝葉有芒刺如箭羽其地皆無草兀欲時卓帳于此會部人葬

德光自此西南行日六十里行七日至大山門兩高相去一里而長松豐草珍禽野卉有屋宇碑石曰陵所也兀欲入祭諸部大人惟執祭器者得入入而門闔明日開門曰拋醜禮畢問其禮皆秘不肯言嶠所目見因述律葬德光等事與中國所記差異已而翰得罪被鑕嶠與部曲東之福州翰所治也嶠等東行過一山名十三山云此西南去幽州二千里又東行數日過衛州有居人三千餘家蓋契丹所虜中國衛州人築城而居之嶠至福州而契丹多憐嶠教其逃歸嶠因得其諸國種類遠近云距契丹國東至于海有鐵甸其族野居皮帳而人剛勇其地少草木水鹹濁色如血澄之久而後可飲又東女真善射多牛鹿野狗其人無定居行以牛負物遇雨則張革爲屋常作鹿鳴呼鹿而射之食其生肉能釀糜爲酒醉則縛之而睡醒而後解不然則殺人又東渤海又東遼

國皆與契丹略同其南海曲有魚鹽之利又南奚與契丹略同而人好殺戮又南至榆關矣西南至儒州皆故漢地西則突厥回紇西北至媼厥律其人長髦頭酋長全其髮盛以紫囊地嚴寒水出大魚契丹仰食又多黑白黃貂鼠皮北方諸國皆仰之其人最勇隣國不敢侵又其西韃戛又其北單于突厥皆與媼厥律略同又北黑車子善作車帳其人知孝義地貧無所產云契丹之先常役回紇後背之走黑車子始學作車帳又北牛蹄突厥人身牛足其地尤寒水曰瓠瓜河夏秋冰厚二尺春冬冰徹底常燒器銷冰乃得飲東北至韃劫子其人髦首披皮爲衣不鞍而騎大弓長箭尤善射遇人輒殺而生食其肉契丹等國皆畏之契丹五騎遇一韃劫子則皆散走其國三面皆室韋一曰室韋二曰黃頭室韋三曰獸室其韋地多銅鉄金銀其人工巧銅鐵諸器皆精好善織毛

四裔 契丹
錦地尤寒馬溺至地成冰堆又北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
手搏猛獸語為犬嗥其妻皆人能漢語生男為狗女為人自
相婚嫁穴居食生而妻女人食云嘗有中國人至其國其妻
憐之使逃歸與其筋十餘隻教其每走十餘里遺一筋狗夫
追之見其家物必嚙而歸則不能追矣其說如此又曰契丹
嘗選百里馬二十四匹遣十人齎乾餼北行窮其所見其人自
黑車子歷牛蹄國北行一年經四十三城居人多以木皮為
屋其語言無譯者不知其國地山川部族名號其地氣遇平
地則溫和山林則寒冽至三十三城得一人能鐵甸語其言
頗可解云地名頡利烏于邪堰云自此以北龍蛇猛獸魑魅
群行不可往矣其人乃還此北荒之極也契丹謂嶠曰夷狄
之人豈能勝中國然晉所以敗者主暗而臣不忠因具道諸
國事曰子歸悉以語漢人使漢人努力事其主無為夷狄所

虜吾國非人境也嶠歸以為陷虜記云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四十五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四十六

宋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 天馭 應房 校刊

四裔考 契丹中

宋太祖皇帝受命務保境息民不欲生事夷狄先是五代募民盜戎人馬給其直籍數以補戰騎之闕上乃令盡還所盜馬仍禁民毋得出塞外盜者未幾虜衆入寇棣州刺史何繼筠擊敗之獲馬四百匹乾德二年命昭義軍節度李繼勳攻遼州州將杜延翰以城降虜寇平晉軍三年四年俱寇易州開寶二年車駕征河東虜兩道率衆來援何繼筠韓重贇等敗其師是秋涿州刺史許周瓊來降以爲左羽林將軍仍領涿州豐州刺史王重安上言契丹日利月利等部凡一十六族歸款詔官其首領是歲述律爲帳下所殺國人立兀欲之子明記號明照王子稱

天贊皇帝改元保寧三年六月虜六萬騎寇定州遣判四方館事田欽祚領兵三千人赴之上謂欽祚曰彼衆我寡但背城列陣以待之虜至即戰勿與追逐欽祚與虜戰滿城虜騎小却乘勝逐北至遂城殺獲其衆值暮夜入保遂城虜圍欽祚數日欽祚度城中糧少整衆開南門突圍一角出是夕至保塞軍軍中不亡一矢北邊傳言三千打六萬太祖自是益修邊備嘗謂左右曰若虜敢犯邊我以二十四匹絹購一胡人首其精兵不過十萬人止費我二百萬匹絹此虜盡矣七年十一月其涿州刺史耶律琮以書遺知雄州孫全興言欲講和之意太祖命全興以書答焉八年三月遣使來聘太祖召見宴賜禮遣之詔太常丞呂端報聘自是始交中國八月又遣其左衛大將軍耶律霸德等來聘獻御衣玉帶名馬太祖厚賜之令從獵近郊上親射走獸矢無虛發使者俯伏呼萬歲私謂譯者曰皇帝神武無敵

射必命中所未嘗見也十二月又遣使獻御衣及馬賀來年正月詔遣宋準等報聘九年二月其使耶律延頡來賀長春節五月命田守奇等報聘是歲十二月以國哀遣使來修聘禮太平興國二年遣使賀太宗即位四月又遣使奉貢助太祖山陵五月令起居舍人辛仲甫等報聘繼又遣使來賀乾明節自此聘使不絕四年二月車駕征河東次趙州遣其臣耶律拽刺梅里奉書問起居俄而虜騎數萬寇石嶺關以援晉陽為郭進所敗及太原還上親征幽州虜聞上之至皆不敢居城中及數萬衆屯城北上親率兵乘之斬首千餘級餘黨遁去虜渤海兵三百餘人來降未幾其建雄軍節度知順州劉延素率官屬十四人降以延素為右監門衛將軍又其知薊州劉守恩與官屬十七人降自王師之入虜境凡獲馬五千餘匹師傳於城下命諸將攻城定國軍節度宋偓南面河陽節度崔彥進北面保靜軍節

度劉遇東面定武軍節度孟玄詰西面旬有五日以士卒疲頓
班師十月大寇關南劉延翰崔亮進崔翰等三將會兵擊破之
斬首萬餘級獲戎馬兵器甚衆十一月嵐州忻州皆破其師五
年三月十萬衆寇代州爲潘美揚業所敗俘獲甚衆十一月契
丹萬騎寇雄州車駕北征次大名虜遁去上乘勝欲討幽州李
昉扈蒙等以爲大兵所聚轉餉是資河朔之區連歲飛輓近經
蹂躪尤極蕭然恐不堪調發乃下詔南歸六年正月九月俱寇
易州擊退之七年明記李偽諡景宗孝成皇帝子常王隆緒立
纔十二歲母蕭氏專國是歲五月虜三萬三道來寇一襲鴈門
潘美擊破之遂北入其境破其壘三十六一攻府州折御御大
破之於新澤擒酋長百餘人斬首七百級一寇高陽關崔亮進
擊敗之斬首二千級獲兵器羊馬數萬十月詔禁民入北界擄
略及竊盜仰所屬州軍收捉重斷所盜之物送還十二月日利

月利沒細兀瑤等十一族七萬餘帳內徙歸附豐州刺史王承
美出兵迎之與虜戰大破之斬首二千級八年二月承美又破
其師逐北至青冢降者三千帳獲羊馬萬計雍熙初知雄州賀
令圖及薛繼昭劉文裕侯莫陳利用等相繼上言虜主年幼國
事決於其母蕭氏蕭內行不正私於大將韓德讓等寵幸用事
國人疾之請乘其釁以取幽薊上以其說爲然三年正月大發
師出塞進討曹彬崔亮進米信等趨涿州田重進等趨飛狐潘
美楊業等出鴈門剋期齊舉彬等所向克捷多所虜獲降其招
安使大鵬翼康州刺史馬頡等邊民有驍勇者競團結以襲虜
或夜入城壘斬取首級又詔出賞格募民應接王師擒獲虜中
首領自是應募者衆初師出之日上謂彬等曰潘美等但先取
雲應卿等以十餘萬衆聲言取幽州而持重緩行虜聞之必萃
勁兵於幽州兵旣聚不暇爲援於山後矣及王師入虜地美果

文獻通考卷三百四十六
四裔異丹
下寰朔雲應等州重進取飛狐靈丘蔚州山後要害之地多得之而彬等亦連收新城固安下涿州兵勢甚振每捷奏至上頗疑彬進軍之速且慮斷饗道彬至涿州留十餘日食且盡還軍以援供饋彬下諸將聞美重進累戰獲利自以握重兵虜功少於美等競畫進取之策彬不能制遂裹五十日糧復往攻涿州虜當其前且行且戰歷二十日始至城下屬盛夏士卒疲乏乃還師境上大軍之退也無復行伍將至歧溝關虜騎追及與戰王師不利彬等收餘師宵涉拒馬河營於易水之南奏至詔以諸將所領兵分屯緣邊諸郡召彬彥進信赴闕留田重進守中山令潘美還代州遣使部徙雲應寰朔四州民五萬戶及其吐渾突厥三部落安慶等族八百餘帳於河南孟曹汝潞等州處之是冬寇易州州遣強壯指揮使劉鈞率兵襲岐溝關破之斬首千餘級焚其積聚而還復寇代州為副部署盧漢贊擊破於

上鎧堡斬首二千級生擒五百人獲馬千匹四年正月復入寇三關自曹彬失律諸將多坐黜免至是上思宿將劉廷讓宋隆張永德罷節制在環衛欲令擊虜自効遂遣廷讓屯雄州偃屯霸州永德屯定州廷讓與虜戰君子館軍敗僅以身免先鋒賀令圖高陽關部署楊重進沒馬虜復入深祁昭易州殺略甚衆又寇定遠軍城中兵少人心甚危知軍著作都曹諫慮不能守殺數人乃定虜遂引去上為下哀痛之詔大發兵戍鎮定高陽關每遣屯守上必授以成筭端拱元年十一月復寇中山郭守文李繼隆等與戰唐河敗之斬首萬五千級獲馬萬匹豐王承美言契丹頻歲略州境族帳漢民皆奔毛駝山東黑山以避之承美皆以州兵擊退詔書褒美彬等師既不利虜復取雲應朔等州二年詔緣邊作方田頒條置量地里之遠近列置寨柵以限戎馬而利我之步兵明年虜遣人至雄州求通好部署劉福以

聞上令許之既使卒不至至道元年正月韓德威率數萬騎誘
党項勒浪鬼族十六府大首領馬尾等自振武入寇先是虜與
賊遷相結以窺邊境上密授成筭於府州折御御爲之備至是
御卿率輕騎邀擊之大敗其衆於子河以勒浪等族乘虜之亂
詐爲州兵躡其後虜衆大驚擾死者十六七悉委其輜重涉河
而遁虜將號突厥大尉司徒舍利死者二十餘人生擒吐渾大
將一人德威僅以身免勒浪等族既與虜有隙悉款塞內附令
御卿將兵迎之分處於河南自府州抵平夏帳幕連屬數百里
凡得精甲萬餘騎以馬尾爲歸德大將軍領恩州刺史四月數
千騎寇雄州爲何承矩所敗梟其鐵林大將一人直宗咸平元
年契丹于越三五寨監使馬守玉等百七十口內附上召見問
勞守玉等自言古暴歛重役遂謀向化詔賜衣服繒綵給近甸
良田處之是冬虜衆萬騎來三路先鋒逆擊於廉良路殺二千

人獲馬五百疋十二月詔親征上御鎧甲於中軍命樞密使
王顯押後隊橫亘數十里督諸將進戰虜襲冀州州兵擊於城
南斬千餘人奪馬萬餘匹又府州率兵入五合川破拔黃太尉
寨盡殺帳下焚獲不可勝計三年虜縱掠高陽關見冀都部署
范廷召擊於莫州東斬首萬餘級盡奪所掠老幼而還四年十
一月戎人逼威虜軍王顯等全師至大破虜虜二萬餘人獲其
僞署大王統軍鉄林相公等十五人首級并獲甲馬甚衆餘奔
北號慟滿野自此歲侵邊界所在擊走之六年七月僞供奉官
李信來降言其國中事云明記四子長即隆緒次隆慶隆裕幼
鄭哥早亡國中所管幽州漢兵謂之神武控鶴羽林驍武等約
萬八千餘騎其僞署將帥契丹九女奚南北皮室當直舍利及
八部落舍利山後四鎮諸軍約十萬八千餘騎內五千六百餘
常衛戎主九萬三千九百餘即入寇兵也其國自幽州東行五

百五十里至平州又五百五十里至古遼陽城即號為界東京者也又京北六百里至烏惹國其國用漢文法使印八角而圓又東南樓高麗又北至女真東踰鴨江即新羅也以信為供奉官賜器幣冠帶上召鎮安軍節度李繼隆論邊事且議親征繼隆曰陛下向來制置邊備分任將帥悉合機要至戎人入寇蓋亦常事止如太宗朝亦有城堡陷然後不能為害願專責將帥不須戎輅親舉景德元年閏九月虜主與其母舉國入寇統軍順國王撻覽引兵掠威虜順安軍保州三路攻保州不利別部寇岢嵐軍知軍賈宗擊敗之十月戎主與母率眾至唐河三路都部署王超按兵以待既而不交鋒緣胡盧河而東虜遂南熾攻圍瀛州詔威虜岢嵐軍保州莫州北平寨部署入北境腹背縱擊以分其勢既而大破虜眾撻覽連上十一月虜眾急攻瀛州晝夜鼓噪人設攻具負板秉燭驅奚人乘城城上發礮石巨

木擊之皆墜戎首與母復鼓眾四面急擊矢發如雨虜眾所殺者三萬餘人傷者倍之圍遂解獲鎧甲兵矢數百計又以遊兵逼冀州城知州王嶮擊走虜眾猶二十萬詔諸路兵會天雄軍車駕北巡以山東南道節度李繼隆為駕前東面排陣使西上閣門使孫全照為都鈐轄南作坊使張旻為鈐轄武寧節度駙馬都尉石保吉為駕前西面排陣使侍衛步軍都虞侯王隱為都鈐轄入內副都知秦翰為鈐轄及令諸路將帥速赴行在又詔滑州張乘齊州馬應昌濮州張晟部率丁夫鑿河冰又出陣圖二一行一止付殿前都指揮使高瓊既而虜眾過天雄犯德清軍抵澶州北直犯大陣圍合三面玉師既成列都排陣使李繼隆等分伏勁弩以控要害其貴將順國王撻覽有機勇所領皆銳兵方為先鋒異旗幟出行陣督戰伏弩齊發矢中額而墮暮夜至寨死虜大挫劔退却不敢動初定州路副都部署

王繼忠戰敗陷虜虜授以官繼忠嘗為虜言和好之利至是雖
大舉深入復遣李興等以繼忠書詣莫州部署石普且致密奏
一封達闕下上覽奏以手詔諭繼忠繼忠欲朝廷先遣使上未
許虜之攻瀛州也繼忠復附奏乞遣使議和乃命曹利用持書
往至大名王欽若疑虜不誠留之不遣繼忠又奏言頓兵不敢
劫掠以待王人之至乃詔督利用前去利用至虜營戒毋禮遇
甚勤遣飛龍使韓杞隨利用至行闕先是繼忠上章及杞至皆
以求關南地為名上以事在前朝不許利用至契丹帳數沮割
地之議乃許以歲遺絹二十萬疋銀十萬兩議遂定虜主請
以兄事上遣其右監門衛大將軍姚東之來聘犯與東之來皆
言國母附問起居以其專政自是皆致聘問每歲別以金帛遺
之令西京左藏庫使李繼昌報聘遺以衣服茶藥金器等東之
言收衆北歸恐為緣邊邀擊有詔諸部署及諸州軍勿出兵縱

契丹還蕃二年春詔雄霸州安肅軍置三榷場與北界貿易瀛
代州部送契丹降人詔以請盟後者還是年以其母生日遣孫
僅等往使戎主歲避蕃於含涼淀聞使至即來幽州屢召僅等
宴會張樂待遇之禮甚厚僅等辭還黽以器服及馬五百餘疋
自郊勞至于餞飲所遣皆親信詞禮恭恪者以致勤厚之意十
一月契丹母及其主各遣使來賀承天節又遣使來賀來年正
月遣使報聘如之自是歲以為常四年戶部貢外郎李維使還
言虜主見漢使強服衣冠事已即幅巾雜蕃騎出射獵官屬隨
帳自辦器械糗糧自是遇漢使益厚大凡蕃法極嚴罪死者必
屠割慘毒虜主嘗云契丹乃禽獸非同漢人可以文法治也太
中祥符元年契丹置館於拒馬河北以候朝使二月戶部副使
宋搏使還言契丹所居中京在幽州東北城壘庫小鮮居人夾
道多蔽以垣墻宮中有武功殿其主居之文化殿母居之又有

東掖西掖門然蕃夷性不檢每宴集有不拜而懈惰者二年十月
二月蕭氏卒遣使弔奠致賻是年其相韓德讓死德讓專政有
智略契丹推服自蕭氏卒德讓繼死虜主闇弱隆慶尤桀黠衆
心附焉其年契丹將伐高麗命所部南北大王皮室乙室頻畢
太師奚室韋黑水女真等賦車二千乘凡調發先下令使自辦
兵器駝馬糧糗如其抄略所得不補所失又索境內漢口有罪
者配軍爲驍民皆嗟怨十月遣使來告征高麗十一月虜主自
遼陽親伐高麗大爲高麗敗覆帳族卒乘罕有還者官屬戰沒
大半乃令幽薊選士人以補其乏初奉使者止達幽州後署中
京又置上京或西涼淀北安州炭山長泊自雄州白溝驛度河
四十里至新城縣右督亢亭之地又七十里至涿州北度涿水
范水劉李河六十里至良鄉縣度盧孤河六十里至幽州偽號
燕京子城就羅郭西南爲之正南曰啓夏門內有元和殿洪政

曰宣和城中坊門皆有樓有閔忠寺本唐太宗爲征遼
陣亡將士所造又有開泰寺魏王耶律漢寧造皆邀朝使游觀
坊南門內有于越王廨爲宴集之所門外永平館舊名碣石館
請和後易之即桑乾河出北門過古長城延芳淀四十里至孫
侯館後改爲望京館稍移故處望楮谷山五龍池過温餘河大
夏坡坡西北即涼淀避暑之地五十里至順州東北過白嶼河
北望銀冶山又有黃羅螺盤牛關山七十里至檀州自北漸入
山五十里至金溝館川原平廣謂之金溝淀國王嘗於此過冬
自入山詰曲登陟無復里候但以馬行記日景而約其里數過
朝鯉河亦名七度河九十里至古北口兩旁峻崖中有路僅容
車軌口北有鋪轂弓連繩本范陽防扼奚契之所最爲隘東然
幽州東趨營平州路甚平坦自頃犯邊多由斯出又度德勝嶺
盤道數層俗名思卿嶺八十里至新館梁雕窠嶺偏槍嶺四十

里至卧如來館蓋山中有卧佛像故也過烏梁河東有漆州因
河為名又過墨斗嶺亦名度雲嶺長二十里許又過芹萊嶺七
十里至柳河館河在館旁西北有鐵冶多渤海人所居就河漉
沙石鍊得鐵渤海俗每歲時聚會作樂先命善歌舞者數輩前
行士女相隨更相唱和回旋宛轉號曰踏追所居屋皆就山墻
開門過松亭嶺甚險嶮七十里至打造部落館有蕃戶百餘編
荆為籬鍛鐵為兵器東南行五十里至牛山館八十里至鹿兒
峽館過蝦蟆嶺九十里至鐵漿館過石子嶺自北漸出山七十
里至富谷館居民多造車者云渤海人東望馬雲山山多鳥獸
林木國主多於此打圍八十里至通天館二十里至中京大定
府城垣庫小方圍繞四里許門但重屋無築閣之制南門曰朱
夏門內夾道步廊多坊門又有市樓四曰天衢通閣望闕次至
大同館其北正門曰陽德闔闔城內西南隅岡山有寺城南有

園圃宴射之所自過古口即蕃境居人草庵板壁亦務耕種但
有桑柘所種皆從隴上蓋虞吹沙所壅山中長松鬱然深谷中
多燒炭為業時見畜牧牛馬橐駝尤多青羊黃豕亦有挈車帳
逐水草射獵食止糜粥炒糲自中京至北八十里至臨館又四
十里至窰館又七十里至松山館又七十里至崇信館又九十
里至廣寧館又十里至姚家館又五十里至咸寧館又三十里
度潢水石橋旁有饒州蓋唐朝嘗於契丹置饒樂州也渤海人
居又五十里至保和館度黑河七十里至宣化館又十里至長
館館西二十里許有佛寺民告云即祖州亦有祖山山中有阿
保機廟所服鞞尚在長四五尺許又四十里至上京臨潢府自
過崇信館契丹舊境蓋其南首奚地也入西門門曰金德內有
臨潢館子城東門曰順陽入門北行至景福門又至承天門內
有昭德宣政二殿皆東向其也廬亦皆東向臨潢西北二百餘

里號涼淀在漫頭山南避暑處多豐草掘丈餘即有堅水天禧四年工部員外郎知制誥不緩充使始至木葉山山在中京東微北自中京過小河唱叫山道北奚主避暑莊有亭臺由古北至中京北皆奚境奚本與契丹等後為契丹所併所在分奚契丹漢人渤海雜處之奚有六節度都省統領言語風俗與契丹不同善耕種步射入山采獵其行如飛凡六十里殺獐河館過惠州城二重至低小外城無人居內城有瓦舍倉廩人多漢服七十里至榆林館館前有小河屈曲北流自北入山少人居七十里至內都烏館蕃語謂山為訥水為烏七十里至香子山館前倚土山臨小河其東北三十里即長泊也涉沙磧過白馬淀九十里至水泊館度土河亦云撞撞水聚沙成墩少人煙多林木其河邊平處國王曾此過冬凡八十里至張司空館七十里至木葉館離中京皆無館舍但宿穹帳欲至木葉三十里許

始有居人瓦屋及僧舍及歷荆榛荒草復度土河木葉山本阿保機葬處又云祭天地之所東向設毼屋署曰省方殿無階以氊藉地後有二大帳次北又設毼屋署曰慶壽殿去尚山遠國主帳在毼屋西北望之不見嘗出三豹甚馴焉上附胡人而坐獵則以捕獸蕃俗置魚設毼廬於河之上密掩其門鑿冰為竅舉火照之魚盡來湊即垂釣竿罕有失者迴至張司空館聞國主在土河上罩魚以魚來饋是歲隆慶初封常上及請盟改梁王後封秦國王又加秦晉國王隆裕有子宗業封廣平王為中京留守改幽州幽都縣為宛平縣其衣服之制國母與蕃官皆胡服國主與漢官即漢服蕃官戴氊冠上以金華為飾或加珠玉翠毛蓋漢魏時遼人步搖冠之遺象也額後垂金花織成夾帶中貯髮一總服紫穿袍加義襴繫鞞鞞帶以黃紅色條裏革為之用金玉水晶碧石綴飾又有紗冠制如烏紗帽簷不撒雙

耳額前綴金花上結紫帶帶末綴珠或紫皂幅巾紫穿袍束帶
丈夫或綠巾綠花穿袍中單多紅綠色貴者被貂裘貂以紫黑
色爲貴青色爲次又有銀鼠尤潔白賤者被貂毛羊鼠沙裘弓
以皮爲弦箭削樺爲簞鞞勒輕缺於馳走以貂鼠或鵝項鴨頭
爲扞腰

按三朝契丹傳所言自幽州迤北至遼王所都中
京上京道里與五代史四夷附錄所載胡嶠所述
小異故並錄之以俟參攷

契丹下

乾興元年真宗崩遣使告哀并贈以遺留物虜主隆緒聞計發
哀甚慟遣使來弔祭隆緒又謂其國后汝可致書大宋皇太后
汝得名通中國并以珠珂等物獻太后又設真宗靈御於范陽
憫忠寺建道場百日下午令國中諸犯真宗諱易之又遣使來賀

登極隆緒卒立二十四年年六十一謚天輔皇帝廟號聖宗遣
使告哀帝及太后各北向舉哭詔爲罷朝七日京師及邊州禁
樂七日遣使祭奠弔慰隆緒歲獻方物皆親閱必使美好中意
守約甚堅未嘗稍啓邊隙既卒其第八子宗真立小名木不孤
爲皇太子及即位軍國事專制於其母順聖元妃加號曰法天
皇太后慶曆二年元昊未平宗真知中國厭兵用劉六符議聚
兵幽涿聲言入寇遣使蕭英劉六符來致書曰大契丹皇帝致
書兄大宋皇帝惟瓦橋關南本石晉所割而柴氏狂謀掠我十
縣自太祖創業始通憐好及太宗繼位才定并汾而無名興師
直抵燕薊羽旄精銳禦之獲退自是穆鎮國強兵南北王府歲
有戍境之勞備渝盟之事竊審專命將臣薄伐河右且李元昊
稱蕃尚主北朝甥舅之親設罪合致討曷不以一介爲報况營
築長隄堵塞隘路開決塘水添置邊軍既稔猜嫌慮隳信睦儻

思以好共遣疑懷願以晉陽舊附之區關南元割之縣見歸敝國共康黎元使者至雖以請地求婚為言而其指頗欲邀歲賂仁宗重用兵遣富弼符惟忠報以書曰昔我烈考章聖皇帝惠養天下與大契丹弭兵講好通聘著盟迨于續承共循謨訓邊氓安堵垂四十年茲者專致使臣貽及緘問言瓦橋內地晉陽故對石氏所割周朝所復皆事繫累代安及本朝况太宗皇帝親征劉繼元而北兵來援以至交鋒石嶺是以有幽薊之役元昊我之叛臣曷議討除已嘗遣杜防郭積傳道復云營築堤隄開決陂澤蓋霖潦行溢當致繕防至於脩塞隘路閱集兵夫邊臣常職彼此何疑遽興請地之言殊匪載書之約耳遵先志共保隣懽初虜在捺鉢没打河弼惟忠見行帳弼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宗真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意將何為群臣請舉兵吾止之故遣使

求地而已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與中國通好則主專所私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於臣下而主受其禍故欲用兵者皆為身謀非國計也宗直驚曰何也弼曰晉末帝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幣充牣大臣之家而壯士健馬斃者大半此誰任其禍者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中外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弼曰勝負未可知借使必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上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群臣何利焉宗真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其闕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欲各求異代故地豈北

朝利哉今主上命使臣則有詞矣曰朕為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賦耳朕不欲因爭地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賦入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詞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鬼神豈可欺哉宗真感悟遂欲求婚弼對婚姻易以生隙不若歲幣之久也本朝長公主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宗真曰而且歸矣再來當擇一事為報宜遂以誓書來弼既歸復命再同張茂實往聘詔弼草答詔及誓書弼請增誓書三事毋廣開澶淀增屯兵騎容受叛亡錄副以行中使持誓書追至武疆授之時宰相呂夷簡害之弼私念三事前與虜約萬一書詞同異則無以反命乃密啓觀之果如所料即奏列其事先遣屬官蔡挺馳白執政上亟召對弼以禮物屬茂實疾馳至京師以晡入見一夕易誓而行既至契丹宗真求誓書用獻納二字弼力折之宗

真知不可乃罷且約令元昊復來臣自此遂增銀絹為五十萬時契丹實惜盟好特為虛聲以動中國中國方困西師而宰相呂夷簡持之不堅許之過厚其後遂為無窮之敝虜既得增幣因勒石紀功擢劉六符為貴官四年元昊納契丹降人契丹問罪遣使來告出師皇祐元年遣使來言師還告捷四年以契丹賀乾元節書嘗去國號而稱南北朝詔兩制臺諫官議以為講和以來國書有定式不可輒許乃詔答書復稱大宋大契丹至和元年使來言通好五十年宗真思南朝皇帝無由一會欲交馳畫像庶瞻覲以紓兄弟之情二年遣以馴象二年四月遣使賀乾天節因持宗真畫像來其年八月宗真卒立二十五年年四十一謚文成皇帝廟號興宗詔輟朝發哀禁樂遣使慰奠皆如故事宗真性輕佻嘗與教坊使王稅輕等數十人約為兄弟出入其家至拜其父母數變服入酒肆佛寺道觀尤重浮圖法

僧有正拜三公三師兼政事令者凡二十人子洪椿立嘉祐元年來聘再求聖容又以洪椿像來詔許之六年五月詔河北緣邊安撫禁北人捕魚於界河初界河屬我境而北人潛入河中捕魚採葦雄州移文涿州禁詰之契丹驅所犯人榜境上及隆緒統和二十四年亦下令禁約其後北人或自海口載鹽入界河涉雄霸入涿易邊吏因循不能止至趙滋守雄州遣人射殺其人破其舟遂嚴捕魚之禁自慶曆增歲賂契丹寢驕而貴臣杜防將死又教契丹以辨爭小事無輒置使中國常為我所撓則金帛時至持久之術也自此使者之來多頡頏爭禮被邊數侵禁地又為石墻於銀坊城以動真定之北寨越耕墮子平夜遣人拔我容城柳朝廷待以異類雖加鑄諭亦不闔直取必而塘水益廣兵備其飭矣契丹每歲上旬出行射獵凡六十日然後並撻魯河鑿水鈎魚水泮即縱鷹鵞以捕鵝鴈夏居炭山或

上徑避暑七月上旬復入山射鹿夜半令獵人吹角効鹿鳴既集而射之賤他姓貴耶律蕭氏其官有契丹樞密院中書省行宮都總管司謂之南面以其在牙帳之南以主漢事其惕隱宗室也夷離畢參知政事也林牙翰林學士也夷離中刺史也內外官多倣中國者其下佐吏則有敝史木古思奴古都奴古徒奴分領兵馬則有統軍侍衛控鶴司南王北王奚王府五帳分提失哥東西都省太師兵又有國舅鈴轄遙輦裳袞諸司南北皮室二十部族節度頻必里九克漢人渤海女真五節度五治太師一百六十九百家奚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皆藉為兵將舉兵必殺灰牛白馬祠天地日及木葉山神鑄金魚符調發兵馬其捉馬及傳命有銀牌二百軍所含有遠探攔子馬以夜聽人馬之聲每其主立聚所剽人戶馬牛金帛及其下所獻生口或犯罪没入者別為行官領之建州縣置官屬既死則設

大穹廬鑄金為像朔望節辰忌日輒致祭堂高丈餘以盆焚酒食謂之燒餅十宮各有民戶出兵馬阿保機曰洪義宮德光曰永興宮元欲曰積慶宮述律曰延昌宮明記曰章敏宮突厥曰長寧宮燕燕曰崇德宮隆緒曰興聖宮隆慶曰敦睦宮隆運曰文忠王府又有四樓在上京者曰西樓木葉山曰南樓龍化州曰東樓唐州曰北樓凡受冊積柴升其上大會蕃夷其下已乃燔柴告天而漢人不得預有諱子部百人夜以五十人番直四鼓將盡歌於帳前號曰聒帳每謁拜木葉山即射柳枝諱子唱番歌前導彈胡瑟和之已事而罷三歲一試進士貢院以二寸紙書及第者姓名給之號喜帖明日舉案而出樂作及門擊鼓十二面云以法雷震自阿保機相承二百餘年盡有契丹受渤海及幽燕雲朔故地四面與高麗安定女真黑水灰國屋巷國破古魯阿里眉鐵離靺鞨党項突厥土渾于厥哲不古室

韋越南喜等諸國相隣昌龜茲于闐大小食甘州人時以物貨至其國交易而去上羊馬馬庫而善走人能寒苦而眾故諸國憚之每正兵一名自備馬三疋韉鞍馬甲皮鐵視其力人鐵甲九事打草穀守營鋪家丁各一弓四箭四百長短鎗鎗錄鉞斧小旗鎚錐火刀石馬孟抄袋搭鈎氈傘各一縻馬繩二百尺抄一對以九月末南來十二月退散伐桑柘園圃焚燒室屋虜掠老幼婦女所過城邑不可擊者聲言治攻其脅使自守不出每城門輒以百餘人刺候或城中突出力不敵則走還集衆兵往圍號簇門兵津濟徑路皆巡視絞絡若攻城驅所掠老幼運薪土塞池壕引滿以居其後置陣必預度山水地闊狹馬五百或七百為隊每十隊次第更進以一隊奔突嗾擾我軍疲困則退而飲食休息新羈者進回環不已又以草穀家丁揚塵助聲勢於其旁官軍多步兵裹糧負甲退而食息又為所乘若

累日不解則困于賊戎主則以精兵自隨命曰護駕兵馬其大略如此自隆緒改元統和至二十九年改開泰訖九年明年改太平至十一年宗真立改景福明年又改重熙重熙二十三年洪基立改清寧清寧九年即治平四年也英宗崩遣使弔祭神宗登極遣使來賀既而修涿易二州城增兵馬葺器械積芻糧而燕民數漁我界河至遣兵遮護官軍相與鬪射或追焚其舟又創遣羅騎越拒馬河入歸信容城兩屬地內緣邊安撫王臨請於保州塘灤西築隄植木引水種稻爲方田作溝以限戎馬熙寧初王師取熙河置河北三十七將籍保甲廣武備洪基疑焉數欲辨爭小事以嘗試中國七年遂遣蕭禧來致書謂蔚應朔三州土田昨安鋪舍南北永標於定舍往來悉絕於姦徒洎覽舉申輒爲侵擾或營修戍壘或止居民皆是守邊之冗負不顧睦鄰之大體妄圖勳賞深越封陲令屬省巡遂令按視備詳

端貫盡合拆移爰遣介軺特垂緘報據侵入當界地里所起鋪形之處早令毀撤却於久來元定界選再行安頓豈惟疆場之內不見侵踰兼於信誓之間且無違爽禧自雄州來知州王慶民以誓書不許泛使入境拒不得進慶民卒後守周永清遂納之二月禧到闕以河東地界爲言且及雄州修城白溝驛創箭窓及趙用越境事帝面諭以三州地界當遣官會北朝官檢視定奪雄州外城自嘉祐年中因舊繕修固非創築有違誓書今當罷止其役白溝館舍如果有修營並令拆去固嘗累飭邊臣不令生事昨趙用擅入北境即已降停今郭庠侵入本界仍復射傷戍人理須應敵如北朝近差巡馬乃是創興事端此無可施行者禧奉詔而退又命韓縝報聘遣太常少卿劉忱等會其臣蕭素于代州境上往復累月議不決八年三月禧再來致書言上命縝等乘驛往河東計議禧必欲以分水嶺爲界

帝患

唐瓊

四裔 契丹 文獻通考卷三百四十五
之詔詢故相文彥博富弼韓琦曾公亮以可與不可許之狀故
事使者留京師不過十日禧過期不肯行 帝遣內侍李憲許
以長連城六蕃嶺為界禧猶不從 帝不得已議先遣沈括報
聘樞密院言本朝邊臣照用長連城為界有公牒六十初無指
石長城分水嶺之文是時彥博等四人皆上章以為不可與地
而王安石言於 帝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於是詔不論有無
照驗令於分水嶺擬撥遣使持示禧禧乃辭去往時界於黃鬼
山麓我可以下瞰其應朔武三州既以嶺與之虜遂反瞰忻代
凡東西失地七百里七月命韓琦等往交新疆元豐初又以索
覘人李福壽之故妄占瓶形寨地縱騎入塞踐稼河東安撫劉
舜卿以為言尋捕得逃民王善及妻子皆蒙塞其耳目械以還
之然猶時有亡命者若干惟孝程詮程岳武備懼公僅輩皆嘗
刺其陰事以報我及告捕姦邏懼而來歸朝廷悉命以班行處

之江南洪基能守成柔惠愛民安靜不撓然嬖幸其臣耶律英
弼英弼與太子濬有隙濬言甲士謀殺之其母與琵琶工通英
弼又引洪基視之母自縊死濬有遺腹子延禧時未生故免於
難英弼益專恣累封魏王北人諺云寧違敕旨無違魏王白帖
子其後國相梁益介殺英弼坐死者千餘人乃立延禧為太孫
元符二年遣泛使蕭德崇等至時方討夏國故為其游說帝亦
遣使報之而不從其請三年哲宗崩徽宗即位遣使來弔祭聘
賀如故事明年正月洪基死在位四十七年其紀元自咸熙改
太康又改大安皆盡十年然後為壽昌至七年終廟號道宗詔
輟朝禁樂遣使弔祭如故事建中靖國元年延禧即位號天祚
皇帝改元乾統崇寧中朝廷討西夏夏人求救於遼遼遣使來
蔡京為相諭度所以來之意議先遣使往乞師以塞其請延禧
得乞師之書怒曰我本遣人往南朝和解今番來借兵用相玩

爾五年又遣使來議夏國疆界後乾統十一年改元天慶是歲
政和元年也自延禧在位貪縱不道諸國附從者皆有離心四
年八月女真首領阿骨打遂叛集所部甲馬二千犯東境寧江
州延禧方射鹿秋山聞亂小之不以介意遣海州刺史高仙壽
帥渤海兵千人討之敗焉遂陷寧江始時州有權易場女真以
金珠蜜蠟為市率為州人賤直疆買且拘辱之謂之打女真至
是逞憾殺城民無噍類獲遼甲三千退長白山之阿木河延禧
自秋山將之顯州冬山射虎聞警不行十月遣樞密使蕭奉先
之弟殿前都點檢嗣先為東北路都統靜江軍節度使蕭挺勃
副之帥契丹兵五千屯出河店臨白江與女真對壘時北方
久無事奚契丹聞軍興皆願奮行希賞至挈其孥以從而不設
備女真潛度混同江掩擊之嗣先軍張皇未及陣而兵交遂奔
潰子女輜重牛羊金帛悉為所得又追襲百里殺都押管安州

防禦使崔公議商州刺史邢穎遼人故事漢人不預軍國大議
自兩戰之敗始召宰相張琳吳庸付以東征事琳庸皆書生無
將略奏言前日之敗失於輕舉若用漢兵二十萬分路進討無
不克矣延禧與之十萬命中京上長春遼西四路課民家貲每
及三十萬者調一卒富家至調一二百人以十二月為期民多
蹙產琳庸統御無法器仗聽從便但持刀矛氈甲備數而弓弩
鐵甲百無一二於是分四道並進雜以蕃軍樞密副使耶律幹
哥朶出涑河路黃龍尹耶律寧出黃龍路復州節度使蕭涅曷
出咸州路左祗候郎君蕭阿古出好畚谷路獨涑河一軍深入
遇敵才交鋒稍卻退幹哥打以為漢軍遁即領奚契丹兵棄營
而奔翌日所留漢眾三萬自推將作少監武朝彥為將再戰再
敗餘三道軍聞之各退保其疆不數月盡為女真攻陷蕭嗣先
之敗也士卒多逃歸奉先懼其弟獲罪妄云潰兵畏誅所至剽

掠若不一赦將為腹心患延禧從之詔一切勿問自是出征者皆曰戰則有死而無功退則有生而無罪故士無鬪志遇敵輒奔五年延禧下詔親征其臣耶律章以延禧不道謀廢之而立其叔父秦晉國王耶律淳謀泄延禧殺章奴待淳如初延禧兵至鴨綠江女真縱擊之延禧督戰三合俱不利衆相隨而潰是歲朝廷遣賀生辰正旦使至虜庭留兩月不見而還延禧募渤海武勇軍高永昌等二千人屯白草谷契丹昔滅渤海建為東京時留守蕭保先為政苛酷六年渤海十數人殺保先於是武勇軍因之作亂還據東京推永昌為渤海皇帝遼東五十餘州盡沒獨藩州未下張琳州人也請討之募兵二萬人自顯州進軍攻渤海永昌兵敗遁入海追斬之緣邊奏虜亂帝屢詔邊臣毋得輒有所陳邀功生事貽禍邊鄙而童貫已啓北伐之議會奉使陶悅及前通判保州張翥等言遼雖為女真所挫而上下

未叛其國尚立邊臣迎合攬為事端以誤朝聽不可不察乃止先是延禧命叔淳為元帥宰相蕭德恭副之募遼東飢民得二萬人謂之怨軍淳嘗守遼陽得人心欲倚之復遼東未出境而兵亂乃強率衆度遼水欲下潘州急攻未能拔或報女真至乃引還是年夏再命淳會兵防秋至陰涼川聞怨軍兩營以無衣叛十一月留大軍於衛州蒺藜山就糧自領輕騎二千赴顯州討叛者次懿州忽報女真前軍已過乃號召大軍會徽州八年正月與女真遇陣未合而潰淳以麾下五百騎保長泊女真入新川州節度使王從輔開門降大掠而去又破乾顯等州以馬疫而歸延禧在中京初聞敗震懼潛令內庫哀珠玉珍玩五百囊擇駿馬二千匹私謂左右若女真必來吾有日行五百里馬又與南宋為兄弟夏國為舅甥何憂哉所憂者兵民被害耳及女真歸邊備小寬延禧復自肆女真遂陷黃龍府威信蘇復五

十餘州據遼東長春兩路阿骨打自號大金國遣人議和約十
事邀求封冊爲皇帝延禧付南北大臣議蕭奉先等喜自此無
患請許之遣靜江軍節度使蕭習烈歸州觀察使張孝偉爲封
冊慶問使備儀物輅冕冊爲東懷皇帝阿骨打大怒叱出習烈
等腰斬之諸酋爲謝乃解猶人答百餘十一年改元保大是歲
宣和三年也金人破上京凡祖懷慶州乾顯州境內木葉山遼
國上世冢塋所在皆焚劫發掘無遺延禧有子四人長曰趙王
母趙昭容次曰晉王母文妃次秦王許王母元妃晉王賢而有
人望蕭奉先元妃兄也欲立其甥秦王文妃妹適耶律撻曷里
妹適耶律余覲奉先疑二人欲立晉王諧殺文妃及撻曷里并
其妻余覲懼擁千餘騎叛歸金國時金人悉師度遼而西用余
覲爲先鋒二年正月陷中京延禧懼即日出居庸關入鴛鴦泊
尋問余覲至奉先謂延禧曰余覲宗支也豈欲遼亡哉不過來

立其甥晉王耳何惜一子伐其女媿謀延禧惑之乃賜晉王死王
賢死不以罪聞者無不揮涕自此衆心益携延禧畏逼率禁衛
五千奔雲中中道稍引去能從者趙王梁王與三百餘騎幾爲
敵所及過雲中囑留守蕭查刺曰賊至矣善守城亟入天德越
漁陽嶺入陰夾山謂奉先曰誤我至此皆汝之由汝亟去恐人
不汝容并及我奉先慟哭辭去行未十里左右追殺之金人至
雲中查刺迎降陰夾山者在沙漠之北有陷淖六十里他虜不
能至金人駐兵鴛鴦泊經營之涉歷時月遼人無主命令不通
初延禧留張琳李處溫與叔淳守燕至是處溫與蕭幹挾怨軍
郭藥師等謀立淳三月率燕京民數萬人入府勸進琳有難色
曰居攝可矣何必爲真處溫不可淳出遽被以赭袍淳慟哭力
辭不得已遂僭即位稱天錫皇帝下詔廢延禧爲湘陰王燕雲
平中上京遼西六路淳主之沙漠以北西南西北都招討諸蕃

部旅延禧主之遼國自此分矣舊有馬數千群以千計皆良馬也上世常擇三萬匹歲牧於雄滄兩境之間謂之南征馬意欲夸示中國及金人入寇民馬衰每匹價至三十萬無鬻者官馬雖多未嘗以頒將士延禧入夾山之後有司悉以群牧獻于金人唯松漠以北者爲大石林牙所有淳旣立遣知宣徽院蕭撻勃樞密副承旨王琚來告謝帝以延禧尚在淳安擅得立却而不受初易州涑水人董才沉雄果敢爲鄉軍隸官與女直戰敗主將欲斬之才亡命山谷集衆至千人剽掠郡縣飛狐靈丘入雲朔至崞嵐三界谷來歸知軍解潛以聞詔賜姓名曰趙詡以爲閭門宣贊舍人從者皆拜官使詣童貫詡見貫屢言淳可取於是貫決計出師駐于雄州以劉延慶爲東西兩路都統制种師道總東路兵屯白溝王稟揚惟忠种師中王珪趙明王志爲偏裨辛興宗總西路兵屯范村楊可世王淵焦安節劉光國

光世異景曲奇王育吳子厚爲偏裨貫張榜招諭燕民來歸又使歸朝官張憲等入燕諭淳以禍福使之舉國內附淳執而斬之遣王子班耶律大石林牙蕭曷魯爲西南面都統領千五百人屯涿州新城使王介儒語貫曰欲和即還作善鄰不欲和請以兵相見大暑中無徒苦諸軍也揚可世將輕騎進戰師不利辛興宗等戰于范村復北乃議班師虜以敗盟責我追至雄州北風大雨雹我軍不能視薄暮始解未幾淳卒知中山府詹度言契丹無主燕人願歸國王黼力主再舉之議於是悉諸道兵二十萬期九月會三關淳旣死私謚曰宣宗蕭幹立其妃蕭氏爲皇太后后旣立幹專政國人遂貳其易州守將王琮涿州留守郭藥師舉二州來降蕭后聞之與其臣議曰事至於此苟可

宋百年歡好信誓可倚后曰二說皆可行乃遣使二國令蕭容

韓昉等使于我又令章言中使千金皆奉表稱臣妾昉至童貫
蔡攸以其止納款麾去之曰非納土不可昉笑曰納款即納土
也乃以表聞初李處溫謂中國可仗說蕭后納款且密約貫攸
欲以后及燕山來歸貫攸不能周旋其間事寔泄或詣后告之
后殺處溫而拒王師貫攸乃令劉延慶郭藥師等自雄趨新城
劉光世楊可世自安肅軍出易州遂會于涿州時兵衆五十萬
進駐盧溝河契丹四軍蕭幹亦於燕城十里外築壘與我師相
拒曰遣騎渡河擊我嘗縱兵犯中軍藥師言四軍者旣以全師
抗我則燕必虛宜遣輕騎襲之延慶即用其策選常勝兵并西
兵五千騎間道襲燕夜半渡河衝敵而進質明常勝軍五十騎
雜鄉人奪迎春門以入大軍繼至下令曰燕人盡降契丹盡殺
不意契丹兵尚多而我師已歸所至紛然肆掠藥師遣人諭蕭
氏使降不從我師與虜合戰三晚不解蕭幹知我師入燕亟求

救或告藥師城外塵起必有救兵至諸將皆謂延慶遣兵來助
登高望之則燕王塚上立四軍旗矣四軍兵自南門入人皆死
闔藥師屢敗奔門不得出盡棄馬縋城而下死傷過半還者數
百騎而已時大軍屯盧溝河者未動蕭幹兵纔數千得漢兩人
留帳中夜半偽相語曰聞漢兵十萬吾師三倍當分左右翼以
精兵衝其中舉火爲應殲之無遺陰逸其一人歸報旣夕而遁
衆軍遂潰自相蹂踐而死幹遣騎來追至涿水北乃回自熙寧
以來所積軍實掃地盡矣十二月金人陷居庸關蕭后率蕭幹
等遁左企弓等迎降后東走至松亭關議所向大石林牙欲歸
延禧蕭幹奚人也欲往其國淳之昏蕭勃迭曰今日固合歸天
祚然見之有何面目石林牙命牽出斬之於是契丹軍從石林牙奚
軍從幹林牙挾后見延禧延禧先已下詔追削淳官爵后爲
庶人改姓虺氏矣至是殺后而赦林牙幹僭號大奚國神聖皇

帝領衆出盧龍嶺攻陷景劄燕山安撫使王安中遣郭藥師討
斬之延禧鳩集散亡勢少振帝問使胡僧與之約許迎至京師
待以皇兄之禮位燕越二王上築第千間實以女樂三百延禧
大喜會骨打死弟吳乞買立其將粘罕自雲中東歸以兀室代
主兵延禧謂其去又得大石林牙兵陰山以三萬騎助之謂天
且中興欲擣山後之虜復燕雲地林牙諫曰自金虜入長春遼
陽車駕跳奔當兵力全盛時不能一戰今舉國爲所有乃欲嬰
其鋒非計也不如畜銳待時毋輕舉以取辱不聽林牙稱病不
行四年冬延禧携后妃二子及宗屬出夾山南下武州兀室盛
兵遮其歸路戰于奄遏下兀室復千騎山間出後顧之驚潰延
禧奔山金人盡得其妻子延禧計窮欲投夏國夏人不敢納乃
之小鞬鞞五年正月與金國將婁宿遇時從騎尚千餘有金鑄
佛像長丈有六尺他寶貨稱是皆委之而遁竟爲所及婁宿下

馬跪於前捧觴而進遂俘以還吳乞買封爲海濱王處之長曰
山東凡在位二十五年踰歲而死契丹由是遂亡自阿保機至
天祚凡九代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四十七

宋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 天馭 應房 校刊

四裔考 室韋

室韋有五部後魏末通焉並在靺鞨之北路出柳城諸部不相
總一所謂南室韋北室韋鉢室韋深末怛室韋大室韋並無君
長人衆貧弱突厥沙鉢咥可汗常以吐屯潘埒統領之蓋契丹
之類也其南者為契丹在北者號室韋南室韋在契丹北三千
里後魏書云自契丹路經發水蓋積子山其
山周迴三百里又經羅利水始到其國土地卑濕至夏則
移向西岱勃欠對二山多草木饒禽獸又多蛟蚋人皆巢居以
避其患後漸分為二十五部有餘莫不滿咄猶酋長也死則子
弟代立之嗣絕則擇賢豪而立之盤髮衣服與契丹同乘牛車
蘧蔭為室如突厥氍毹車之狀渡水則束薪為棧或有以皮為舟

四裔

卷之三百四十七

一

周茲馬

者馬則織草為鞮結繩為轡寢則屈木為室以蘆蔭覆上移則
載行以猪皮為席編木籍之氣候多寒田收甚薄無羊少馬多
猪牛造酒食噉言語與靺鞨同婚嫁之法二家相許婿輒盜婦
去然後送牛馬為聘婦人不再嫁以為死人妻難以共居部落
共為大棚人死則置屍其上居喪三年其國無鐵取給於高麗
自南室韋北行十一日至北室韋分為九部落其部渠帥號
乞引莫賀咄氣候寂寒冬則入山居穴中牛畜多凍死饒麀鹿
射獵為務鑿冰沒水中而網射魚鼈地多積雪懼陷坑窅騎木
而行俗皆捕貂為業冠以狐貉衣以魚皮北行千里至鉢室韋
依胡布山而住人眾多於北室韋不知為幾部落用桦皮蓋屋
其餘同北室韋從鉢室韋西四日行至深末怛室韋因水為號
也冬月穴居以避太陰之氣又西北數千里至大室韋逕路險
阻言語不通尤多貂及青鼠北室韋後魏武定隋開皇大業中

並遣使朝獻餘無至者唐所聞有九部曰嶺西室韋北室韋黃
頭室韋大如者室韋小如者室韋訥婆高室韋達禾室韋駱駝
室韋並在柳城郡之東近者三千五百里遠六千二百里貞觀
五年始來貢豐貂後再入朝長壽二年叛將軍李多祚擊定之
景隆初復朝獻請助討突厥開元天寶間凡十朝獻大曆中十
一貞元四年與奚共寇振武殺掠而去大和中三朝獻大中中
一來咸通時大酋坦烈與奚皆遣使至京師然非顯夷後史官
失傳

地豆子

地豆子國在室韋西千餘里多牛羊出名馬皮為衣服無五穀
惟食肉酪魏延興三年遣使朝貢至太和六年貢使不絕十四
年頻犯塞孝文詔征西大將軍陽平王順擊走之自後時朝京
師迄武定末不絕齊時亦入貢

烏洛侯

烏洛侯亦曰烏羅渾國後魏通焉在地豆于之北其土不濕多霧氣而寒冬則穿地為室夏則隨原阜多豕有穀麥無大君長部落莫弗皆代為之其俗繩髮衣服以珠為飾人尚勇不為姦竊故慢藏野穡而無寇盜好獵射樂有胡篳篥木槽革面而九絃其國西北有兒水東流合于難水東入于海入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已尼水所謂北海也太武帝真君四年來朝稱其國西北有魏先帝舊墟石室南北九十步東西十四步高七十尺室有神靈人多祈請大武帝遣中書侍郎李敞告祭焉刻祝文於石室之北而還唐貞觀六年遣使朝貢云烏羅渾國亦謂之烏護乃言訛也東與靺鞨南與契丹北與烏丸為隣風俗與靺鞨同

驅度寐

驅度寐隋時聞焉在室韋之北其人甚長而衣短不索髮皆裹頭居土窟中惟有猪更無諸畜人輕捷一跳三丈餘又能立浮卧浮履水沒腰與陸走不異數乘大船至北韋鈔掠無甲冑以石為矢鏃

霅

霅匈奴之別種隋時通焉與靺鞨為隣理黃水北亦鮮卑故地勝兵萬餘人習俗與突厥略同亦臣于頡利其渠帥號為俟斤唐貞觀中遣渠帥內附

拔悉彌

拔悉彌一名弊刺國隋時聞焉在北庭北海南結骨東南依山散居去燉煌九千餘里有渠帥無王號戶二千餘其人雄健皆獵射國多雪恒以木為馬雪上逐鹿其狀似楮而頭高其下以馬皮順毛衣之令毛著雪而滑如著屨屐縛之足下

履先叶反
唐瓊

若下阪走過奔鹿若平地履雪即以杖刺地而走如船馬上阪即手持之而登每獵得鹿將家室就而食之盡更移處其所居即以樺皮為舍丈夫翦髮樺皮為帽唐貞觀二十三年始來朝天寶初與紇葉護殺突厥可汗立拔悉密大酋阿史那施為賀臘毗伽可汗遣使者入謝玄帝賜袍帶不三年為葛邏祿回紇所破奔北廷後朝京師拜左武衛將軍地與衆歸回紇

流鬼

流鬼在北海之北北至夜叉國餘三面皆抵大海南去莫設鞞鞞船行十五日無城郭依海鳥散居掘地數尺深西邊斜豎木構為屋人皆皮服又狗毛雜麻為布而衣之婦人冬衣豕鹿皮夏衣魚皮制與獠同多沮澤有塩魚之利地氣沍寒早霜雪每堅冰之後以木廣六寸長七尺施系其上以踐層冰逐及奔獸俗多狗勝兵萬餘人無相敬之禮官察之法不識四時節序有

他盜入境乃相呼召弓長四尺餘箭與中國同以骨石為鏃樂有歌舞死解封樹哭之三年無餘服制鞞鞞有乘海至其國貨易陳國家之盛業於是其君長孟蟒遣其子可也余志以唐貞觀十四年三譯而來朝貢初至鞞鞞不解乘馬上即顛墜其長老人傳言其國北一月行有夜叉人皆豕牙翹出噉人莫有涉其界未嘗通聘

回紇

回紇其先匈奴也俗多乘高輪車元魏時亦號高車部或曰敕勒訛為鐵勒其部落曰袁紇薛延陀契苾羽都播骨利幹多覽葛僕骨拔野古同羅渾思結斛薛奚結阿跌白雪凡十有五種皆散處磧北袁紇者亦曰烏護曰烏紇至隋曰韋紇其人驍疆初無酋長逐水草轉徙善騎射喜盜鈔臣于突厥突厥資其財力雄北荒大業中處羅可汗攻脅鐵勒部袁責其財既又恐其

怨則集渠豪數百悉阮之韋紇乃并僕骨同羅拔野古叛去白
為俟斤稱回紇回紇姓藥羅葛氏居薛延陀北婆陵水上距京
師七千里衆十萬勝兵半之地磧鹵畜多大足羊有時健俟斤
者衆始推為君長子曰菩薩材勇有謀嗜獵射戰必身先所向
輒摧破故下皆畏附為時健所逐時健死部人賢菩薩立之母
曰烏羅渾性嚴明能決平部事回紇繇是寢盛與薛延陀共攻
突厥比邊頡利欲遣谷設領騎十萬討之菩薩身將五千騎破
之馬鬣山追北至天山大俘其部人聲震北方繇是附薛延陀
相唇齒號活頡利發樹牙獨樂水上唐貞觀三年始來朝獻方
物突厥已亡惟回紇與薛延陀為最雄彊菩薩死其酋胡祿俟
利發吐迷度與諸部攻薛延陀殘之并有其地遂南踰賀蘭山
境諸河遣使者獻款太宗為幸靈州次涇陽受其功於是鐵勒
十一部皆來言延陀不事大國以自取亡其下虜駭鳥散不知

所之今各有分地願歸命天子請置唐官有詔張飲高會引見
渠長等以唐官官之凡數千人明年復入朝乃以回紇部為瀚
海多覽葛部為燕然僕骨部為金微拔野古部為幽陵回羅部
為龜林思結部為廬山皆號都督府以渾為臯蘭州斛薛為高
闕州阿跌為雞田州契苾羽為榆溪州奚結為雞鹿州思結為
蹛林州白雪為賓顏州其西北結骨部為堅昆府北骨利幹為
玄闕州東北俱羅勃獨龍州皆以首領為都督刺史長史司馬
即故單于臺置燕然都護府統之六都督七州皆隸屬以李素
立為燕然都護其都督刺史給玄金魚符黃金為文天子方招
寵遠夷作絳黃瑞錦文袍寶刀珍器賜之帝坐秘殿陳十部樂
殿前設高坵置朱提瓶其上潛泉浮酒自左閣通坵趾注之瓶
轉受百斛簾盜回紇數千人飲畢尚不能半又詔文武五品官
以上祖飲尚書省中渠領其言生荒陋地歸身聖化天至尊賜

官爵與為百姓依唐若父母然請於回紇突厥部治大涂號參
天至尊道世為唐臣乃詔磧南鷓鴣泉之陽置過郵六十八所
具群馬湏肉待使客歲內貂皮為賦乃拜吐迷度為懷化大將
軍瀚海都督然私自號可汗署官吏臺似突厥其外宰相六內
宰相三又有都督軍司馬之號吐度後為烏紇所殺子婆閭襲
父所領婆閨死子比栗嗣龍朔中以燕然都護府領回紇更號
瀚海都護府以磧為限大抵北諸蕃悉隸之北粟死子獨解支
嗣武后時突厥默啜方彊取鐵勒故地故回紇與契苾思結渾
三部度磧徙甘涼間然唐常取其壯騎佐赤水軍云獨解支死
子伏帝匄立明年助唐攻殺默啜於是別部移健頡利發與同
羅雷等皆來詔置其部於大武軍北伏帝匄死子承宗立涼州
都督王君昊誣暴其罪流死襄州當此時回紇稍不循族子瀚
海府司馬護輸乘眾怨共殺君昊梗絕安西諸國朝貢道久之

奔突厥死子骨力裴羅立會突厥亂天寶初裴羅與葛邏祿自
稱左右葉護助拔悉密擊走烏蘇可汗後三年襲破拔悉密斬
頡跌伊施可汗遣使上狀自稱骨咄祿毗伽可汗天子以為奉
義王南居突厥故地徙牙烏德鞬山昆河之間南距西城千七
百里西城漢高闕塞也北盡磧口三百里悉有九姓地九姓者
曰藥羅葛曰胡咄葛曰咄羅勿葛曰貊歌息訖曰阿勿喃曰葛
薩田斛嗑素曰藥勿葛曰奚邪勿藥羅葛回紇姓也與僕骨渾
拔野古同羅思結契苾六種相等夷不列於數後破有拔悉密
葛邏祿總十一姓並置都督號十一部落自是戰常以二客部
為先鋒有詔拜為骨咄祿毗伽闕懷仁可汗前殿列仗中書令
內案授冊使者使者出門升輅至皇城門降乘馬幡節導以行
凡冊可汗率用此禮明年裴羅又攻殺突厥曰眉可汗遣頓啜
羅達干來上功拜裴羅左驍衛員外大將軍斥地愈廣東極室

韋西金山南控大漠盡得古匈奴地裴羅死子磨延啜立號葛勒可汗剽悍善用兵歲遣使者入朝肅宗即位使者來請助討祿山帝詔墩煌郡王承宗與約而令僕固懷恩送王因召其兵於是可汗自將與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合討同羅蕃破之又令其太子葉護將四千騎來帝命廣平王見葉護約為兄弟從王進戰破賊收長安進復東京回紇大掠東都廣平王令耆老以繒錦萬疋賂回紇乃止不剽葉護還京師帝宴賜甚厚詔進司空爵忠義王歲給絹二萬疋使至朔方軍受賜乾元元年回紇使者多彥阿波與黑衣大食酋閣之等俱朝爭長有司使異門並進又使請昏許之帝以幼女寧國公主下嫁冊磨延啜為英武威遠毗伽可汗詔漢中郡王瑤攝御史大夫為冊命使送公主之其國既至可汗驕倨不拜瑤折之可汗慙乃起奉詔拜受冊翌日尊王為可敦瑤還獻馬五百疋貂裘白氍等乃遣王子

骨啜特勒宰相帝德等率騎三千助討賊明年骨啜與九節度戰相州王師潰帝德等奔京師帝厚賜尉其意乃還俄而可汗死葉護太子前得罪死故次子移地健立號牟羽可汗明年使使入朝代宗即位以史朝義未滅遣中人劉清潭往結好且發其兵使者至回紇已為朝義所誅曰唐存有喪國無主且亂請回紇入收府庫其富不貲可汗即引兵南回紇已踰三城見州縣榛萊烽障無守有輕唐色乃遣使比收單于府兵數以語凌靳清潭清潭密白帝回紇兵十萬向塞朝廷震驚遣殿中監藥子昂迎勞且視軍遇于太原密識其兵裁四千孺弱萬餘馬與可敦偕來可敦僕固懷恩女帝令懷恩與回紇會因遣使上書請助天子討賊詔以雍王為天下兵馬元帥進子昂與魏瑁為左右廂兵馬使中書舍人韋少華為判官東會回紇于陝州王往見之可汗責王不舞蹈庭詰至再子昂等固拒之回紇君臣度不能

屈即引子昂少華瑯榜之一百少華瑯一夕死王還營官軍以
王見辱將合誅回紇王以賊未滅止之於是懷恩與回紇及諸
將同擊賊戰橫水走之進收東都可汗遣使賀天子其兵留河
陽屯三月旁人困於剽辱僕固瑒率回紇與朝義拏戰蹀血二
千里梟其首河北悉平初回紇至東京放兵攘剽至是益橫詬
折官吏至以兵夜抄含光門入鴻臚寺詔加可汗可敦冊命遣
王翊就其牙冊之自可汗至宰相共賜實封二萬戶以其左殺
右殺爲王其酋長十都督皆封國公永泰初懷恩反誘回紇吐
蕃入寇俄而懷恩死二虜爭長回紇首領潛詣涇陽見郭子儀
請改事子儀詰其營遺以纏頭綵三千且讓之酋長龜服曰懷
恩詭我曰唐天子南走公見廢是以來今天可汗在公無恙吾
等願還擊吐蕃以報厚恩然懷恩子可敦弟也願赦死於是子
儀持酒與盟而飲與唐兵擊退吐蕃俘獲甚衆令胡祿都督等

二百人皆來朝賜與不可計大曆三年可敦卒遣使弔祠明年
以懷恩幼女爲崇徽公主繼室遣使冊爲可敦賜緡綵二萬時
財用屈稅公卿贏橐它給行回紇之留京師掠女子於市引騎
犯含光門詔劉清潭慰諭復出暴市物有司不敢詰自乾元後
益負功每納一馬取直四十緡歲以數萬求售使者相躡留舍
鴻臚駘弱不可用帝厚賜欲以愧之不知也復以萬馬來帝不
忍重煩民爲償六千十年回紇殺人橫道京兆尹黎幹捕之詔
貸勿劾又刺人東市縛送萬年首領劫取囚殘獄吏去都人厭
苦十二年回紇襲振武攻東陘入寇太原河東節度使鮑防與
戰陽曲防敗績殘殺萬人代州都督張光晟又戰羊虎谷破之
虜乃去德宗立使中人告喪且脩好時九姓胡勸可汗入寇可
汗欲悉師向塞見使者不爲禮宰相頓莫賀達干曰唐大國無
負於我前日入太原取羊馬數萬比及國亡耗略盡今舉國遠

聞有如一捷將安歸可汗不聽頓莫賀怒因擊殺之并屠其支
黨及九姓胡幾二千人即自立爲合骨咄祿毗伽可汗使長建
達干從使者入朝建中元年詔京兆少尹源休持節冊頓莫賀
爲武義成功可汗始回紇至中國常參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師
至千人居費殖產甚厚會酋長突董翳密施大小梅錄等還國
裝橐係道留振武三月供擬珍豐費不貲軍使張光晟陰伺之
皆盛女子以橐光晟使驛吏刺以長錐然後知之已而聞頓莫
賀新立多殺九姓胡人懼不敢歸往往亡去突董察視嚴亟群
胡獻計於光晟請悉斬回紇光晟許之即上言回紇非素疆助
之者九胡爾令其國亂兵方相加而虜利則往財則合無財與
利一亂不振不以此時乘之復歸人與幣是謂借賊兵資盜糧
也使裨校陽不禮突董果怒鞭之光晟因勒兵盡殺回紇群胡
收橐它馬數千繒錦十萬且告曰回紇扶大將謀叛振武謹先

誅之詔送女子還長安帝召光晟還以彭令方代之遣中人與
回紇使聿達于徃言其端因欲與虜絕敕源休俟命太原明年
乃行因歸突董等四喪突董可汗諸父也源休至可汗令大臣
具車馬出迎其大相頡干迦琚坐責休等殺突董事休言彼自
與張光晟鬪死非天子命又曰使者皆負罪死唐不自戮何假
手于我耶良久罷去休等幾死留五旬卒不見可汗可汗傳謂
休曰國人皆欲爾死我獨不然突董等已亡今又殺爾猶以血
濯血徒益汗吾以水濯血不亦善乎爲我言有司所負馬直一
百八十萬可速償我遣散支將軍康赤心等隨休來朝帝隱忍
賜以金繒後三年使使者獻方物請和親帝畜前恚未平謂宰
相李泌曰和親待子孫圖之朕不能已泌曰陛下豈以陝州故
憾乎帝曰然朕方天下多難未能報且毋議和泌曰辱少華等
乃牟羽可汗也知陛下即位必償怨乃謀先寇邊然兵未出爲

今可汗所殺矣今可汗所立遣使者告垂髮不翦待天子命而張光晟殺突董等雖幽止使人然卒完歸則為無罪矣今其請和必舉部南望陛下不荅怨益深願聽昏而用開元故事如突厥可汗稱臣使來者不過二百市馬不過千不以唐人出塞亦無不可者帝從之乃許降公主回紇亦請如約詔咸安公主下嫁明年可汗遣其宰相等來迎時可汗上書恭甚言昔為兄弟今婿半子也陛下若患西戎子請以兵除之又請易回紇為回鶻言捷驚如鶻然詔以嗣滕王湛然為昏禮使且將冊書拜可汗加號并冊公主為可敦貞元五年可汗死子多邏斯立詔遣使冊為可汗初安西北廷自天寶末失關隴朝貢道隔伊西北廷節度使李元忠四鎮節度留後郭昕數遣使奉表皆不至貞元二年元忠等所遣假道回鶻乃得至長安帝進元忠昕等皆為大都護自是道雖通而虜求取無厭沙陀別部六千帳與北

廷相依亦厭虜哀索皆密附吐蕃故吐蕃因沙陀共寇北廷頡千迦斯與戰不勝北廷陷葛祿又取深圖川回鶻大恐稍南其部落以避之是歲可汗死其弟自立為國人所殺以可汗幼子阿啜嗣詔遣使冊為可汗是歲回鶻擊吐蕃葛祿於北廷勝之來獻俘十一年可汗死無子國人立其相骨咄祿為可汗遣使來詔冊命如故事永貞元年死遣使弔祭冊所嗣為可汗元和初再朝獻三年死詔冊其嗣為可汗遣使者來請昏禮部尚書李絳言北狄西戎素相攻討故邊無虞今回鶻不市馬若與吐蕃結約解仇則將臣閉壁憚戰邊人拱手受禍又淮西吳少陽垂死若無北顧憂可乘其變發諸道討平之或曰降主費多臣謂不然我三分天下賦以一事邊又東南大縣賦歲二十萬緡以一縣賦為婚貲非損寡得大乎帝不聽穆宗立回鶻又固請昏許之俄而可汗死遣使冊所嗣為可汗可汗乃遣使來逆女

部渠二千人納馬二萬索它千四夷之使中國其衆未嘗多此
詔許五百人至長安餘留太原以太原公主下降主憲宗女冊
爲可敦時裴度方伐幽鎮回鶻以兵三千佐天子平河北賊議
者懲創前患不聽兵已及豐州使者厚賜乃去敬宗即位之年
可汗死其弟立遣使冊爲可汗文宗太和六年可汗爲其所
殺從子胡特勒立遣使冊爲可汗開成四年其相掘羅勿作難
引沙陀共攻可汗可汗自殺國人立盧馭特勒爲可汗方歲飢
遂疫又大雪羊馬多死未及命武宗即位乃知其國亂俄而渠
長句錄莫賀與黠戛斯合騎十萬攻回鶻城殺可汗誅掘羅勿
焚其牙諸部潰其相馭職厓特勒十五部奔葛邏祿殘衆入吐
蕃安西於是可汗牙部十三姓奉烏介特勒爲可汗南保錯子
山黠戛斯已破回鶻得大和公主又自以李陵後與唐同宗故
遣使者達于奉主來歸烏介怒追擊達于殺之劫主南度磧邊

人天忠進攻天德城振武節度使劉沔屯雲伽關拒卻之宰相
李德裕建言回鶻曩有功且飢且亂可汗無歸不可擊宜遣使
者贍安之帝用兵部郎中李拭行邊刺狀於是其相赤心與王
子唄沒斯特勒那頡斫將其部欲自歸而公主亦遣使者來言
烏介已立因請命又大臣頡干伽思等表假振武居公主可汗
帝乃詔右金吾衛大將軍王會持節慰撫其衆輸糧二萬斛不
許借振武令中人好語開諭又詔使者持冊往替稽其行須變
明年回鶻奉主在漠南入雲朔剽橫水殺掠其衆轉側天德振
武間盜畜牧自如乃召諸道兵合討唄沒斯以赤心斡桀難得
要領即密約天德戍將田牟誘赤心斬帳下那頡斫收赤心衆
七千帳東走振武大同因室韋黑沙南闕幽州節度使張仲武
破之悉得其衆那頡斫走烏介執而殺之然烏介兵尚彊號十
萬駐牙大同北間門山帝特勒厓俱遮阿敦寧等凡四部及將

軍曹磨你衆三萬因仲武降嗚沒斯亦附使者送款帝欲使助
可汗復國而可汗已攻雲州劉沔與戰敗績嗚沒斯率三部及
特勒大酋二千騎詣振武降詔拜嗚沒斯爲右金吾衛上將軍
爵懷化郡王其酋阿麼支等皆拜郡公嗚沒斯請留族太原率
昆弟爲天子扞邊帝命劉沔爲列舍雲朔間處其家可汗遣使
者籍兵欲還故廷且假天德城帝不許可汗志進略大同川轉
戰攻雲州詔發諸鎮兵屯太原以北嗚沒斯等既朝俱賜姓李
氏名嗚沒斯曰思忠於是詔劉沔爲回鶻南面招撫使思忠爲
西南面招討使沔營鴈門又詔銀州刺史何清朝等以兵出振
武與沔等合稍逼回鶻思忠數深入諭降其下沔思忠等與回
鶻戰屢破之烏介方薄武石雄馳入夜穴壘出鑿兵烏介驚引
去雄遇公主奉主還降特勒以下衆數萬可汗收所餘往依黑
車子詔窮躡其後仍啗黑車子以利募殺烏介初從可汗亡者

既不能軍往往詣幽州降留者皆飢寒裁數千黑車子幸其殘
即殺烏介其下又奉其弟遏捻特勒爲可汗思忠等以國亡皆
願入朝見聽擢爲左監衛上將軍稟奉賜第分其兵隸諸節度
遏捻可汗哀殘部五千仰食於奚大酋頌全朗大中初張仲武
討奚破之回鶻寢耗滅所存名王貴臣三百餘轉依室韋仲武
輸令羈致可汗遏捻懼挾妻葛祿子特勒壽斯馳九騎夜委衆
西走部人皆慟哭室韋七姓折回鶻隸之黠戛斯怒與其相阿
播將兵七萬擊室韋悉收回鶻還磧北遺帳伏山林間狙盜諸
蕃自給稍歸厓特勒是時特勒已自稱可汗居甘州有磧西諸
城宣宗務綏柔荒遠遣使者抵靈州省其酋長回鶻因遣人隨
使者景宗帝即冊拜嗚祿登里邏汨沒密施合俱錄毗伽懷建
可汗後十餘年一再獻方物懿宗時大酋僕固俊自北廷擊吐
蕃斬論尚熱盡取西州輪臺等城使達于米懷玉朝且獻俘因

請命詔可其後王室亂貢曾不常史云其傳昭宗幸鳳翔靈州
節度使韓遜表回鶻請率兵赴難翰林學士韓偓曰虜爲國仇
舊矣自會昌時伺邊羽翼未成不得逞今乘我危以冀幸不可
開也遂格不報然其國卒不振時時以玉馬與邊州相市云五
代之際有居甘州西州者嘗見中國而甘州回鶻數至自唐以
女妻之後代猶呼中國爲舅中國答以詔書亦呼爲甥梁乾化
元年都督周易言等來史不見其君長名號梁拜易言等官爵
遣還唐莊宗時王仁美遣使者來貢玉馬自稱權知可汗莊宗
遣使冊爲英義可汗是歲仁美卒弟狄銀立同光四年狄銀卒
阿咄欲立天成二年權知國事主仁裕遣使來朝明宗冊爲順
化可汗晉高祖時又加冊命阿咄欲不知其爲狄銀親疎亦不
知其立卒而仁裕訖五代常來朝貢史亦失其紀其地出玉羶
牛綠野馬獨峯駝白貂鼠羚羊角礪砂腥膂金剛鑽紅培碧

獸駟駘之革其地宜白麥青麩麥黃麻葱韭胡荽以橐駝耕而
種其可汗常樓居妻號天公主其國相號媚祿都督見可汗則
去帽被髮而入以爲禮婦人總髮爲髻高五六寸以紅紅絹囊
之旣嫁則加氈帽又有別族號龍家其俗與回紇小異長興四
年回鶻來獻白鶻一聯明宗命解縲放之自明宗時嘗以馬市
中國其所賣寶玉皆鬻縣官而民犯禁爲市者輒罪之周太祖
時除其禁民得與回鶻私市玉價由此倍賤顯德中來獻玉世
宗曰玉雖寶而無益却之仁裕卒子景瓊立宋建隆二年景瓊
遣使朝獻三年阿都督等四十二人以方物來貢乾德二年遣
使貢玉百團琥珀四十斤羴牛尾貂鼠等三年又遣使貢方物
開寶中累入貢其宰相亦來貢馬太平興國二年遣使詔諭甘
沙州回鶻可汗外甥賜以器幣招致名馬美玉以備車騎琮璜
之用五年及雍熙元年俱入貢端拱元年九月回鶻都督石仁

政磨囉王子等四族並居賀蘭山下無所統屬蕃部入貢多由其地磨囉王子自云向爲靈州馮暉阻絕由是不通貢奉今有內附意各以錦袍錦帶賜之至道二年甘州可汗附國來貢方物因上言欲同率兵助討李繼遷賜詔優獎之咸平四年可汗遣使來貢自言本國東至黃河西至雪山有小郡數百甲馬甚精習願朝廷命使統領得縛繼遷以獻降詔嘉諭之景德元年入貢四年入貢又遣僧來奏欲於京城建佛寺祝聖壽求錫名額不許大中祥符元年遣使入貢四年其使者請從祀汾陰其年秦州回鶻安密獻玉帶於道左旣而夜落紇遣使言敗趙德明蕃兵立功皆首領請加恩賞詔給司戈司階郎將告敕十道使得承制補署先是甘州數與夏州接戰夜落紇貢奉多爲夏所奪及宗哥族感悅朝廷恩化乃遣人援送其使故頻年得旣而喃廝羅欲娶可汗女而無聘財可汗不許因爲仇

敵復阻貢路八年可汗遣使乞慰諭宗哥使開朝貢之路從之天禧二年都督安信等來朝四年又遣使同龜茲國可汗使來獻大尾羊初回鶻西奔族種散處故甘州有可汗王西州有克韓國新復州有黑韓王皆其後焉天聖元年甘州遣使來貢方物六月詔封甘州回鶻外甥可汗王夜落隔通順特封歸忠保順可汗王二年三年五年六年各遣使入貢熙寧元年入貢求買金字大般若經以墨本賜之六年復來補其首領五人爲軍主歲給綵二十匹神宗問其國種落生齒幾何曰三十餘萬壯可用者幾何曰二十萬明年敕李憲擇使聘阿里骨使諭回鶻令發兵深入夏境憲以命殿直皇甫旦旦入蕃不得前而妄奏功狀詔逮旦赴御史獄抵罪然回鶻使不常來宣和中間因入貢散而之陝西諸州公爲貿易至留久不歸朝廷慮其習知邊事且往來皆經夏國於播傳非便乃立法禁之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四十七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四十八

宋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	天馭	應房	校刊
四裔考 沙陀				

沙陀西突厥別部處月種也始突厥東西部分治烏孫故地與處月處蜜雜居唐貞觀七年太宗以鼓燾立利娑咄陸可汗而族人步真缺望謀并其弟彌射乃自立彌射懼率處月等入朝而步真勢窮亦歸國其番者咄陸以射置特勒劫越之子賀魯統之西突厥變疆內相攻其大酋乙毗咄陸可汗建廷斡曷山之西號北廷而處月等又隸屬之處月居金婆山之陽蒲類之東有大磧名沙陀故號沙陀突厥云咄陸寇伊州引二部兵圍天山安西都督郭孝恪擊走之拔處月俟斤之城後乙毗可汗敗奔吐火羅賀魯來降詔拜瑤池都督徙其部廷州之莫賀城

處月朱邪闕俟斤阿厥亦請內屬永徽初賀魯反而朱邪孤注亦殺招慰使連和引兵據牢山於是射脾俟斤沙陀那速不肯從高宗以賀魯所領授之明年弓月道總管梁建方契苾何力引兵斬孤注俘九千人又明年廢瑤池都督府即處月地置金蒲沙陀二州皆領都督賀魯亡安撫大使阿史那彌射次伊麗水而處月來歸乃置崑陵都護府統咄陸部以彌射為却護龍朔初以處月酋沙陀金山從武衛將軍薛仁貴討鐵勒授黑離軍討擊使長安二年進為金蒲州都督累封張掖郡公金山死子輔國嗣先天初避吐蕃徙部北庭率其下入朝開元二年復領金蒲州都督封其母鼠尼施為鄯國夫人輔國累爵永壽郡王死子骨咄支嗣大寶初回紇內附以骨咄支兼回紇副都護從肅宗平安祿山并特進驍衛上將軍死子盡忠嗣累遷金吾衛大將軍酒泉縣公至德嘗應間中國多故北廷西州閉不通

朝奏使皆道出回紇而虜多魚楸尤苦之雖沙陀之倚北廷者亦因其暴斂貞元中沙陀部七千帳附吐蕃與共寇北廷陷之吐蕃徙其部甘州以盡忠為軍大論吐蕃寇邊常以沙陀為前鋒久之回鶻取涼州吐蕃疑盡忠持兩端議徙沙陀於河外舉部愁恐盡忠與朱邪執宜謀曰我世為唐臣不幸陷汗今若走蕭關自歸不愈於絕種乎盡忠曰善元和三年悉眾三萬落循烏德鞬山而東吐蕃追之行且戰劬洮水奏石門轉鬪不解部眾略盡盡忠死之執宜哀癘傷士裁二千騎七百雜畜橐它千計款靈州塞節度使范希朝以聞詔處其部鹽州置陰山府以執宜為府兵馬使沙陀素健鬪希朝欲藉以捍虜為市牛羊廣畜牧休養之其童耄自鳳翔興元太原道歸者皆還其部盡忠弟葛勒阿波率殘部七百叩振武降授左武衛大將軍兼陰山府都督執宜朝長安賜金幣袍馬萬計授特進金吾衛將軍然

議者以靈武迫吐蕃恐後反覆生變又濱邊益口則食翔價頃之希朝鎮太原因詔沙陀舉軍從之希朝乃料其勁騎千二百號沙陀軍置軍使而處餘衆于定襄州執宜乃保神武川之黃花堆更號陰山北沙陀執宜以軍從討王承宗有功進蔚州刺史王鐸節度太原建言朱邪族孽熾散居北川恐啓野心願析其族隸諸州勢分易弱也遂建十府以處沙陀討吳元濟詔執宜隸光顏軍有功授檢校刑部尚書入朝留宿衛後授陰山府都督代北行營招撫使隸河東節度執宜死子赤心立節度使劉沔以沙陀擊回鶻于殺胡山久之伐路誅劉慎俱從軍有功遷朔州刺史仍爲代北軍使大中初吐蕃合党項回鶻殘衆寇河西詔諸軍進討沙陀常深入赤心所向虜輒披靡始沙陀臣吐蕃其馳射趨悍過之虜倚其兵常苦邊及歸國吐蕃由此衰宣宗已復三州七關征西戍皆罷乃迁赤心蔚州刺史雲州守

捉使龐勛亂以突騎從軍討平之進大同節度使賜姓李名國昌賜第京師後徙節振武進檢校司徒王仙芝陷荆襄以突騎逐賊數有功乾符三年段文楚爲代北水陸發運雲州防禦使時歲歉文楚撥損用度下皆怨邊校程懷信等與國昌子克用謀執文楚殺之據州以聞共丐以克用爲大同防禦留後不許發諸道兵進捕諸道不甚力而黃巢方渡江朝廷度未能制乃赦之以國昌爲大同軍防禦使國昌不受命詔河東節度使崔彥昭等討無功國昌與党項戰未決大同川吐渾赫連鐸襲振武盡取其貲械國昌窮挈騎五百還雲州州不納鐸遂取之克用轉側蔚朔間東兵纒三千屯新城鐸引萬人圍之隧而攻三日不拔鐸兵殺傷甚國昌自蔚州來鐸引去禧宗以鐸領大同節度俾討國昌六年詔昭義李鈞爲北面招討使督路太原兵屯代州幽州李可舉會鐸攻蔚州國昌以一隊當之克用分兵

四裔傳老
抵遮虜城拒鈞天大雪士瘴仆鈞衆潰還代州軍遂亂鈞死于
兵廣明元年以李琢爲蔚朔招討都統率兵數萬屯代州克用
使傅文達調蔚朔兵朔州刺史高文集縛以送琢琢進攻蔚國
昌敗與克用舉宗奔北鐸密圖之克用得其計因豪傑大會馳
射百步外針芒木葉無不中部人大驚卽倡言今黃巢北寇爲
中原患一日天子赦我願於公等南向定天下庸能終老沙磧
哉巢攻潼關入京師詔河東監軍陳景思發代北軍時沙陀都
督李友金屯與唐軍薩葛首領朱海萬安慶都督史敬存屯感
義軍克用客塞下衆數千無所屬景思聞天子西乃與友金料
騎五千入居絳兵擅劫帑自私還代州益募士三萬屯隴西士
蹶縱友金不能制謀曰今合大衆不得威名宿將俱無功吾兄
司徒父子材而雄衆所推畏比得罪于朝僑伐北部不敢還今
若召之使將兵代北豪英一呼可集整行伍鼓而南賊不足平

也景思曰善乃丐赦國昌使討賊贖罪有詔拜克用代州刺史
忻代兵馬留後促本軍討賊克用募萬人趨代州詔克用還軍
朔州義武節度使王處存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傳詔招克用同
討巢克用喜即以衆三萬騎五千而南於是國昌守代州克用
破巢賊收復京師功第一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隴西郡公國
昌爲代北節度使未幾以克用領河東節度使光啓三年國昌
卒昭宗即位封克用晉王後卒子存勗嗣討滅朱友貞復唐祚
是爲唐莊宗

骨利幹

骨利幹處瀚海北勝兵五千草多百合產良馬首似橐駝筋骼
壯大日中馳數百里其地北距海去京師最遠又北度海則晝
長夜短日入烹羊脾熟東方已明蓋近日入處也唐貞觀二十
一年入朝詔以其地爲玄闕州其大酋俟斤因使者獻馬帝取

其異者號十驥皆為美名厚禮其使龍朔中以玄闕州更初余
吾州隸瀚海都督府延載初亦來朝

黠戛斯

黠戛斯古堅昆國也地當伊吾之西焉耆比白山之旁或曰居
勿曰結骨其種雜丁零乃匈奴西鄙也匈奴封漢降將李陵為
右賢王衛律為丁零王後郅支單于破堅昆于時東距單于庭
七千里南車師五千里郅支留都之故後世得其地者訛為結
骨稍號紇骨亦曰紇圻斯云衆數十萬勝兵八萬直回紇西北
三千里南依貪漫山地夏沮洳冬積雪人皆長大赤髮皙面綠
瞳以黑髮為不祥黑瞳者必曰陵苗裔也男少女多以環貫耳
俗趨仇男子有勇黥其手女已嫁黥項雜居多淫佚謂歲首為
茂師哀以三哀為一時以十二物紀年如歲在寅則曰虎年氣
多寒雖大河亦半水稼有禾粟大小麥青稞步磴以為麩糜稌

以三月種九月穫以飯以釀酒而無果蔬畜馬至壯大以善鬪
者為頭馬有橐它牛羊牛為多富農至數千其獸有野馬骨咩
黃羊羴羝鹿黑尾黑尾者似麀尾大而黑魚有莩者長七八尺
莫痕者無骨口出頰下鳥鴈鴛鴦烏鶻鷹隼木松樺榆柳蒲松高
者仰射不能及顛而樺尤多有金鐵錫每雨後必得鐵號迦沙
為兵絕犀利常以輪突厥其戰有弓矢旗幟其騎士析木為盾
蔽腓足又以圓盾傳肩可捍矢刃其君曰阿熱遂姓阿熱氏建
一纛下皆尚赤餘以部落為之號服貴貂豹阿熱冬帽貂夏帽
金釧銳頂而卷末諸下皆帽白氈喜佩刀礪賊者衣皮不帽女
衣毳毼錦蜀綾蓋安西北廷大食所質售也阿熱駐牙青山周
柵代垣聯氈為帳號密的支它首領居小帳凡調兵部役屬者
悉行內貂鼠青鼠為賦其官宰相都督職使長史將軍達于六
等宰相七都督三職使十皆典兵長史十五將軍達于無負諸

部食肉及馬酪惟阿熱設餅餌樂有笛鼓笙簫篋盤鈴戲有弄
 駝師子馬伎繩伎祠神惟主水草祭無時呼巫為甘昏嫁納羊
 馬以聘富者或百千計喪不務面三環口哭乃火之收其骨踰
 歲而為墓然後哭泣有節冬處室木皮為覆其文字言語與回
 鶻正同法最嚴臨陣撓奉使不稱妄議國若盜者皆斷首子為
 盜以首着父頸非死不脫阿熱牙至回鶻牙所索七四十日行
 使者道出天德又二百里許抵西受降城北三百里許至礪鶻
 泉泉西北至回鶻牙千五百里許而有東西二道泉之北東道
 也回鶻牙北六百里得仙娥河河東北曰雪山地多水泉青山
 之東有水曰劍何偶艇以度水悉東北流經其國合而北入于
 海東至木馬突厥三部落曰都播彌列哥餞支其酋長皆為頡
 斤樺皮覆室多善馬俗乘木馬馳冰上以板藉足屋木支腋蹴
 日步勢迅激夜鈔盜畫伏匿堅昆之人得以役屬之堅昆本

疆國也地與突厥等突厥以女妻其酋豪東至骨利幹南吐蕃
 西南葛邏祿始隸薛延陀延陀以頡利發一人監國其酋長三
 人曰訖悉輩曰居沙波輩曰阿米輩共治其國未嘗與中國通
 唐貞觀二十二年聞鐵勒等已入臣即遣使者獻方物其酋長
 俟利發失鉢屈阿棧身入朝以其地為堅昆府拜俟利發左屯
 衛大將軍即為都督隸燕然都護高宗世再來朝景龍中獻方
 物玄宗世四朝獻乾元中為回紇所破自是不能通中國後狄
 語訛為黠戛斯蓋回鶻言若曰黃赤面云常與大食吐蕃葛祿
 相依仗吐蕃之往來者畏回鶻剽鈔必任葛祿以待黠戛護送
 回鶻授其君長阿熱官回鶻稍衰回鶻即自稱可汗回鶻遣師
 伐之不勝阿熱恃勝詎之回鶻不能討其將句錄莫賀導阿熱
 破殺回鶻可汗諸特勒皆潰阿熱身自將焚其牙悉收寶貨并
 得太和公主遂徙牙牢之山之南距回鶻舊牙度馬行十五里

四裔考

文獻通考卷三百四十八

五

阿熱以公主唐貴女遣使送衛還朝為回鶻烏介可汗邀取之
并殺使者會昌中復遣使上書言狀行三歲至京師武宗大悅
以其窮遠能修職貢班渤海使者上遣使持節臨慰其國詔宰
相即鴻臚寺見使者使譯官考山川國風宰相李德裕上言今
黠戛斯大通中國宜如貞觀時為王會圖以示後世從之又詔
阿熱著宗正屬籍是時烏介可汗餘衆託黑車子阿熱願乘秋
馬肥擊取之表天子請師帝令給事中劉濛為巡邊使朝廷亦
以河隴四鎮十八州久淪戎狄幸回鶻破弱吐蕃亂相殘齧可
乘其衰乃以右散騎常侍李拭使黠戛斯冊君長為宗英雄武
誠明可汗未行而武宗崩宣宗嗣位欲如先帝意或謂黠戛斯
小種不足與唐抗詔宰相與臺省四品以上官議皆曰回鶻盛
時有冊號今幸衰亡又加黠戛斯後且生患乃止至大中元年
卒詔鴻臚卿李業持節冊黠戛斯為英武誠明可汗逮咸通間

三來朝然卒不能取回鶻後之朝聘冊命史臣失傳

僕骨

僕骨亦白僕固在多覽葛之東帳戶三萬兵萬人地最北俗梗
鶻難召率始臣突厥後附薛延陀延陀滅其酋娑匄俟利潑歌
濫拔延始內屬以其地為金微州拜歌濫拔延為右武衛大將
軍州都督唐開元初為首領僕固所殺詣朔方降有司誅之子
曰懷恩至德時以功至朔方節度使

葛邏祿

葛邏祿本突厥諸族在北廷西北金山之西跨僕固振水包多
恒嶺與車鼻部接有三族一謀落或為謀刺二熾俟或為娑匄
三踏實力唐永徽初高俤之伐車鼻可汗三族皆內屬顯慶二
年以謀落部為陰山都督府熾俟部為大漠都督府踏實力部
為玄池都督府即用酋長為都督後分熾俟部置金附州三族

當東西突厥間常視其興衰附叛不常也後稍南徙自號三姓
葉護兵彊甘於鬪廷州以西諸突厥皆畏之開元初再來朝天
寶時與回紇拔悉密共攻殺烏蘇米施可汗又與回紇擊拔悉
密走其可汗阿史那施於北廷奔京師葛祿與九姓復立回紇
葉護所謂懷仁可汗者也於是葛之處烏德捷山者臣回紇在
金以北廷者自立葉護歲來朝久之葉護頓毗伽縛突厥叛酋
阿布思進封金山郡王天寶間凡五朝至德後葛邏祿寔盛與
回紇爭疆徙十姓可汗故地盡有碎葉恒邏斯諸城然限回紇
故會不能達于朝

駝馬

駝馬其地近北海去京萬四千里經突厥大部落五所乃至焉
有矢三萬人馬三十萬疋其國以俟斤統領與突厥不殊有弓
箭刀稍傍排無宿衛隊仗不行賞賜其土境東西一月行南北

五十日行土地嚴寒每冬

積雪樹木不沒者絕一二尺至暖

逐陽坡

浦波反以馬及人挽

犁種五穀好漁獵取魚鹿獺貂鼠等

肉充食以其皮為衣少鐵

器用陶瓦釜及樺皮根為盤盃隨水

草居止累木為井欄樺皮

蓋以為屋土床草蓆如氈而寢處之

草盡即移居無定所馬色

並駝故以名云其馬不乘但取其乳

駝充食而已與結骨數相

侵伐兒類結骨而言語不通唐永

徽中遣使朝賀

突厥謂駝馬為曷刺亦名曷刺國

鬼國

鬼國在駝馬國西六十日行其國人夜遊晝隱身著渾剥鹿皮
衣服鼻耳與中國人相同口在頂上食用瓦器土無米粟噉鹿
皮及地駝馬國南三十日行至突厥施二十日行至

鹽漠念

鹽漠念咄六闕俟斤部落又北八日行至可史檐部落其駝馬

鹽漠並無牛羊雜畜其婚姻嫁娶與突厥同土多松樺樹每年稅貂獺青白二鼠皮以奉酋長

杜氏通典傳弈曰西晉時匈奴諸部在太原離石其酋劉元海復兩都執天子自是戎夷赫連氏沮渠氏李氏石氏慕容氏佛氏秃髮氏拓跋氏宇文氏高氏符氏呂氏姚氏翟氏被髮左衽遞據中壤衣冠殄盡周齊每以騎戰驅夏人為肉籬詫丑亞曰當劉漢狗飼馬刀刈漢狗頭不可刈草也羌胡異類寓居中夏禍福相恤中原之人衆心不齊故夷狄少而強華人衆而弱也石季龍死羯胡大亂冉閔令胡人不願留者聽去或有留者乃誅之死者二十餘萬氏羌分散各還本部時蠕蠕主阿那瓌大餒求糧於魏魏帝使元孚賑恤之既飽遂寇暴及蠕蠕衰而突厥興自劉石至後周皆北狄種類相

與婚姻高氏娉蠕蠕女為妻宇文氏以突厥女為后北齊供突厥歲十萬匹周氏傾國事之錦衣玉食長安者恒數千人可汗驕曰但使我在南二兒無患貧何憂哉周齊使於突厥遇其喪務面如其國臣其為夷狄所屈辱也如是天冊萬歲二年補闕薛謙光上疏曰臣聞戎夏不雜自古所誠夷狄無信易動難安故斥居塞外不遷中國前史所稱其來久矣然而帝德廣被時有謁受向化之誠請納梯山之禮貢事畢則歸其父母之國導以指南之車此三王之盛典也自漢魏以來遂革其風務飾虛名徵求侍子喻其解辯使襲衣冠居室京師不令歸國此又中華之故事也較其利害則三王是而漢魏非論其得失則備邊長而徵質短啟鑒在乎往代豈可不懷經遠之慮哉昔郭欽獻冊於武皇江統納諫於惠主咸以為夷狄處中夏必為變晉武不納二臣之遠冊徒好慕化

之虛名縱其習史漢等書當之以五部都尉此皆計之失也
前事之不忘則後代之龜鏡此臣所以極言而不隱者也竊
惟突厥吐蕃契丹等往因入貢並叨殊獎或執戟丹墀册名
戎秩或曳裾庠序高步學門服胡毳裘語兼中夏明習漢法
觀衣冠之儀目覩朝章知經國之要窺成敗於圖史察安危
於古今識邊塞之盈虛知山川之險易或委以經略之功令
其展効或矜其首丘之志放使歸蕃於國家雖有冠帶之名
在夷狄廣其縱橫之智雖則慕化之美苟悅於當時狼子孤
恩旋生於過後乃婦部落鮮不稱兵邊鄙罹災實由於此故
老子云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在於齊人猶不可以示之况
於夷狄乎謹按楚申公巫臣奔晉而使於吳使其子狐庸為
吳行人教吳戰陣使之叛楚吳於是伐楚取巢駕克棘入州
來子反一歲七奔命其所以能謀楚良以此也按漢桓帝遷

五部匈奴於汾晉其後卒有劉石之難向使五部不從則晉
祚猶未可量也鮮卑不遷則慕容無中原之僭又按漢史書
陳湯云夫胡兵五而當漢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
頗得漢工然猶三而當一由是言之利兵尚不可使胡人得
法况處之中國而使其習見哉昔漢東平王請太史公書朝
臣以為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之說不可以與諸侯此則內
地諸王尚不可與况外國乎臣竊計秦并天下及劉項之際
累載用兵人戶凋散以晉惠方之當八王之喪師則輕於楚
漢之塗地匈奴冒頓之全實過於五部之微弱當曩時冒頓
之強盛乘中國虛弊高帝餒厄平城而冒頓不能入中國者
何也非兵不足以侵諸夏力不足以破汾晉其所以解圍而
縱高祖者為不習中土之風不安中國之美生長積漠之比
以穹廬堅於城邑以氈裘美於章紱既安其所習而樂其所

生是以無窺中國之心者為生不在漢故也豈有不樂漢而欲深入者乎劉元海五部離散之餘而卒能自振於中國者為少居內地明習漢法非元海悅漢而漢亦悅之一朝皆誣四人嚮應遂鄙單于之號竊帝王之寶賤沙漠而不居擁平陽而鼎峙者為居漢故也向使元海不內徙止當劫邊人繒綵麴蘖以歸陰山之北安能使王彌崔懿為其用耶當今皇風遐覃含識革面凡在虺性莫不懷馴方使由余効忠日殫盡節以臣愚者國家方傳無窮之作於後脫備防不謹邊臣失圖則夷狄稱兵不在方外非所以肥中國削四夷經營萬葉之規貽厥孫謀之道也臣愚以為願充侍子者一皆禁絕必若先在中國者亦可更使歸蕃則夷人保疆邊邑無事矣劉起居賦武指曰自昔議邊者推高於嚴尤班固嚴尤議曰匈奴自古無得上策者周時獫狁內侵命將征盡境而還

譬蚊蚋螻人驅之而已是為中策漢武輕賫深入連兵三十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尅是為下策秦築長城勤於轉輸疆境完而中國竭是為無策自古無得上策者也其班固曰言匈奴者大要歸於兩科搢紳則守和親介冑則言征伐漢興以來有修文以和之有用武以尅之有卑下而承事之有威服而臣畜之和親之論發於劉敬天下新定故從其言賂遺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遵而不違匈奴加驕寇盜不止與通關市妻以漢女歲賂千金無益之明驗也仲舒欲復守舊文厚結以財質愛子邊城不選武略之臣修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恃吾所以待寇而務賦歛於人遠行貨賂割削百姓以奉寇讐信甘言守空約而異胡馬不窺不亦過乎王莽時單于弃其愛子昧利不顧侵掠所獲歲巨萬而和親賂遺又過千金安在其不弃質而失重利夷狄之人貪而好利人面

獸心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
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外而不內踈而不親政教不及其人
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慕義則接之
以禮讓使曲在彼蓋聖主禦蠻夷之常道也既以爲嚴尤之
議辯而未詳班固之論詳而未盡擁而爲言周得上策秦得
其中漢無策焉何以言之荒服之外聲教所遠其叛也不爲
之勞師其降也不爲之釋備嚴其守禦險其走集犯塞則有
執訊之捷深入則有殪戎之勲俾其欲爲寇而不能願臣妾
而不得斯御戎之上策禁暴之良筭惠此中夏以綏四方周
人之道也既故曰周得上策易稱王侯設險以固其國築長
城修障塞易之設險也今朔塞之上多古長城未知起自何
代七國分爭國有長城趙簡子起長城以備胡燕秦亦築長
城以限中外則長城之作其來遠矣秦兼天下益理城塹城

全國滅人歸咎焉自漢至隋因其成業或修或築無代無之
後魏時築長城議曰虜騎輕捷風來電往塢壁未遑閉牛羊
不暇收雷擊至於近郊雲飛出於塞表不得不立長城以備
之人築一步千里之地役三萬人不有旬朔之勞安獲久長
之逸始皇斥中國之戎出諸塞表匈奴不敢南下而牧馬戰
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既故曰秦得中策史稱劉敬說高祖以
魯元公主嫁匈奴嗣王則漢之外孫豈敢與大父爭哉假立
宗女匈奴不信無益也帝欲遣魯元后泣諫曰帝唯一女柰
何弃之匈奴乎由是遣宗女行又按魯元公主則趙王張敖
之后也告趙王反吕后言趙王以公主故不宜有此高祖曰
使張敖有天下豈少乃女乎高祖審魯元不能止趙王之謀
而謂能息匈奴之叛耶假有欲遣之辭固戲言耳且冒頓手
刃頭曼躬射其母而異其不與外祖爭強豈不惑哉然則高

祖之和親不能久安而爲之者以天下初定苟紆歲月之禍
以息北人之勤耳天姿懿達不矜智能沉謀內斷衆莫之識
武帝時中國康寧胡寇益鮮踈而絕之此其時也方更糜耗
華夏連兵積年敵尤以爲下策可矣而漢之失策非止用兵
至于昭宣武士練習斤候精審胡入則覆亡居又畏逼收迹
遠徙窮竄海陰朝廷不遵宗周之故事乃襲秦春之過舉啓
寵納侮傾竭府藏給西北方無慮歲二億七十萬賞賜之費
傳送之勞尚不計焉皇室淑女嬙於穹廬掖庭良人降於沙
漠大貢子女方物臣僕之職也詩曰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
王傳稱荒服者來王此皆稱其來不言當由也杞用夷禮經
貶其爵公及吳盟諱而不書奈何以天子之尊與匈奴約爲
兄弟帝女之號與胡媪並爲戎妻媪烏孫母報子從其汚俗
中國之異於蠻夷者以有父子男女之別也若乃位配天地

職調陰陽不能革龔昧之性使漸習華風反令婉冶之姿毀
節異類其爲垢辱可勝道哉漢之君臣常莫之恥東漢至曹
馬招來羗狄內之塞垣資奉所費有踰於昔百人之酋千口
之長金印紫綬食王侯之俸者相半於朝牧馬之童乘羊之
隸齋毳毼之資邀綾紈之利者相錯於路九州五服耒耨之
所利絲枲之所生方三千里植於三千里之中散於數萬里
之外人焉得不勞國焉得不貧胡夷歲驕華夏日感當其強
世又竭人力以征之其服也又如是以養之病則受養強則
內攻嗚呼中國爲羗胡服役且千載而莫之恤可不大悲哉
爲政者誠能移其財以賞戍卒則我人富矣移其爵以餌守
臣則我將良矣富利歸於我危亡移於彼無納女之辱無傳
送之勞此之不爲而弃同即異與頑用器以夷亂華以裔謀
夏變上國之風俗汨中和之正氣貺故曰漢無策焉嚴尤深

以古無上策者為不能臣妾也聖上誠能之而不用耳稱秦氏無策者謂其攘狄而亾國也秦亾之咎非攘狄也稱漢代得下策者謂伐胡而人病人既病矣又役人而奉之是無策也脫故曰嚴尤之議辯而未詳者也班固之論頗究其情而曰其來慕義接以禮讓使曲在彼是未盡也何者禮讓以交君子不以接小人况於禽獸夷狄乎夫奇貨內來即華夏之情蕩纖麗外散則戎羯之心生華夏情蕩出兵之源也戎羯心生侵盜之本也聖人唯此之慎不貴奇貨不寶遠物禽獸非其土性不育器服非其所產不御豈唯贄幣不通哉至於飲食聲樂不與共之故夷狄來朝坐之門外使古人體委以食之若禽獸然不使知馨香嘉味也獲其聲不列於庭廟受其貢不過楛矢獸皮不為贄幣不為財貨利既小矣酬亦宜然漢氏習玩驕虜使悅燕趙之名倡雅質甘太官之八珍六

齊使五都之文綺羅紈供之則長欲而增求絕之則減德而招怨加以斥候不明士卒不習是由飽豺狼以良肉而縱其獵噬疲人求其禍源接以禮讓之所致也故通貢獻則去錦績而得毛革討負約則獲犬馬而喪士人許和親則毀禮義而順戎俗張騫使西域得摩訶兜勒曲漢武採之以為鼓吹東漢魏晉樂則胡笛箏篥御則胡牀食則羗炙貊炙器則蠻盤祠則胡天晉末五胡遮居中夏豈無天道亦人事使之然也華人步卒也利險阻虜人騎兵也利平地彼利馳突我則堅守無與追奔無與競逐來則杜險使無進去則閉險使無還衝以長戟臨以強弩非求勝之也創之而已措彼頑凶實之度外譬諸蟲豸方乎虺蜴如是何禮讓之接何曲直之爭哉脫故曰班固之論詳而未盡者四夷之猾夏尚矣明達之士論備邊之要無代無之國朝有房司空上書諫伐高麗云

比來犯罪死囚每令三覆重惜人命至此而億萬吏卒無一
罪戾委之鋒刃實爲寃酷薛補闕上書諫諸蕃侍子久在京
師恐其知邊塞盈虛險易悅華夏服翫聲色或窺圖史兼達
古今如有劉元海之徒終成大難劉起居武指云秦逐夷狄
出塞限隔華夷是爲中策三賢所陳可謂篤論言詳理切度
越前古斯仰歎不暇豈敢繁述耳

